

黃帝魂

帝黃人偉大義主族民之一第界世

肖像



祖始之國開族民國中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五月

黃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孫、名曰軒轅、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幼而狗齊、長而敦敏、成而聰明、軒轅之時、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農氏弗能征、於是軒轅乃奮用干戈、片征不享、誅蚩尤戰於涿鹿之野、諸侯咸爲軒轅爲天子、代神農氏、是爲黃帝、以雲名官、置左右太監、監於萬國、萬國和而鬼神山川封禪與爲多焉、獲寶鼎、迎近曰推策、舉風后力牧、常先大鴻以治民、順天地之紀、幽明之占、死生之說、存之之難、時播百穀、草木漚化、鳥獸蟲蛾、旁羅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勞動心力、耳目節用、水火材物、有土德之瑞、故號黃帝、

119
D693.09
207



黃 帝 魂

黃帝魂叙

今人嗜不曰黃帝子孫哉。雖然五帝之事。若茫若昧。文不雅馴。薦紳難言。若驟詰以何以爲黃帝子孫之故。蓋鮮有不瞠目結舌者矣。母亦名祖禮官。法祖理官。吾種之所由昌。姑溯其派始於軒轅乎。然何不曰亞當而曰黃帝也。噫。吾知之矣。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病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乃者胡氣瀰漫。中原陸沈。寶身鬻祖。相處百年。鞭策之毒。屠創之慘。盜入主室。橫施無忌。嗚呼。復仇之訓。勦夷之祖。亦既照人耳目。吾雖不欲祝吾黃帝。誦吾黃帝功德。以稍紓其痛苦。又烏可得。今「黃帝魂」一書之所以集。正窮迫無聊。欲吾兄弟共誦功德。以紓其痛苦者也。然而謀痛苦之所以紓。而不謀痛苦之所以去。非計也。書中宏議具在。方法井然。舉而行之。惟吾同胞。黃帝子孫之嫡派。黃中黃

謹識

叙

黃帝魂例言

黃帝曰。『日中必彗。操刀必割。』自逆胡猖獗。盜主中原。吾黃帝子孫。暴骨於烈日之中。待命於刀俎之下者。二百六十年。顧皆顛連困苦。相顧莫敢發聲。推原其故。則以覺羅玄暉（卽康熙）覺羅弘曆（卽乾隆）兩代。誅求文字。大獄繁興。積威虐之勢然也。是編所取。皆吾黃帝子孫痛極思呻之言。哀絃激楚。絕無忌避。而又言之井然。讀之可泣。可歌。可興。可發。意者黃帝在天之靈。實式憑之。故以黃帝魂名篇。亦日本人所謂大和魂之義也。

帝

魂

是編乃收攝近十年來新聞雜誌及各種新撰述之精魂。前代如黃梨洲王船山戴南山輩。雖思深痛遠。議論精闕。因其各有專集。故未採入。天皇洪氏。起於匹夫。思以熱血蕩洗祖國。用心苦已。而一代事實。既顛倒紊亂於逆子賊孫之手。（洪氏事實。今東籍中尙有能存其真相者。）文章亦消滅無傳。不過石達開『忍令上國衣冠。淪於夷狄。相率中原豪傑。還我河山。』及『我志未酬人亦苦。東南到處有啼痕。』等句。尙傳誦人口。然已破碎不完。（石詩計七律四章。東籍尙有完全者。檄則止此。

黃

帝

魏

數語而已。惟陳玉成等一檄尙存。然文彩不佳。其言亦多近君主制度。編者有遺憾焉。

是編凡八閱月。始搜輯成書。撰者既出多數。文體自殊。意見亦不無稍異。編者時有增刪。或於篇末以己意發明之。至其宏綱鉅領。則始終一律。

近人有撮其舊著若干首。自爲一書。名曰中國魂者。其實腐敗駁雜。雖爲之上窮碧落。下極黃泉。亦不知彼之所謂國魂安在也。且其書中多主張立憲。欲維持現時之清政府。則直謂之曰滿洲魂可矣。於吾中國何有。況欲以一人而代表全國。其誣枉吾國人也。亦已過甚。以此例彼。不知讀者以爲何如。

近日吾國詩界。頗爲發達。能一掃從來孝子忠臣之習慣而空之。闕著傑作。美不勝收。以友人黃中黃編有專集。故是編不具。

黃帝紀元四千六百零九年冬十二月編者校竟附識

目次

黃帝魂目次

黃帝紀年說

亡國二百四十年紀念會敘

君禍 (節仁學)

答帝

論髮辮原由

正仇滿論

釋仇滿

說漢種

漢奸辨

王船山史說申義

亡國篇

中國滅亡論

黃 帝 魂

黃

帝

魂

義和團與中國之關係

代滿政府籌禦漢人之策

俄據滿洲後之漢人

滿學生與漢學生

孫逸仙與白浪巷滔天之革命談

革命之原因

革命必剖清人種

駁革命駁議

論復仇主義

黃河

揚子江

舊浙江

新湖南

目次

黃

帝

璣

目次

福建之現勢

過金陵

燕京遊記

追論張汝祥

黃

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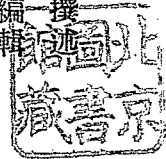
魂

黃帝魂

黃帝紀年說 (附大事表)

民族者國民特立之性質也。凡一民族不得不溯其起原。爲吾四百兆漢種之鼻祖者。誰乎。是爲黃帝軒轅氏。是則黃帝者。乃製造文明之第一人。而開四千年之化者也。故欲繼黃帝之業。當自用黃帝降生爲紀年。始吾觀泰西各國。莫不用耶穌降世紀年。回教各國。亦以摩哈麥特紀年。而吾中國之紀年。則全用君主之年號。近世以降。若康梁輩。漸知中國紀年之非。思以孔子紀年代之。吾謂不然。蓋彼等借保教爲口實。故用孔子降生爲紀年。吾輩以保種爲宗旨。故用黃帝降生爲紀年。夫用黃帝紀年。其善有三。黃帝以前。歷史之事實少。孔子以前。歷史之事實多。故以黃帝紀年。則紀事一歸於簡便。而無由後溯前之難。其善一。日本立國。以神武天皇紀年。所以溯立國之始也。中國帝王雖屢易姓。與日本萬世不易之君統不同。然由古迄今。凡

黃帝子孫之多數人撰述
黃帝子孫之一個人編輯



黃

帝

魂

漢族之主中國者孰非黃帝之苗裔乎故中國之有黃帝猶日本之有神武天皇也取法日本擇善而從其善二中國政體達於專制極點皆由於天下為君主私有也今紀年用黃帝則君主年號徒屬空文當王者貴之說將不擊而自破矣其善三嗚呼北敵蹈隙入主中華謂非古今來一大變遷耶故當漢敵不絕如線之秋欲保漢族之生存必以尊黃帝為急黃帝者漢族之黃帝也以之紀年可以發漢族民族之感覺偉哉黃帝之功美哉漢族之民黃帝降生四千六百另九年閏五月十七日

黃帝降生後大事略表

中國紀年無劃一之法自竹書紀年以降編年之史無一不複雜者今用黃帝降生為紀年將黃帝降生後之大事列表如左

降生後年代

中國大事紀

黃帝元年

黃帝軒轅氏即位（文化胚胎時代也故於其即位也特記之）

黃帝三百三十七年

唐堯即位（文化漸啓時代也故於其即位也特記之）

黃

帝

魂

黃帝四百八十五年

黃帝九百二十七年

黃帝一千五百七十三年

黃帝一千八百四十七年

黃帝一千九百十八年

黃帝二千二百二十七年

黃帝二千四百七十五年

黃帝二千四百九十年

黃帝二千五百九十二年

黃帝三千二百八十七年

黃帝三千六百二十五年

黃帝三千八百二十九年

黃帝三千九百八十年

黃帝四千零六十八年

夏禹即位（爲君主世襲記也）

商湯即位（爲諸侯革命記也）

周武即位（文化全盛時代也故於其即位也特記之）

周民逐厲王（爲平民革命記也）

周避犬戎東遷（記異族戰勝漢族之始也）

大哲學家孔子生（集中國學術之大成者也故於其降生也亦特記之）

秦始皇即位（爲君民之消長記也）

陳涉起革命軍（爲君民之消長記也）

晉避五胡南遷（記異族入主中國之始也）

隋文一統南北（爲漢族光復記也）

沙陀李克用入主中國（爲異族僭位記也）

命虜陷宋汴京宋室南遷（爲異族僭位記也）

蒙古滅宋入主中國（爲漢族僭位記也）

明太祖排斥蒙古（爲漢族光復記也）

黃帝四千三百四十六年

滿洲入關（爲異族僭位記也）

黃帝四千五百四十七年

洪秀全起義於金田村（爲漢族光復記也）

黃帝四千五百九十八年

聯軍入北京（爲漢族將受制於西人記也）

黃帝四千六百零九年

黎元洪起義於湖北（爲漢族光復記也）

此表最注意者凡三事。一民族。二政體。三文化。記周避犬戎者。記異族戰勝漢族之始也。記晉避五胡者。記異族入主中華之始也。記沙陀金元者。爲異族僭位記也。記隋文帝明太祖洪秀全者。爲漢族光復記也。記聯軍入北京者。爲漢族將受制於西人記也。是爲中國民族之變遷。夏禹卽位曷爲記。爲君主世襲記也。商湯卽位曷爲記。爲諸侯革命記也。周民逐厲王曷爲記。爲平民革命記也。秦始皇陳涉曷爲記。爲君權民權之消長記也。是爲中國政界之活動。黃帝時代文化胚胎時代也。唐堯之時代。文明漸起時代也。周武之時代。文治極盛時代也。故於其卽位也。特記之。而孔子者。又集中國學術之大成者也。故於其降生也。亦記之。是爲中國文化之變遷。此三者外。他書自能詳之。茲弗記。

黃

帝

魂

亡國二百四十二年紀念會叙

處今世而懼亡國非狂則癡哉自永歷建元窮於辛丑明祚既移而炎黃姬漢之邦族亦因以漸滅迴望臯瀆雲物如故惟茲元首不知誰氏中國之亡既二百四十二年矣民今方殆寐而占夢非我族類而憂其不祀覺寤思之寧俟歐美分割始云郊丘乏主也歟自頃品庶彫瘵邦人諸友怒然自謀作書告哀持之有故有言立憲君主者矣有言市府分治者矣有言專制警保者矣有言法治持護者矣豈不以訂謨定命國有與立抑其秩序無乃凌獵衡陽王而農有言民之初生統建維君義以自制其倫仁以自愛其類疆幹善輔所以凝黃中之網緼也今族類之不能自固而何仁義之云云悲夫言固可以若是故知一于化者亦無往而不化也貞夫觀者非貞則無以觀也且滿洲八部不當數省之衆雕弓弧矢未若鉛彈之烈而薊丘大同鞠爲茂草江都番禺屠割幾盡端冕淪爲辮髮坐論易以長跼茸茲犬羊安宅是處哀我漢民宜臺官隸鞭笞之不免而欲參與政權小醜之不制而期扞禦哲族不其悞乎夫力不制則役我者衆矣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豈無駿雄憤發其所而視聽素

黃

帝

魂

亡國二百四十二年紀念會敘

六

移民無同力。恬爲胡。秦相隨。倒戈故會。朝清明者。鮮覩而乘馬。班如者。多有也。吾屬子。遺越在東海。念延平之所生長。瞻黎洲之所乞師。穎然不怡。永懷嚙。昔蓋望神叢。喬木者。則興懷土之情。覩狐裘。臺笠者。亦隆思古之痛。於是無所發舒。則春秋。恩王父之義息矣。昔番臘隕宗。卒用光復。波蘭分裂。民會未弛。以吾中國。方幅之廣。生齒之繁。文教之盛。曾不逮是。偏國寡民乎。乃召儔侶。集會紀念。以志亡國。凡百君子。蟬媯相屬。同茲恫。願吾蜀人無忘李。定國。願吾閩人無忘鄭。成功。願吾越人無忘張。煌言。願吾吳人無忘。翟式。願吾楚人無忘。蒙正。發願吾燕人無忘。李。成。黎。明天。演以箴。大同。察種源。以別。蒙古。齊民德。以哀。同。亂。鼓。芳。風。以扇。游。塵。庶。幾。陸。沈。之。禍。不遠而復。王道。清。夷。威。及。無。外。然。則。休。戚。之。藪。悲。欣。之。府。其。在。是。矣。莊。生。云。舊。國。舊。都。望之。暢然。雖丘。陵。草木。之。繙。入。之。者。十九。猶。之。暢。然。况。見。見。聞。聞。者。耶。嗟。呼。我。生。以。來。華。髮。未。艾。上。念。陽。九。之。運。去。茲。已。遠。復。逾。數。稔。逝。者。日。往。焚。巢。餘。痛。誰。能。撫。摩。每。念。及。此。彌。以。腐。心。流。涕。者。也。君。子。

禍君 (節仁學)

黃

帝

魂

君統盛而唐虞後無可觀之政矣。孔教亡而三代下無可讀之書矣。乃若區玉檢於塵編。拾火齊於瓦礫。以冀萬一有當於孔教者。則黃梨洲明夷待訪錄。其庶幾乎。其次爲王船山之遺書。皆於君民之際。有隱恫焉。黃出於陸。王將繼莊之彷彿。王出於周張。周張亦綴孟之墜遺。輒有一二聞於孔之徒。非偶然也。若夫與黃王齊稱。而名實相反。得失背馳者。則爲顧炎武。顧出於程朱。程朱則有學之雲衲也。君統而已。豈足罵哉。夫君統有何幽邃之義。而可深耽熟玩。至變易降衷之恆性。變易隆古之學術。至殺其身家。殺其種類。以宛轉攀戀於數千年之久而不思脫其軛耶。嗚呼。盍亦反其本矣。生民之初。本無所謂君臣。則皆民也。民不能相治。亦不暇治。於是共舉一民爲君。夫曰共舉之。則非君擇民而民擇君也。夫曰共舉之。則其分際又非甚遠於民而不下儕於民也。夫曰共舉之。則因有民而後有君。君末也。民本也。天下無有因未而累及本者。亦豈可因君而累及民哉。夫曰共舉之。則且必可共廢之。君也者。爲民辦事者也。臣也者。助辦民事者也。賦稅之取於民。所以爲辦民事之資也。如此而事猶不辦事。不辦而易其人。亦天下之通義也。觀夫鄉養社會。必擇舉一長使

黃

帝

魂

治會事用人理財之權咸隸焉。長不足以長則易之。雖愚夫愚農猶知其然矣。何獨於君而不然。豈謂舉之戴之乃以竭天下之身命膏血供其盤樂息傲驕奢而淫殺乎。供一身之不足又濫縱其百官又欲傳之世世萬代子孫一切酷毒不可思議之法。由此其繁興矣。民之俯首帖耳恬然坐受其鼎鑊刀鋸不以爲怪。固曰大可怪矣。而君之亡猶顧爲之死節。故夫死節之說未有如是之大悖者矣。君亦一民也。且較之尋常之民而更爲末也。民之於民無相爲死之理。本之與末更無相爲死之理。然則古之死節者乃皆不然乎。請爲一大言斷之曰。止有死事的道理。決無死君的道理。理君者宦官官妾之爲愛匹夫匹婦之爲諒也。人之甘爲宦官官妾而不免於匹夫匹婦又何誅焉。夫曰共舉之猶得曰吾死吾所共舉非死君也。獨何以解於後世之君。皆以兵強馬大力征經營而奪取之本非自然共戴者乎。况又有滿漢種類之見。奴役天下者乎。夫彼奴役天下者固其樂民之爲其死節矣。一姓之興亡渺渺乎小哉。民何與焉。乃爲死節者或數萬而未已也。本未倒置寧有加於此者。伯夷叔齊之死非死紂也。固自言以暴易暴矣。則亦不忍復覩君主之禍。遂一瞑而萬世不視耳。

且夫彼之為前主死也。固後主之所深惡也。而事甫定。則又禱之。祠之。俎豆之。尸祝之。豈不欲後之人之為我死。猶古之娶妻者。取其為我譽人也。若夫山林幽貞之士。固猶在室之處女也。而必脅之。出仕。不出仕。則誅。是挾兵刃。擄處女而亂之也。既亂之。又詬其不貞。暴其失節。至為貳臣。傳以辱之。是豈惟辱其人哉。實陰以嚇天下。後世使不敢背去。夫以不貞而失節於人也。淫凶無賴子之於娼妓。則有然矣。始則強姦之。繼又防其姦於人也。而幽錮之。終知姦之不勝防。則標著其不當從已之罪。以威其餘。夫在弱女子。亦誠無如之何。而不能不任其所為耳。奈何四萬萬智勇材力之人。彼乃娼妓畜之。不第不敢傲不平於心。且詡詡然曰。忠臣忠臣。古之所謂忠。乃愚爾乎。古之所謂忠。以實之謂忠也。下之事上。當以實上之待下。乃不當以實乎。則忠者共辭也。交盡之道也。豈又專責之臣下乎。孔子曰。君君臣臣。又曰。父子。兄弟。弟。夫夫婦婦。教主未有不平等等者。古之所謂忠。中心之謂中也。撫我則厚。虐我則讎。應物平。施心無偏袒。可謂中矣。亦可謂忠矣。君為獨夫民賊。而猶以忠事之。是輔桀也。是助紂也。其心中乎。不中乎。嗚呼。三代以下之忠臣。其不為輔桀助紂者。幾

君禍

君禍

十

希況又爲之哀。克聚歛。竭澤而漁。自命爲理。財爲報國。如今之言節流者。至分爲國。與民爲二事乎。國與民已分爲二。吾不知除民之外。國果何有。無惑乎君主視天下。爲其囊橐中之私產。而犬馬土芥乎。天下之民也。民既攢斥于國外。又安得少有愛國之忱。何也。於我無與也。繼自今。卽微吾說。吾知其必無死節者矣。

天下爲君主囊橐中之私產。不始今日。固數千年以來矣。然而有知遠。金元清之罪。浮於前此之君主者乎。其土則穢壤也。其人則羶種也。其心則禽心也。其俗則彘俗也。一旦逞其凶殘淫殺之威。以攫取中原之子女。玉帛。礪虎狼之巨齒。效盜跖之肝人馬足。躪中原。中原墟矣。鋒刃擬華人。華人靡矣。乃猶以爲未鑿。峻死灰復然之防。爲盜憎主人之計。鋼其耳目。極其手足。壓制其心。思絕其利源。箝其生計。塞蔽其智術。繁跪拜之儀。以挫其氣節。而士大夫之才。窘矣。立著書之禁。以緘其口。說而文字之禍烈矣。且卽挾此土所崇之孔教。爲緣飾。史傳以愚其人。而爲藏身之匿。悲夫。悲夫。王道聖教典章文物之亡也。此而已矣。與彼愈切近者。受禍亦愈烈。故夫江淮大河以北。古所稱天府膏腴。入相出將。衣冠文物之藪。澤詩書藻翰之津塗也。而今北

黃

帝

魂

五省何如哉。夫古之暴君以天下爲己之私產止矣。彼起於游牧部落。直以中國爲其牧場。耳苟見水草肥美。將盡驅其禽畜橫來吞噬。所謂駐防所謂名糧。所謂厘捐。及一切誅求之無厭。刑獄之酷濫。其明驗矣。且其受官也。明明托人以事。而轉使之謝恩。又瀆其祿入焉。何謝乎。豈非默使其剝蝕小民以爲利乎。雖然。成吉思汗之亂也。西國猶能言之。忽必烈之虐也。鄭所南心史紀之。有茹痛數百年不敢言。不敢紀者。不愈益悲乎。明季裨史中之揚州十日記。嘉定屠城紀。畧不過略舉一二事。當時既縱焚掠之軍。又嚴薙髮之令。所至屠殺虜掠。莫不如是。卽彼準部方數千里。大種族也。遂無復乾隆以前之舊藉。其殘暴爲何如矣。亦有號爲令王者焉。及觀南巡錄。所載淫掠無賴。與隋煬明武不少異。不徒鳥獸行者之顯著。大義覺迷錄也。台灣者。東海之孤島。於中原非有害也。鄭氏據之亦足存前明之空號。乃無故貪其土地。據爲己有。據爲己有。猶之可也。乃既竭其二百餘年之民力。一旦苟以自救。則舉而贈之於人。其視吾華人之身家。曾弄具之不若。噫。以若所爲。台灣固無傷耳。尙有十入省之華人。宛轉於刀砧之下。瑟縮於販賣之手。方命之曰。此食毛踐土之分。然也。

夫果誰食誰之毛。誰踐誰之土。久假不歸。烏知非有人。縱不言已。寧不愧於心乎。吾願華人勿復夢夢。引以爲同類也。夫自西人視之。則早歧而爲二矣。故俄報有云：「華人苦到盡頭處者。不下數兆。我當滅其朝而救其民。」凡歐美諸國。無不爲是言。皆將藉仗義之美名。陰以漁獵其資產。華人不爲之。其禍可勝言哉。

法人之改民主也。其言曰：「誓殺盡天下君主。使流血滿地球。以洩萬民之恨。」朝鮮人亦有言曰：「地球上。不論何國。但讀宋明腐儒之書。而自命爲禮義之邦者。卽是人間地獄。」夫法人之學問。冠絕地球。故能唱民主之義。未爲奇也。朝鮮乃地球上最愚闇之國。而亦爲是言。豈非君主之禍。無可復加。非生人所能任受耶。夫其禍爲前朝所有之禍。則前代之人。旣已順受。今之人。或可不較。無如外患深矣。海軍廢矣。要害扼矣。堂奧入矣。利權奪矣。財源竭矣。分割兆矣。民倒懸矣。國與教與種。將借亡矣。唯變法可以救之。而卒堅持不變。豈不以方將愚民變法。則民智方將貧。民變法。則民富。方將弱。民變法。則民強。方將死。民變法。則民生。方將私。其智其富其強。其生于已。而以愚貧弱死歸諸民變法。則與已爭智爭富爭強爭生。故堅持不變也。

黃

帝

魂

究之智與富與強與生決非獨夫之所任爲彼豈不知之則又以華人比牧場之草木寧與之同爲齧粉而貽其利於人終不令我所咀嚙者還抗乎我此非深刻之言也試徵之數百年之行事與近今政治及交涉若禁強學會若訂俄國密約皆毅然行之不疑其跡已若雪中之飛鴻泥中之鬪獸較然不可以掩況東事亟時決不肯假民以自爲戰守之權且曰「寧爲懷慙微欽而決不令漢人得志」固明宣之語言華人寧不聞而知之耶乃猶道路以目相顧而莫敢先發曰畏禍也彼其文字之冤獄凡數十起死數千百人遠礙干禁書目凡數千百種並前數代若宋明之書亦在禁列文網可謂至密矣而今則莫敢誰何故天命去則虐焰自衰無可畏也詩曰上帝臨汝無貳汝心武王周公之呼吸直通帝座矣易明言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而蘇軾猶曰孔子不稱湯武真誕說也至謂湯武未盡善者自指家天下者言之非謂其不當誅獨夫也以時考之華人固可以奮矣且舉一事而必其事之有大利非能利其事者也故華人慎毋言華盛頓拿破侖矣志士仁人求爲陳涉楊玄感以供聖人之驅除死無憾焉若機無可乘則莫若爲任欽亦足以伸民氣倡勇敢之

君禍

十三

風亦撥亂之具也。西漢民情易上達而守令莫敢肆。匈奴數犯邊而終驅之於漠北。內和外威。號稱一治。彼吏士之顧忌者誰歟。未必非游俠之力也。與中國最近而亟當效法者。莫如日本。其變法自強之効。亦由其俗好帶劍行游。悲歌叱咤。挾其殺人報仇之氣。傑出則鼓更化之機也。儒者輕詆游俠。使比之匪人。烏知困於君權之世。非此益無以自振拔。民乃益愚弱而窳敗。言治者不可不察也。

幸而滿人之兵不强也。向使海軍如英法。陸軍如俄德。恃以逞其殘賊。豈直君主之禍愈不可思議。而彼白人焉。紅人焉。黑人焉。梭色人焉。將為準噶爾。欲尙存。噍類焉。得乎。故東西各國之壓制中國。天實使之。所以曲用其仁愛。至於極致也。中國不知感。乃欲以挾忿尋仇為務。多見其不量。而自窒其生矣。又令如策者之意。見竟驅彼於海外。絕不往來。前此本未嘗相通。仍守中國之舊政。他侃侃為大盜。鄉愿吞割。愚弄縣延。長夜豐蔀。萬劫不聞。一新理不觀。一新法則。二千年由三代之文化。降而今日之土番野蠻者。再二千年。將由今日土番野蠻降而猿狖。而犬豕。而蛙蚌。而生。理殄絕。惟餘荒荒大陸。若未始生人生物之沙漠而已。夫焉得不感天之仁愛。陰使

黃

帝

魂

中。外。和。會。救。黃。人。將。亡。之。種。以。脫。獨。夫。民。賊。之。鞅。輓。乎。遠。者。吾。弗。具。論。湘。軍。之。平。定。
東。南。此。宛。宛。猶。在。耳。目。者。矣。洪。楊。之。徒。苦。於。君。官。挺。而。走。險。其。情。良。足。憫。焉。至。西。國。
刑。律。非。無。死。刑。獨。於。謀。反。雖。其。已。成。亦。僅。輕。繫。數。月。而。已。非。故。縱。之。也。彼。其。律。意。若。
曰。謀。反。公。罪。也。非。一。人。數。人。所。能。爲。也。事。不。出。於。一。人。數。人。故。各。公。罪。公。罪。則。必。有。
不。得。已。之。故。不。可。任。國。君。以。其。私。而。重。刑。之。也。且。民。而。謀。反。其。政。法。之。不。善。可。知。爲。
之。君。者。猶。當。自。反。藉。曰。重。刑。之。則。請。自。君。始。此。其。爲。罪。直。公。之。上。下。耳。奈。何。湘。軍。乃。
戮。民。爲。義。耶。雖。洪。楊。所。至。頗。縱。殺。然。於。既。據。之。城。邑。亦。未。嘗。盡。戮。之。也。乃。一。經。湘。軍。
之。所。克。復。借。搜。緝。捕。匪。爲。名。無。良。莠。皆。膏。之。於。鋒。刃。乘。勢。淫。擄。焚。掠。無。非。不。至。捲。東。
南。數。省。之。精。髓。悉。數。入。於。湘。軍。或。至。逾。三。四。十。年。無。能。恢。復。其。元。氣。若。金。陵。其。尤。凋。
慘。者。也。中。興。諸。公。正。孟。子。所。謂。服。上。刑。者。乃。不。以。爲。罪。反。以。爲。功。湘。人。既。挾。以。自。驕。
各。省。遂。爭。慕。之。以。爲。可。長。恃。以。無。敗。苟。非。牛。莊。一。潰。中。國。之。昏。夢。將。終。天。地。無。少。蘇。
夫。西。人。之。入。中。國。前。此。三。百。年。矣。三。百。年。不。駭。詫。以。爲。奇。獨。湘。軍。既。興。天。下。始。從。而。
痛。絕。之。故。湘。人。守。舊。不。化。中。外。讎。視。交。涉。愈。益。棘。手。動。召。奇。禍。又。法。令。久。不。變。至。今。

君禍

十五

黃

帝

魂

爲梗亦湘軍之由也。善夫東方商埠述要之言曰：「英人助中國蕩平洪楊而有識之士愈謂當日不若縱其大亂。或有人出而整頓政紀中國猶可渙然一新。不至如今日之因循不振。蓋我西國維新之政無不從民變而起。」云云。是則湘軍助紂爲虐之罪。英人且分任之矣。奈何今之政治家猶置然侈言兵事。豈其膚革堅厚。乃踰三尺之鋼甲。雖日本以全力創之。曾不少覺辛痛耶。若夫日本之勝。則以善做效西國仁義之師。恪遵公法。與君爲仇。非與民爲敵。故無取乎殺敵軍。被傷者爲紅十字會以醫之。其被虜者待利議成而歸之。遼東大饑。中國不之恤。而彼反際巨金。汎粟以賑之。且也。摧敗中國之軍。從不窮追。亦不過鳴空礮。懼之而已。是尤有禮義焉。蓋追奔逐北。詭斃敵之十五六。爲至衆矣。而其未死者。必鑿於奔敗之不免於死。再遇戰事。將憤而苦鬪。以求生。是敗卒皆化爲精兵。不啻代敵操練矣。惟敗之而不殺。使知走與擒皆求生之道。由是戰者知不戰不死。戰必不勇守者知不守不死。守必不堅。民知非與已爲敵。必無固志。且日希彼之惠澤。當日本去遼東時。民皆號泣從之。其明徵也。嗟乎。仁義之師。所以無敵於天下者。夫何恃。恃我之不殺而已矣。易曰。神

武不殺不殺卽其所以神武也。佳兵不祥。蓋圖之哉。

滿人之兵。固不足以禦外侮。而自屠割其民。則有餘。自屠割其民。而方受大爵。膺大賞。享大名。矜然驕居。自以爲大功。此吾所以至恥。惡。湘軍不須與忘也。雖然。彼爲兵者。亦可謂大愚矣。月得餉銀三兩餘。營官又從而減蝕之。所餘無幾。內不足以贍其室家。外僅足以殖其生命。而且飢疲勞辱。無所不至。寒凝北征。往往凍斃於道。莫或收恤。其無所賴於爲兵如此也。然而一遇寇警。則驅使就死。養之如彼。其薄責之如此。其厚自非喪心病狂。生而大愚者。孰肯願爲兵矣。迨聞牛莊一役。不戰而潰。爲之奇喜。以爲吾民之智。此其猛進乎。至於所謂制兵。養雖愈薄。然本不足以備戰。守又不足。論且其召募。皆集於臨事。非素教之也。敵既壓境。始起而奪其農民之耒耜。強易以未嘗聞之後。膛槍礮。使執以禦敵。不聚殲其兵。而饋械於敵。夫將焉往。及其死。緩也。則委之而去。視爲罪所應得。旌恤之典。盡屬虛文。妻子哀望。莫之過問。卽或幸而不死。且嘗立功矣。而兵難稍解。遽遣歸。農扶傷。裏創生計。乏絕。或散於數千里外。欲歸不得。淪爲乞丐。而殺游勇之令。又特嚴酷。吾初以爲游勇者。必其兵勇之逃亡。

爲盜賊者然不得爲盜賊之証也既乃知不然卽其遣散不得歸者也今制獲游民
 先問其會充營勇否會充營勇卽就地正法而報上官曰殺游勇若干人上官卽遽
 以爲功所謂游勇此而已矣嗚呼吾今乃知會充營勇爲入於罪死之名上既召之
 乃卽以應召者爲入於罪死之名是上以死罪召之也設陷筭以誘民從而扼之殺
 之以遇禽獸或尙不忍矣奈何虐吾華民果決乃爾乎殺游勇之不足又濟之以殺
 會匪原會匪之興亦兵勇互相聯結互相扶助以同患難耳此上所當嘉予贊歎者
 且會也者在生人之公理不可無也今則不許其公不許其公則必出於私亦公理
 也遂乃橫被以匪之名株連搜殺死者歲以萬計往年梅生李洪同謀反之案梅生
 照西律監禁七月期滿仍逍遙海上而中國長江一帶則血流殆遍徒自虐民不平
 孰甚况官吏貪於高擢賤勇涎於厚賞於是誣陷良民枉殺不辜蔑所不有矣凡此
 皆所謂筭也彼其治天下也於差役亦斯類也既召而役使之矣復賤辱之蹴躪之
 三代不得爲良民著於令且不唯兵與役之爲筭也其所以待官待士待農待工
 待商者繁其條例降其等多爲之網晉故侵其利權使其前跋後躓牽制百狀力

黃

帝

魂

倦筋疲。未由自振。半老死於奔走。羸而生人之氣。素然俱盡。然後彼君主者始坦然高枕曰。莫予毒也。已此其筭天下之故。莊子所謂游於羿之彀中。中者地也。然而中者命也。今也不中者誰歟。君主之禍所以烈矣。

客帝

自古以用異國之材爲客卿。而今始有客帝。客帝者何也。曰如滿洲之主震旦是也。夫整軍之將。司稅之吏。一切假客卿於歐美。則以鷄林韃韃之賓旅而爲客帝。於中國也何損。知是而逐滿之論。殆可以息矣。抑夫客卿者有用之者也。客帝者孰爲之主。而與之璽紱者也。明堂大徵。不可其勳。岱山梁父。不載其德。沃土于震旦。而食其賦稅。既無主矣。而客于何有。曰已矣。勿復道矣。咸池之均。勿可以入里耳矣。必若言之。吾則曰震旦之共主。自漢以來二千餘年而未嘗易其姓也。昔者春秋以元統天。而以春王爲文王。文王孰謂則王。愆期以爲仲尼。是曰歐洲紀年。以耶穌衛藏紀年。以釋迦而教皇與達賴刺麻者。皆嘗爲其共主。震旦之共主。非仲尼之世胄則誰乎。梅福之訟王章也。見新室盜漢之朕而塞之也。及王章不可訟。而上紹殷之議。其指

客帝

十九

歸則以聖庶奪適爲臬。是何忘漢之社稷而爲此闕疏之計耶。夫固素王不絕黑綠之德不弛則震且之域亘千百世而有共主。若夫攝斧展掌圖籍者新乎漢乎則猶菌鶴馬蝟之相過乎前而已矣。繇福之說苟言大同必有起於側陋握石椎而懷神珠者。吾民以爲可恃。然後君之斯固擁戴也。亦不得世及矣。若猶是世及也。冠冕未裂。水土未堙。震且之共主。其必在乎曲阜之小邑。而二千年之以帝王自號者。特猶周之桓文。日本之霸府也。苟如是則主其賞罰而不得尸其名位。震且有主則爲霸府於豐鎬秣陵汴雒北平者。漢乎滿乎亦猶菌鶴馬蝟之相過乎前而已矣。苟攝之者不得其指而自以鎮撫九有。若天之有攝提大角。斯猶大夫之臚岱。其罪不赦。此漢唐之所以爲天囚。非命而客帝之所以愈迫民以讓逐也。難者曰。今之衍聖公其爵則九命。其冊封則必于京室。今倒置其分。霸其封之者。而帝其受之者。其左夫曰已矣。勿復道矣。吾固曰。咸池之均。勿可以入里耳矣。繁露有言。天子不臣二代之後。而同時稱王者三。是則祀宋之在周世。其名則公。其實則王也。書梓材以厥臣達王。惟邦君正義曰。鄭以王爲二王之後。夫以勝國之餘孽。不立其圖法。不用其官。

黃

帝

魂

守然猶通三統而王之。況羈野皆奉其憲法。以綱紀品庶者歟。名曰衍聖公。其實泰皇也。若夫錫命之典。自漢之封紹嘉。以至于今。更十七姓。七十有餘主。而不能以意廢黜之。夫非一代之主所得廢黜者。則亦非一代之主所得册封也。雖微册封于孔氏之位。何損其册封。則驚主婚臣之自僞僭濫。亦猶乾隆之世。英吉利嘗一通聘。而遽書之。以爲入貢之藩云爾。且昔者威周之末。王赧已虜。而東周特畿內之侯也。其于七王爵位。固不相若。亦侍祠貢獻惟謹。且聽其黜陟焉。宋氏之于金元。亦嘗至乎稱臣稱姪矣。然而言神州之王統者。終不以彼而奪此。苟以是爲比。則衍聖當帝。而人主之當比于桓文霸府也。豈顧問哉。雖然。此猶千載蠱事。藏于石室。史官儒生。得守空文。以持其義。而世主未嘗既其實也。土著之后。逆取順守。尙已。方其盛時。持重萬鈞。環天下而爲臣妾。雖臨辟癰。固不欲捐其資。屋以朝孔氏之嘗。酌斯已泰矣。及夫陵夷積弱。處逃實之臺。被竊鈇之言。大枋既失。勢儕于家人。寧奉表以臣敵國。而猶歸然自謂尊於玄聖之裔。豈不忤哉。乃夫賓旅侵突。而爲君者。故邇梁遠。晉以華夏爲異類。蠶刃所抵。頽宗而無所愆。痛揚州之屠嘉定之屠江陰之屠金華之。

黃

帝

魂

屠。啗。肉。也。如。黑。鷲。竊。室。也。如。羣。壘。其。他。搭。發。管。藏。掘。冢。壞。陵。而。取。其。金。鼎。玉。杯。銀。尊。珠。襦。之。寶。以。爲。儲。藏。者。不。可。以。簿。籍。記。也。及。統。二。天。下。六。官。猶。耦。防。營。猶。設。一。明。未。馬。阮。築。板。機。城。爲。西。防。左。良。玉。歎。曰。今。西。何。所。防。殆。防。我。耳。今。之。駐。防。則。誰。防。乎。名。不。正。言。不。順。二。百。年。泄。泄。然。而。不。改。異。夫。一。託。不。加。賦。以。爲。美。名。而。以。胡。騎。之。餽。餽。剗。斂。府。庫。進。有。獄。訟。則。漢。民。必。不。可。以。得。直。進。有。劇。寇。漢。臣。賢。勞。而。夷。其。難。創。瘡。既。復。又。置。其。同。族。於。善。地。以。亂。其。治。吾。義。士。之。謀。攘。逐。者。亦。寧。有。過。職。乎。遂。加。於。滿。人。而。地。割。於。白。人。以。是。爲。神。州。大。詢。夫。故。結。肝。下。首。而。不。欲。違。非。其。喪。志。鑒。于。蜀。宋。也。蜀。相。之。結。荆。楊。也。非。忘。報。也。彼。忌。曹。氏。則。吳。不。得。怨。故。覆。於。南。郡。燼。於。白。帝。再。挫。之。忿。而。不。敢。復。焉。宋。與。女。真。宗。禱。之。痛。也。引。蒙。古。以。滅。之。終。自。戕。敗。廟。算。失。矣。故。地。處。其。逼。勢。處。其。違。九。世。之。仇。而。不。敢。復。焉。何。者。攀。牛。之。鬪。玄。熊。响。怒。以。格。其。間。則。二。牛。皆。斃。也。且。夫。今。世。則。有。所。謂。聖。明。之。客。帝。椎。胸。齧。臂。以。悔。二。百。五。十。年。之。過。矣。彼。疏。其。頑。童。昵。其。地。主。以。百。姓。之。不。得。職。爲。已。大。恥。將。登。薦。賢。輔。變。革。故。法。使。卒。越。勁。使。民。果。毅。使。吏。精。廉。疆。力。以。禦。白。人。之。侮。大。東。辛。顛。之。冑。且。將。倚。之。以。爲。安。穩。若。是。又。

黃

帝

魂

可逐乎。雖然勿逐，則高義殆乎。格配天之志，殆乎息矣。決勝負于一朝，兩族皆奮而不顧。其後者日莫途遠之所計，雖非少康，猶之伍員也。震且雖壞，敗寧無其人耶。其攘逐滿洲也，在今日。其不攘逐滿洲也，亦在今日。客帝誠聖明，則必取謨于陸贄，引咎降名，以方伯自處。（唐書陸贄傳）德宗議更益大號，贄曰：今乘輿播越，大憝未去，此人情向背，天意去就之隙，陛下宜痛自貶勵，不宜益美名以曩謙德。帝曰：卿言固善，然要當小有變革，爲朕計之。贄奏言：古之人君，德合於天曰皇，合於地曰帝，合於人曰王，父天母地，以養人，治物得其宜者曰天子，皆大名也。三代而上，所稱象其德，其德不敢有加焉。至秦乃兼曰皇帝，流及後世，昏僻之君，始有聖劉天元之號，故人主輕重不在稱謂，視德何如耳。若以時屯當有變革，不若引咎降名，以祇天戒。且矯舊失，至明也。損虛飾，大知也。寧與加元號，以受實惠哉。按天子降名之義，自秦以後，廢絕久矣。贄獨高引古義，用相匡正，豈非二千年中嘉言之端冕乎。至言加元號，受實惠，則益爲客帝針艾矣。（締郊之祭，鷄次之典，天智之玉，東序之寶，一切上之於孔氏，彤弓賁，鉞納陸纒，一切受之於孔氏，退而改革，朝官皆知宗人府丞，一朝官

黃

帝

魂

皆滿漢二員。獨宗人府丞。則祇一漢員。固以漢人非其僕隸。得臨制公族爾。知此微意。夫何遠哉。一圍地之滿蒙。駐防之八旗。無置馬甲。而除而名糧。一切受治於郡縣。自將軍。以至佐領。皆退爲散秩。大政既定。奏一尺書。以告成於孔氏。吾讀伊尹書。有九主。有素王。吾讀中候。至於霸免。鄭注霸猶把也。把天子之事。有受空之帝。鄭注謂楚之義帝。今以素王空帝尸其名位。而霸者主其賞罰。則吾震且所君事者。固聖胄已。其建霸府於域中。則師不陵正。而旅不逼師。臣民之視帝。非其。后。辟其長官也。霍光也。金日磾也。李晟也。渾瑊也。其種系不同。而其役使我王室也。若一則部曲之翼戴之也。漢乎。滿乎。亦猶菌鶴馬蝟之相過乎前而已矣。君臣不屬。則報志或可以息。雖無攘逐。亦無負於高義。然則二族皆寧。而梅福之大義。且自今始乎。雖然。尙觀明堂合宮之法。家天下則帝孔氏。百世丕天之定律。非獨爲猾夏之代已也。

著者此篇。雖懷抱種族之悲。思以從容降替今之竊據中國者。而主張帝孔。仍不脫教宗窠臼。今日民族主義。日益發明。吾黃帝子孫也。自當遠溯黃帝。編者識。

黃

帝

魂

論髮辮原由

自頃道路傳言。廣西民黨。割辮者。至一萬八千人之多。而吾人之旅南洋荷屬者。又相率而各去其辮。聞者快之。蓋數年來。吾人之惡此辱國物而從而去之者。已大有日增月盛之勢矣。其有眷戀故鄉。不及毅然舍去者。亦多購取頭笠。捲辮髮而藏之。外着西服。其如面黃肌瘦。不脫『差拿文』本相何哉。夫人與人相處。最易生感情者。莫如性情語言衣服裝束。而性情如何。非久處不知。語言如何。非問答不知。若衣服裝束。則一望而見。其與已同者安之。與已異者駭之。與已同者喜之。與已異者惡之。人情之大較也。鄉人之惡僧道也。豈有他哉。惡其僧道之衣服裝束。異於常人耳。衣服裝束之異。既以此見。惡於衆。斯并其爲人而惡之矣。漢人之視漢人。且然。況於外人之視漢人乎。外人之入中國內地也。漢人空巷而觀之。一市而闕之。愚夫愚婦。乃至有投以瓦礫者。夫外人者。亦兩眼兩耳。兩手兩腳。一鼻一口。與吾漢人無少差別。未嘗如觀音化身。七手八腳之奇。山海經雙頭雙身穿胸一足之異。而何以取憎於吾漢人也。如是。毋亦衣服裝束之殊。有以動其感情歟。外人之至吾國。且然。况漢

人之旅外國乎。其見惡也宜矣。故凡吾人所至之地。有半邊和尚之稱。有拖尾奴才之號。或侮之。或辱之。甚或以鎗轟斃之。含冤茹苦。無可告訴。嗟我漢人。託身異國。爲馬爲牛。爲奴爲婢。爲人開闢土地。滋生財產。固未嘗稍有侵犯外人之權利也。卽並一己之勤勞。亦曾不得享爲人之權利。夫亦已矣。而外人乃從而憎之。何哉。其故固由國家政治之不振。兵力之不強。而衣服裝束之殊。抑亦有以召之。不可謂非無因也。夫漢人之形狀。所以特異於外人者。莫如髮辮一事耳。天下之賤種。至紅毛土番。烟剪巫來黑人。而已極。衰亡之國。至印度高麗而已極。而外人之憎之惡之。乃遠不若漢人之甚者。其故何哉。蓋彼雖賤種。能自改裝。故不覺其甚異。高麗雖不改裝。而用前明之製藏髮於頂。以冠覆之。亦與西人短髮畧同。而漢人則頭雍其半。背曳以辮。如繩索如鎖鏈。如獸尾自顧亦覺形穢矣。何況外人其於身體種種之不便於家計種種之不便於國家種種之不便遊外洋者。莫不備嘗其害深惡而痛絕之。其猶有未能盡決者。乃不曰朝廷固如此。則曰祖宗所留遺。一若此髮辮爲吾族所固有。去之不獨有違國法。抑且羞見祖宗者。人之愚一至此哉。今請與言此髮辮之所由。

來鳴呼吾言及此吾撫此髮辦不禁淚潄潄下哀吾同胞祖先之慘狀而吾輩子孫今日之善尙未有窮期也

諸君諸君吾輩祖先之衣服裝束不可得而見之矣卽或見之一二家傳之遺像亦近代之祖宗則然耳明以前罕有存焉然諸君雖或不及讀書不能考古要未有不曾觀劇者劇中所演大抵多先朝之事實用先朝之衣冠夫先朝之衣冠卽吾輩祖先之衣服裝束也其與今同否耶自秦漢迄明千餘有年衣服所尙雖間有微異而大體則同蓋中國爲文明發生之國文物衣冠艷稱世界古所謂垂裳之治如春秋時會盟征伐夷狄戎蠻凡來會者皆喜而書之以爲與於衣裳之會吳夫差蒞會呼曰冠來春秋嘉之以吳烏斷髮文身之蠻俗能重冠裳卽爲去夷狄而入中國之明証及夫五胡之亂金元之入雖殘暴戕賊野性難馴而一踐漢土莫不自漸形穢去氐酪之舊俗效漢官之威儀讀累朝輿服志固猶歷歷可考也古詩曰「結髮爲夫妻」今諺猶曰「結髮夫婦」結髮者前明之制夫婦同之若今則婦結髮而夫不結髮矣又曰「臣結髮從戎」「臣束髮受書」結髮束髮皆以髮加於頂未有曳

之於背者蓋吾明以前不論何種不論何土一入中國則皆一用中國之衣服裝束
 雖以齊桓之短衣而鬪趙靈之胡服騎射衣制偶異而結髮之風要歷四千年不易
 也何居天不宥吾遽以此如繩索如鎖鏈如獸尾者驟加吾項乎滿清種族起自韃
 靼之部落侵擾北邊朝代賊臣吳三桂以寵妾故激於私憤不顧利害大開山海關
 引之入寇而滿清遂得席卷中原所躪名城皆令薙髮不薙者屠之當時有洗城之
 令得城或大殺十日而後止或小殺數日而後止餘者則皆薙髮以為其民吾輩同
 胞之祖先皆其殺戮之餘也薙髮之令既嚴其餘而降者或萬人或數千人限以一
 日而畢髮匠荷擔於市標其幟曰「奉旨剃頭」逢人則強薙之而吾輩同胞之祖
 先生平未經此創一旦去此則腦膜無所遮護或為薄寒之所中或為疾風之所侵
 頃刻而死者蓋不可以數計其他刀痕隱隱膚破血流者更不知幾何矣嗚呼吾輩
 同胞之幸存於今日皆吾祖先淚痕血點之所留餘也乃吾漢人受如此關於國種
 最大且鉅之奇慘毒虐歷史不得而載之父老不得而傳之遂令愚夫愚婦以為髮
 辨之事為中國從古所已然不敢變易變則謂之背祖忘先嗚呼抑孰知其祖先之

冀

帝

魂

死於髮辮。如是其可悲也哉。孰知吾言至此。哀吾祖先與同胞。祖先當時。雍髮之慘。而撫身摩頂。今日猶未能出奴隸之籍。脫牛馬之羈。以雪祖先之遺恨。而爲之長號痛哭也哉。

昔明太祖之討元也。布檄文於國中曰。『予本淮右布衣。因天下大亂。爲衆所推。率兵渡江。據金陵形勢之地。自痛中原民庶久陷北虜之中。方欲舉兵北伐。起斯民於塗炭。復漢官之威儀。』讀此可見中國之陷於異族。則衣服必稍變易矣。然元之竊據。不過數十年之久。卽爲我漢人所撲滅。未有若滿清之盤踞二百五十餘年。而以半邊和尚貽羞我漢人。如今日之甚者也。諸君。諸君。髮辮之害如此。雖欲不變通之。其可已乎。戊戌推翻新政。一蹶不振。論者多咎變法之初不先變髮。髮短不可以驟長。不可以驟長。則面目形狀既變。衣服裝束不得不隨之而變。衣服裝束變而行爲政治皆不得不變矣。惜乎未能先事於斯。遂令一往無餘也。蓋欲除滿清之藩籬。必先去滿洲之形狀。舉此累贅惡濁煩惱之物。一朝而除去之。而後彼之政治乃可得而蕩革也。雖然髮辮既去。其去滿洲之衣服裝束必矣。則將效僧道之衣服裝束乎。

黃

帝

魏

抑仍取劇中所演之古衣服。古裝束而效法之乎。率四萬萬人而僧道之不祥。而所謂古衣服。古裝束者。則又寬綽腐敗。而不適於用。合古今中外而變通之。其唯改易西裝。以漸進於大同矣。既有西裝之形式。斯不能不有所感觸。進而講求西裝之精神。西裝之精神。在於發奮。踔厲。雄武。剛健。有獨立之氣象。無奴隸之性根。且既講求其精神。斯不能不取法西人所謂政學法律工藝商農之美法。一一而舉行之矣。不寧唯是。衣服裝束與西人同。則酬酢易相和洽。無形格勢禁之疑。衣服裝束與西人同。則往來查察事務。於政學工商取資不少。無猜忌凌辱之患。萬國咸尙西裝。一國獨爲異服。則於公理上有礙。不獨見惡於觀瞻已也。西裝嚴肅而發皇。滿裝鬆緩而衰懦。則於人種上有關。不獨取便於身體已也。西裝之利如此。滿裝之害若彼。雖無取辱之弊。猶將變之。況見逐取禁。國內取滅。海外被擊。有種種傷心慘目之事哉。雖然。髮辮之所由來。由於滿洲之入中原。意者髮辮之消除。亦與滿洲而俱盡乎。語曰。『出乎爾者。反乎爾。』髮辮之行。運如此。其久而中國退化之局。乃如此。其極意者。以髮辮之低垂。而人之聰明智識。亦由之而低下乎。吾滋感焉。以吾觀之。中外之大。

實

帝

魂

古今之久。先代之結髮。滿清之辮髮。西人之短髮。髮凡三變。而世界之風潮。日新月異。而歲不同。進化文明之程度。亦不知相去幾千矣。欲脫滿清之羈軛。而比肩世界之文明。以復我漢人之國土者。其知所擇矣。至於髮之爲用。或長或短。或少留。或全薙。瀏陽譚氏仁學言之詳矣。而西人論者尤多。有好頭顱者。攬鏡當自知之。不具論。中國古世衣冠。誠如著者所云。寬綽腐敗。不適於用矣。然如近日所演之水滸傳。七俠五義等劇。頭頂高髻。內束緊身。外披圓領。雙結寬綽長袍。既美觀。瞻又復靈便。不失尙武精神。視西人之遍身結束。舉止生硬者。反覺文明。使他日全地球胥同乎此。人不亦謔乎。編者誌。

正仇滿論

梁啓超既主立憲政體。又爲積弱溯源論。曰。眞有愛國心。而具特識者。未有仇視滿人者也。嗚呼。梁子迫於忠愛之念。不及擇音。而忘理勢之所趨。其說之偏宕也。亦甚矣。夫今之人。人切齒於滿洲。而思順天以革命者。非仇視之謂也。屠劍之慘。焚掠之酷。鉗束之工。聚斂之巧。往事已矣。其可仇視者。亦姑一切置之。而就觀今日之滿人。

則固制漢不足亡漢有餘載其些餘無一事不足以喪吾大陸今夫官吏之溺職者
 則取而廢黜之非有所仇視於官吏也人民之殺人行劫者則執而斷斬之非有所
 仇視於人民也今滿人之鬪茸者進不知政退不知農商雖肝榛狂狀若鹿豕惟賴
 宗祿甲米為養而一二桀黠者則一切取吾漢人之善政而顛倒更張之一切取吾
 漢人之賢駿而芟薙刈之然則所謂溺職者與所謂殺人行劫者其今之滿人非
 耶雖無入關以來屠劍焚掠鉗束聚斂之事而革命固不得不行奈何徒以仇視之
 見狹小漢人乎觀梁子所論以路易十四比乾隆以擁護一姓私產而不為國民全
 體罪曾左諸公其知滿洲全部之當去也明矣所極不忘者獨聖明之主耳夫其所
 謂聖明之主者果能定國是厚民生修內政禦外海如梁子私意所料者耶彼自乙
 未以後長慮却顧坐席不煖者獨那拉氏之廢置我耳殷憂內結智計外發知非變
 法無以交通外人得其歡心非交通外人待其歡心無以挾持重勢而排沮那拉氏
 之權力故戊戌百日之新政足以書于盤孟勒于鍾鼎其迹則公而其心則祇以保
 吾權位也曩令制度未定那拉天祖南面聽治知天下之莫予毒則所謂新政者亦

魂 帝 黃

任其遷延。墮壞而已。何也。滿漢二族。固莫能兩大也。今以滿洲五百萬人。臨制漢族。四萬萬人。而有餘者。獨以腐敗之成法。愚弄之。錮塞之耳。使漢人一日開通。則滿人固不能晏處于域內。如奧之撫。匈牙利之馭。東羅馬也。人情誰不愛其種類。而懷其利祿。夫所謂聖明之主者。亦非遠千人情者也。果能斂歷其黃屋。而棄捐所有。以利吾漢人。耶。藉曰。其出於至公。非有滿漢畛域之見。然而新法猶不能行也。何者。滿人雖頑鈍。無計而其怵惕于漢人。知不可以重器假之。亦人人有心矣。頑鈍愈甚。團體愈結。五百萬人。同德戮力。如生番之有社寮。是故漢人無民權。而滿洲有民權。且有貴族之權者也。雖無那拉氏。而掣肘者。什伯於那拉氏。雖無榮祿。而掣肘者。什伯於榮祿。今夫建立一政。登用一人。而肺腑矚近之地。羣相譴曉。朋疑衆難。雜沓而至。自非雄桀。獨斷如俄之大彼得者。固勿能勝是也。共謹四子於堯。皆葭李姻婭也。靖言庸回。而堯亦不得不用之。今其所謂聖明之主者。其聰明文思。果有以愈於堯耶。其雄桀獨斷。果有以儕於俄之大彼得者。耶。由是言之。彼其爲私。則不欲變法矣。彼其爲公。則亦不能變法矣。進退無所處。而猶隱愛於此一人。何也。梁子又曰。今

之民。賊其在漢人者。往往而有。非獨滿人然也。夫漢人之有民賊。固也。彼思今之漢人。判渙無羣。人自爲私。獨蒞於漢唐宋明之季者。誰致之。而誰迫之。耶。吾以爲今人雖不盡以逐滿爲職志。或有其志。而不敢訟言於嚆人。然其輕視輕輟。以爲異種賤族者。此其種性根於二百年之遺傳。是固至今未去者也。往者陳名夏錢謙益輩。以北面降虜。貴至閣部。而未嘗建白一言。有所補助。如魏徵之於太宗。范質之於宋祖。者。彼固曰異種賤族。非吾中夏神明之胄。所爲立於其朝者。特曰冠貂蟬。襲青紫而已。其存聽之。其亡聽之。若曰爲之馳驅效用。而有所補助於其一姓之永存者。非吾之志也。理學諸儒。如熊賜履。魏象樞。陸隴其。朱軾。輩。時有獻替。而所因革。未有關於至計者。雖曾胡左李之所爲。亦曰建殊勳。博高爵。耳。功成而後。於其政治之盛衰。宗社之安危。未嘗有所籌畫焉。是并梁子所謂擁護一姓者。而非其志也。其他朝士入則彈劾權貴。出則搏擊豪彊。爲難能可貴矣。次卽束身自好。優游卒歲。以自處於朝隱而下之。貪墨無藝。怯懦忘恥者。所在皆是。三者雖殊科。要其大者。不知會計之盈。黷小者。不知斷獄之多寡。苟得稟祿。以全吾室家妻子。是其普通之術矣。無他。本

黃

帝

魏

陳名夏錢謙益之心以爲心固二百年而不變也明之末世五遺革命一命之士文學之儒無不建義旗以抗仇敵者下至販夫乞子兒童走卒兀志不屈而仰藥割刃以死者不可勝條也今者北京之破民則願爲外國之順民官則願爲外國之總辦食其俸祿資其保護盡順天一城之申無不牽牛把茅甘爲貳臣者若其不事異姓躬自引決縉紳之士殆無一人焉無他亦曰異種賤族非吾中夏神明之胄所爲立於其朝者特曰冠貂蟬襲青紫而已其爲滿洲之主則聽之其爲歐美之主則聽之本陳名夏錢謙益之心以爲心者亦二百年而不變也然則滿洲弗逐而欲士之爭自濯磨民之敵愾效死以期至乎獨立不羈之域此必不可得之數也浸微浸衰亦終爲歐美之奴隸而已矣非種不去良種不滋敗羣不除善羣不殖自非躬執大彗以掃除其故家汙俗而望禹域之自完也豈可得乎梁子又曰歐洲列國常有君統乏嗣而迎立異國之公族以爲君者故知中國積弱之源非必由於滿人之君天下也夫歐洲各國大抵出於日耳曼種偷通養而脫等百種千名所在殊狀而其文明程度大略相等且其迎立新君往往出於婚媾之國是非滿漢之可與並論者也乏

嗣而迎立新君則其國家已定矣。若夫兩種雜居。獷者處上。束鉗縛制使其一種欲
 爲牛馬臧獲而不可得我欲以大度容人而如人之不以大度容我何則。希臘意大利自立之事。豈不
 利之。自立有成事矣。梁子頌言歐洲迎君之美。而諱稱希臘意大利自立之事。豈不
 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耶。抑何其偏宕而遠於事情也。嗚呼。梁子所悲痛者。革命耳。所
 悲痛於革命而思以建立憲法易之者。爲其聖明之主耳。夫所謂革命者。固非溷淆
 清濁而一概誅夷之也。自渝關以外東三省者。爲滿洲之地。自渝關而內。十九行
 省者。爲漢人之分地。滿洲嘗盜吾漢土以爲己有。而吾漢人於滿洲之土。未嘗有所
 侵攘焉。今日逐滿亦猶田園居宅。爲他人所割據。而據舊時之契約界碑。以收復吾
 所故有而已。而彼東三省者。猶得爲滿洲自治之地。故曰逐滿而不曰殲殺滿人。其
 地未割於俄羅斯歟。則彼猶得保其主權。而將率醜類以爲蠻夷之大長。尙不失其
 地位也。其地果割於俄羅斯歟。東胡大地曠蕩。鮮人水草。猶多牧馬。猶殖使五百萬
 人者。反其故土。林林而立。總總而居。亦猶是滿洲之舊俗也。夫苟奮然切齒於前日。
 屠劍焚掠。鉗束聚斂之怨。則將犁其庭。掃其閭。鞭其墓。潛其宮。積醜成阜。喋血爲渠。

賞

帝

魂

如去歲西人之仇。殺義和團者。比於揚州十日。嘉定三屠。尙爲未減。而未有增也。此則合於九世復仇之義。夫誰得而非之。今一切不計。而徒曰逐滿而已。宅爾宅。敗爾田。各營生計。特不得以腥羶於吾漢土。是其待之也。亦可謂至公至仁矣。其尙得曰仇視歟。乃夫此一人者。誠使不失其聖明。而能與俄羅斯相安。則奴爾哈齊之帝號。固未替也。若其漸染華風。樂慕上國。如匈奴賢王之歸化者。則封以三恪。處以大第。入朝不趨。贊拜不名。所以酬其百日變政之功者。固自有道。寧有斬以輕。呂懸以大。白者乎。嗚呼。爲說至此。而革命與梁子所謂保皇會者。抑可以無間矣。昔之保國者。曰保中國。不保大清。今之革命而不廢保皇者。曰保生命。不保權位。雖梁子躬自革命。而於其忠愛之念。猶若可以無憾。夫何始。始慈愛以悲痛於此乎。若夫梁子所謂立憲者。吾又不知其何以能立也。凡一國專制之主。而欲立之。權限勿使自恣者。必有國會。議院。以遏其雷霆萬鈞之勢者也。而是二者。皆起於民權。非一人之所能立。方今靈噎屯否之世。顧所謂民權者。安在乎。其必睿聖仁彊之丈人。文能附衆。武能却敵者。糾合志志。犬鞬小搏。以與凶頑爭命。而後可以就事。事之既就。人心所歸。必

黃

帝

魂

在英桀。則此睿聖仁彊者。雖欲不居帝位。而抑無所遁。苟日使被反其初服。而惟以舊日假號之帝王。爲吾共主。是則遷立共主之法。不於賢否。而惟於成俗沿襲之虛名也。今夫中國非可以日本爲比例者也。彼以二千五百年之舊主。神器相傳。無有移易。則臣民之於舊主。亦既有其感情。敵維新之始。雖以志士號呼。搏擊得奠大功。而卒以尊王爲成績。是豈處置異種者所得。援以爲例者哉。必使民權既成。而猶立憲以保此一人之位。何異漢高破秦而使之尊事懷王。明祖滅元而使之擁戴林兒。徵特於義無取亦事之必不可得者也。吾故曰。梁子迫於忠愛。而忘理勢之所趨也。案梁子又言。日本異國。我猶以同種同文引而親之。何有於滿洲。夫自族民言之。則滿日皆爲黃種。而日爲同族。滿非同族。戰在歷史。粲然可知。自國民言之。則日本隔海相對。自然一土。而滿洲之在鷄林。鞞鞞。亦本不與支那共治。且其文字風俗之同異。則日本先有漢字。而後制作和文。今雖雜用。漢字猶居大半。至滿洲則自有清書。形體絕異。若夫氈裘。漚酪之俗。與日本之葛布魚鹽。其去中國。孰遠孰近。然則日親滿疏斷可知矣。雖然以獨立自主。言則雖以日本宰制吾土。而猶不

欲降心相從。何有於滿洲。卽此義既多知者。故今不辯。辯以理勢如此。

釋仇滿

吾國人。皆漢族而已。烏有所滿洲人者哉。凡種族之別。一曰血液。二曰風習。彼所謂滿洲人者。雖往昔有不與漢族通婚姻之制。然吾所聞見。彼族以漢人爲妻妾。而生子者甚多。彼族婦人。密通漢人及業妓。而事漢人者尤多。江浙駐防。殲於洪楊之手。其招補者。多習與彼族遊處之漢人。此皆血液混雜之證據也。彼其語言文字。起居行習。早失其從前撲鷲之氣。而爲北方稗士莠民之所同化。此其風習消滅之證據也。由是而言。則又烏有所謂滿洲人者哉。然而滿洲人之名詞。則赫然揭著於吾國。則亦政略上占有特權之一記號焉耳。其特權有三。世襲君主。而又以少數人。事行政官之半額。一也。駐防各省。二也。不治實業。而坐食多數人之所生產。三也。其三。在今日。旣爲貧弱困苦男女娼媒介。而亦適足爲諍痴之符。招怨之的。然自一方面觀之。要不得不謂之政略上之特權。世界因果之應不爽毫髮。諺所謂種瓜得瓜。種豆得豆。是也。其因之動力。在政畧上者。其果之反動。亦必在政畧上。故近日

紛紛仇滿之論。皆政略之爭。而非種族之爭也。

夫吾非謂最多數之漢族。果無種族之見存也。所謂生降死不降。老降少不降。男降女不降者。吾自幼習聞之。而道咸之間。刻文集者。尙時存仇滿洲之微文。粵西三點會以泃字爲記。號示滿清無主之義。持之已二百數十年。一洩於洪楊之事。而至今未已。此皆種族之見之未泯者也。然洪楊之事。應和之者。牽出於子女玉帛之嗜好。其所殘害。無所謂滿漢之界。而出死力以抵抗之破壞之者。乃實在大多數之漢族。是亦足以證其種族之見之薄弱也。且往者暗於生物進化之理。謂中國人種。概由天神感生。而所謂蠻貉羌狄者。乃犬羊狼鹿之遺種。不可同羣。故種族之見。纖焉自歐化輸入。羣知人爲動物進化之一境。而初無貴種賤種之別。不過進化程度。有差池耳。昔日爭種之見。宜若爲之消釋。而仇滿之論。反熾於前者。則以近日政治思想之發達。而爲政畧上反動之助力也。蓋世界進化已及多數。壓制少數之時期。風潮所趨。決不使少數特權獨留。有亞東之社會。此其於政略上。所以有仇滿之論也。雖然。人之神經。甚爲複雜。彼染於歐化者。非能盡滌其遺傳性也。是以其動機。雖在

黃

帝

璣

政畧上。而聯想所及。不免自混於昔日種族之見。且適聞西方民族主義之說。而觸其格致古微孔教大同之故習。則以仇滿之說附麗之。故雖明揭其並非昔日種族之見。而亦不承認也。然吾爲細剖解之。而見其重心。乃全在政畧上。何則。果其注重於種族上者。則其術不外兩端。一曰暴動。二曰陰謀。暴動者如義和團之惡洋人也。不問其爲教士爲商人。見洋人則殺之。使以此術而讐滿也。則今日之所謂滿人者。自京師及東三省外。已殄艾無遺矣。陰謀者如周之於殷。越之於吳。聞敵之治焉而憂。聞其亂焉而喜。遣諜者以間之。貽玩好以惑之。循是而論。則彼李蓮英之惑溺。王文韶張之洞輩之貽悞。而各省官吏勒索賠款。公行賄賂。以爲彼政府歛怨於平民者。皆足以動搖滿洲人之基本。而爲多數漢族之功臣。如張百熙之流。實心舉行新政者。官斥爲助桀之民賊。而誅之。至於滿洲人之中。如所謂光緒肅王醇王。號聖明者。當行間而殺之。而如剛毅榮祿。則惟恐天去其疾。而圖所以保護之。而漢族之稍有權力者。宜遣辨士說以帝王之業。此皆陰謀者之所有事也。要之無滿不仇。無漢不親。事之有利於滿人者。雖讐亦惡。而事之有害於滿人者。雖凶亦吉。此則純乎種。

族之見者也。而今之唱響滿者，其所指揮所獲，一與吾前者云云相反，是非眞響滿者也。

黃

雖然今之眞響滿者，則有之矣。分爲二黨，甲黨出於少數，號爲滿人之中襲。漢人強滿人亡之論，而密圖所以壓制漢族者也。乙黨出於多數，漢族之中欲請行立憲政體，奉今之朝廷爲萬世一系之天皇，而卽滿洲人以爲貴族議院者也。乙黨資章甫以適越，其售否固未可必。甲黨之舉動多類兒戲，其甚者如禁漢族學陸軍於日本，如日殺一人，一人是皆喚醒多數漢人使之重入種族之舊夢者也。而兩黨相合之一點，在保守少數人固有之特權，此其響滿之策之中心點也。世運所趨，非以多數幸福爲目的者，無成立之理。凡少數特權，未有不擢敗者。且今日少數滿人中固有一二開化者，然以與多數漢族中之開化者相比，例執強執弱較然。易睹果率兩黨之策，是樹此少數者以爲衆射之鵠，不使蹈法國貴族之覆轍不止也。夫民權之趨勢，若決江河沛然莫禦，而吾國之官行政界者，猥欲以螳臂當之，以招他日慘殺之禍，此固至可憫歎者也。而甲乙兩黨又欲專其禍以貽少數之滿洲人。

帝

魂

黃

帝

魂

是。豈。非。讐。滿。之。尤。者。乎。吾。所。謂。讐。滿。固。不。在。彼。而。在。此。

說漢種

東方一大陸。其面積一百三十餘萬英里。人口三百兆八千萬。有奇。粵厥祖先。實爲文明之族。而有四千餘歲歷史者也。迨及中葉。北方胡族。逐漸侵入。以水草獷悍之性。肆鯨鯢踐踏之威。自晉以降。無代無之。黃河以北。爲異族投鞭躡蹄之區者。千餘年於茲矣。驚鴻伏櫪千里之志。已虛懸肉在俎。寸鬻之苦。方劇嗟我漢人。上鑿在蹟下。循近情。苟有血氣。能無悲乎。雖然。此後爲漢種之患者。於匈奴蒙古。西人謂東亞人爲皆蒙古人種。蓋非一狎族之外。復出一亞利安人種。劉淵石勒。不如其狡。成吉思汗。不如其猛。奴爾哈齊。不如其智。乘席捲環球之威。挾驅山倒流之勢。以直壓我東方。東方之漢種。其將奮起以抗之乎。抑將坐以待斃乎。鯨浪排空。檣舵皆折。傾覆之厄。在於瞬息。睡獅睡獅。曷其醒焉。

漢人自稱其踐之漢土曰中國。實則地偏極東。不可謂中。神器外移。不可謂國。猶太民族漂泊地球。所幸皆其國家。印度非洲主權在人。隨時易其母國。以面積一百三

十餘萬英里之漢土人口三百兆八千萬有奇之漢人不能自建一中央政府以與各種族相頡頏甘踟躕於獷狎民族之軛下其與猶太印度非洲諸人種復何以異耶人民不能自主而受人之抑壓羈絆者謂之奴土地不能自治而任人之治之且變更不一者謂之大陸非所謂國也非所謂有國之人民也國者終古不可滅之者也然則四千年來之歷史雖謂爲漢種未有國以前之歷史可也

俄羅斯者斯拉夫人種之代表國也斯拉夫人種不能合成一大團體或散處普魯士或散處奧大利或散處土耳其屢受他種人之制禦侵壓自千八百二十年以來斯拉夫人種統一主義逐漸浸入八千萬斯拉夫同胞之腦內不十年間此主義遂致發揚光大聞其說者一斯拉夫人種統一主義爲仲郭拉所創一莫不思發奮自勵以圖將來之統一共建一國以與歐洲大陸相頡頏同胞感情之易相關切固如是矣今漢種爲數之衆冠絕宇內所有各族且所占之地亦既優於其他各種矣惜乎渙散易潰絕無團結不拔之精神以致常爲異族所屈嗚呼安得一仲郭拉其人倡全漢人種統一主義以陶鑄我同胞獨立不羈之精神乎

雖然漢種之特色固亦有不可磨滅者矣。以蒙古人種之獯猥匈奴人種之跋扈一踰長城則各舉其彘昔風化習慣以及精神上之嗜好一盪去無遺而甘爲漢種之所化是以刀箭制漢人而反爲漢人之無形之風化所制徒負括囊四百餘州臣奴億兆之名實則漢種文明之降虜而已。試問元與清之領有漢土髮辮服制而外更有何物以變更漢種之面目者乎。無有也。俄國一大哲學家曾就義和團事件而論之曰：「吾歐洲人所至之地莫不披靡而今所存者不過極東諸國而已。極東諸國巍然獨立之日本已爲吾歐文明所征服其猶蠢然不相下者獨漢種焉。吾人其乘此亂機而傾此鉅乎人。」蓋歐人觀漢種過去之歷史深爲駭恐且黃種爲禍之虞尙橫亘其胸中故視之過高而不以其他劣種埒觀之乃有斯言耳。漢種其果能爲亞利安人種所征服乎抑能與之並駕齊驅或凌而上之乎。此固吾所難以一言決之者。惟漢種已過之歷史不過僮亞洲中之漢種其四環皆水草游牧之族文明程度皆遠出其下其制勝也固宜。今既進世界中之漢種之歷史範圍中四面強敵武力與文明力皆與蒙古匈奴種絕異懸殊。漢種歷史之光彩其能永保其不日趨

漸滅乎未敢信也。

黃

歐洲生物學者已克曼論人種之將來曰：「人種上之生存競爭，惟富有生殖力之人種能制勝之。富有生殖力者，莫漢種若歐人，殆非其敵也。」又英國魏斯將將軍當洪氏起義之際，特奉英廷之命，東來巡視中國情形，歸而有言曰：「中國將昂首奮起之國民也。他日有英偉之軍人及政治家崛起其間，建一轟轟烈烈之大帝國，揮其武力以先奔俄羅斯，則俄人非其敵。中國既驅走俄人之後，復蹂躪印度，而逐吾人於印度洋之外，當此性命決於呼吸間之時，英國其將不得不與亞美利加及歐洲大陸同盟以抗之矣。」歐人之爲斯言也，蓋亦有因。一可以危詞聳國民之聽，聞而藉以勵其敵愾之心。一因成吉思汗西侵之歷史，深藏於歐人之腦內，黃禍一語雖三尺童子亦能道之，窺弓思蛇，固其情性。茫茫漢種，慎勿以自誇也。

帝

魂

漢種之移殖海外者，不下六百萬。西伯利亞之颶風，飛沙不足以拒之。南阿南美之炎瘴，不足以驅之。白黑櫻紅各種之殘酷暴虐，不足以阻之。美國獨立之始，澳洲聯邦之年，非律賓歸美之日，百政未布，首卽高揭，嚴禁華人登岸之例。而今在澳之華

黃

帝

魂

人。身。稅。則。增。至。百。磅。矣。一。舉。一。動。皆。不。獲。自。如。矣。即。同。洲。同。文。同。患。共。憂。之。日。本。富。前。載。布。內。地。雜。居。之。條。之。日。亦。惟。不。許。華。人。與。享。其。權。利。外。人。之。遇。漢。人。若。是。其。酷。忌。漢。人。若。是。其。深。漢。人。之。足。跡。宜。其。絕。於。天。壤。矣。然。而。剝。之。愈。甚。而。其。所。以。求。復。之。道。愈。備。法。蘭。西。人。有。曰。『支。那。人。乃。天。然。不。可。壓。服。之。人。種。也。』吾。於。是。而。知。漢。種。之。無。形。戰。鬪。力。之。鉅。焉。

抑。西。人。所。至。之。地。其。地。主。權。必。爲。其。所。握。如。西。人。之。駐。華。者。除。割。據。地。之。住。民。與。兵。丁。而。外。不。出。五。萬。餘。人。然。而。中。國。全。國。商。務。專。權。消。滴。皆。入。其。囊。中。而。矣。中。國。人。則。不。然。也。布。哇。全。國。人。民。十。萬。中。國。人。與。日。本。人。幾。居。其。半。土。人。居。十。分。之。三。四。然。其。島。中。一。切。稍。重。大。之。權。利。莫。不。墮。於。少。數。白。人。之。手。觀。白。人。之。經。營。地。球。殆。如。善。奕。者。之。奕。棋。經。其。所。布。置。之。處。則。必。爲。所。占。據。他。人。之。布。置。雖。密。終。不。過。成。爲。贅。疣。束。手。待。斃。而。已。讀。白。人。侵。畧。世。界。史。可。爲。寒。心。也。矣。

西。人。優。捷。東。方。劣。敗。之。故。其。抑。何。因。而。致。耶。悄。然。以。思。默。然。以。索。遠。鑒。歷。史。近。窺。近。情。確。有。所。得。曰。非。東。西。智。力。富。力。武。力。之。懸。殊。乃。國。與。無。國。者。爭。國。民。與。亡。國。之。民。

爭猶以卵觸石以鬼火當皓月其敗也不亦宜耶猶太之富冠絕地球然橫被擯斥
 宇宙雖廣而無其容身之地印度人體魄之強超越宇內然英人每有戰鬪則置之
 前驅學兵學政之權亦不與焉每歲饑饉死亡之數或數萬或逾數十萬奇酷奇慘
 莫或恤之無國之慘固如是矣吾人不揣其本而惟懟白人之跋扈不仁白人誠跋
 扈矣抑思吾人所處之地位與印度猶太人相去幾何耶

今日之漢土其為漢種之漢土乎抑為非漢種之土地乎今日之清國其漢種之清
 國乎抑為非漢種之清國乎惟漢土為非漢種所有故漢土之喪失割裂日與我非
 漢種之休戚無關而惟漢種為非漢種所奴曰小奴之孱弱凌夷與我非漢種之榮
 辱無關也其邇來非漢種之悍而愚者彼新倡一說曰「漢人強滿人亡漢人瘠滿
 人肥」於是滿人對漢人之手段愈毒而辣矣曰練兵以防賊滿之賊曰籌餉以剝
 漢人之膏血日禁言論以窒漢人之耳目日通強寇以為滿人之保障任滿員以布
 滿人之爪牙暴厲恣直無所不至嗚呼同舟之客共網之魚魚腹熱釜之災奚克免
 之抑何相逼之甚耶

雖然非漢種之遇漢種若是其酷猶可言也漢人中之謬種惟利祿之是知罔顧大義不僅心滿人之心事滿人之事更從而揚其波焉變本加厲其酷更劇噫此誠堪痛心者矣夫燈之滅也由油竭國之亡也由人心死奴顏妾面於異族之下而曰忠我賊同胞以媚異類而曰豪傑不顧前古義烈之呵責不畏千載下之唾罵昧彼心靈而唯財貨祿位是求則與犬彘牛馬之相去復何遠焉當甲午戰役之際日人曾有曰「吾國欲席捲支那全國當以支那人攻支那人循英人滅印度滿清滅明朝之故策可也支那人口稱四萬萬其實渙散異常以野蠻無知人口不及千萬之滿洲種尙足以制服之況吾四千餘萬之大和民族（即日本）乎」誦讀之下不禁心爲之寒舌爲之咋而胸欲裂也茫茫神州梟獍橫行見披髮於伊川不埃百年而再戎矣悲夫

漢奸辨

中國漢初始防邊患北鄙諸胡日漸交逼或與之和親或與之搆兵由是漢人之名漢奸之號稱焉漢人爲漢奸者有之外人稱漢人爲漢奸者亦有之積自二千年來

漢奸辨

五十

傳至今日。漢奸名號。未有定評。故往往有視愛同類。爲漢奸者。涇渭不分。殊堪痛歎。所謂眞漢奸者。助異種。害同種之謂也。教單于進兵之管敢。勸石勒滅晉之張詡。以父事契丹之石敬瑭。率犬羊殘同類之趙延壽。爲元滅宋之張宏範。扶清滅明之吳三桂。朕繼茂。尙可喜。助滿洲殲太平王之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今日之死漢奸也。如詔媚那拉氏。枉殺中國義士之張之洞。爲滿清阻止遊學生進步之蔡鈞。助滿溝官吏。搜括中國貨財。孝敬滿洲。承抽各行之巨商。劣紳等。今之生漢奸也。至滿洲人之所謂漢奸者。乃漢族中之偉人。碩士。卽爲愛同類之故。甘心戎首。雖犧牲其身。而不顧。如漢武帝時。誓殺匈奴之霍去病。衛青輩。宋朝之岳飛。近代之太平王洪秀全。烈士屠才。常林。沈唐等。乃如之人。誠漢奸中之卓卓者矣。惜乎不及今日。滿人之所謂滿忠者。旣庶且多。旣廷且碩耳。然烈士唐林等。其腦想則敬天愛人。自由平等。其僞議則革命獨立。種種布置。無一非爲傾覆暴虐政府起見。一可富百。而後起者。猶復無量。嗚呼。豈非上帝終不欲中國三千餘萬方里。錦繡山河。爲犬羊盜據。然後于二十世紀初葉。生出正色漢奸。如恒河沙數。使異族之民。賊料不及。料防不勝。

防如項羽之聞楚歌四面設吾敢決之日二年之內胡虜朝廷必亡於漢奸之手敢告漢人慎毋為害己之漢奸當為愛己之漢奸更願今日之為漢奸者各盡其才智力量勇往向前勦滅醜類恢復三千餘萬方里之山河更勦四百兆人之魂胆立新中國於環球之上漢奸之名不將流芳於萬世乎不將傳揚於地球乎今日漢奸尙其勉之不必以異族人之自我為漢奸遂畏漢奸之名而為之諱也

王船山史說申義

亡國多才自古已然王船山者亡國之一國民也敢其言皆亡國之音所說多亡國之慘今釋其義可得而言

船山在當日伏處南疆艱貞絕學與李二曲孫夏峰黃梨洲顧亭林共稱講師大儒而船山之書獨晚出直至洪楊蕩定之後曾國藩始輯遺書刻之其說大唱於湖湘而遍於天下夫張李時代為他人驅除難而致其國天下迄定而船山方殫精而著書至洪楊時代天下轉振而所以驅除之者仍不異噫昔天下亦迄定而船山之書一於是時大發明是何故歟噫吾知此後其被吾船山之影響者必

無量而必生出許多之波動則敢斷言者也。惟其書之竅要處多用口口字代之。是殆節於曾氏之手。此亦何怪其然。然無別本之可校。爰就確不可移之義爲之補亡。其標識則在左肩右腳之間也。

自拓拔氏之興。假中國之禮樂文章。而冒其族姓。隋唐以降。胥爲中國之民。且進而爲士大夫。以自旌其闊闊矣。高門大姓。十五而非五帝三皇之支庶。婚宦相雜。無與辨之矣。漢魏徙戎於塞內。空朔漠以延新起之夷。相踵相仍。如蟹之登陸。陵陵藉藉。以繼進。天地之紀。亂而不可復理。乾坤其將「圯」乎。謀之不臧。莫知其「禍」之所極。將孰尤而可哉。

按種性之辨。不外風習血液二者。若風習既同。血液復混。是無從而辨之。故拓拔氏當時冒中國之文化。復以亡國之虜。經數傳之竊。中國之種智。以向於我。此自我之同化力之所致。高門大姓。亦有所以得之。所以與之者也。胡元之禍。較之拓拔。則妄分蒙古色目爲一級。漢人爲一級。南人爲一級。此視爲士大夫。僅自旌其闊闊者。其相去果幾何。夫冒我族姓。則彼自知其不肖。而欲以吾種易之也。乃當

黃

帝

魂

元之時。罕有竄易其名。爲不骨都拔古台等字者。見趙甌北念二史割記中。此又誰爲不肖也。嗚呼。種亦賤矣。若夫取其職官之志而讀之。某官某得幾員。某官某得幾員。則對於高門大姓十五而非五帝三王之支庶之一言。尤可痛心。宦相雜而婚懸爲禁。且以爲貴胄也。而忽弛之。誰應之者。風習本我之國粹。而血液亦實無可言。何謂新起之夷。吾寧易之曰將亡之虜。

天下所極重而不可竊者二。治統之亂。『權奸』竊之。『盜賊』竊之。『夷狄』竊之。不可以永世而全身。道統之竊。沐猴而冠。教孫而升。尸名以徼利。爲『夷狄盜賊』之羽翼。以文致之爲聖賢。而恣其妖妄。嗚呼。至於竊聖人之教以籠『夷狄』而禍亂極矣。石勒起明堂辟離靈臺。拓拔宏修禮樂。立明堂。皆是也。敗類之儒。鬻道統以教之竊。而君臣皆自絕於天。故勒之子姓。駢戮於冉閔。元氏之苗裔。至高齊而無餘類。天之不可欺也。如是其赫赫哉。

按夷狄盜賊之敢於竊天下者。以恃有敗類之儒爲之送徽號而頌功德也。夫人未有能自欺其心者。夷狄盜賊豈不自知爲夷狄盜賊。不過吾雖夷狄盜賊之肺。

黃

帝

魏

腸。而。已。作。聖。明。天。子。之。面。目。工。部。具。一。奏。曰。修。聖。廟。禮。部。具。一。奏。曰。開。鴻。科。而。天。下。之。士。走。集。而。相。慶。者。已。填。駢。於。日。下。則。文。化。大。起。居。然。聖。朝。昨。日。之。夷。狄。盜。賊。則。永。遠。之。太。祖。太。宗。是。何。樂。而。不。為。夫。天。下。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以。夷。狄。盜。賊。何。以。被。太。祖。太。宗。之。名。則。敗。類。之。儒。假。之。也。嗚。呼。此。敗。類。之。儒。罪。豈。勝。殺。其。長。一。二。人。非。分。竊。國。之。想。猶。可。言。也。其。蒙。蔽。萬。世。子。孫。不。識。太。祖。太。宗。之。即。為。夷。狄。盜。賊。不。可。言。也。天。下。無。此。種。敗。類。之。儒。則。夷。狄。盜。賊。之。來。直。呼。之。為。夷。狄。盜。賊。人。人。心。目。中。有。一。夷。狄。盜。賊。則。未。有。逐。之。不。力。者。夷。狄。盜。賊。而。自。知。無。可。假。借。之。名。期。未。有。不。自。阻。喪。者。以。此。而。立。國。則。夷。狄。盜。賊。之。不。絕。跡。於。天。壤。者。吾。不。信。也。若。必。恃。天。之。不。可。欺。而。駢。戮。其。子。姓。吾。猶。嫌。船。山。之。不。智。雖。然。既。至。其。子。姓。之。朝。則。又。不。得。不。謀。所以。戮。之。之。道。也。敗。類。之。儒。之。毒。一。至。此。哉。

取。東。晉。之。勢。與。南。宋。絮。論。東。晉。愈。矣。然。而。宋。之。南。渡。自。汪。黃。秦。湯。諸。姦。而。外。無。不。以。報。讎。為。言。而。進。畏。懼。之。說。者。皆。為。公。論。之。所。不。容。若。晉。則。蔡。謨。孫。綽。王。羲。之。皆。當。代。名。流。乃。其。侈。敵。之。威。量。己。之。弱。創。盈。臆。退。阻。之。說。以。坐。困。江。東。讀。蔡。謨。賊。止。懷。亮。經。

黃

帝

魂

略中原之議。苟有人之氣者。未有不憤者也。夫彼亦有所爲而言矣。庾亮之北略。形王導之不振也。而左祖導者。誦亮以伸導。桓溫之北伐。志存乎篡也。而惡溫之逆者。忌其成而抑之。於是而中澆之情。深於外禦。爲宰相保其勳名。爲天子防其篡奪。嗚呼。天下之大防。『夷夏』之大辨。五帝三皇之大統。卽令桓溫功成而篡。猶賢於戰。『醜夷』以爲『中國』主。况僅王導之與庾亮。爭權勢而分水火哉。則晉之所謂賢。宋之所謂姦。不必深察其情。而繩以古今之大義。則一也。

按時勢之紛亂。人心之朽敗。未有甚於十六國之頃者也。自晉以前。幽燕之地。依然也。雖五胡雲擾。江東立國。其內備之裕。外逼之輕。較之南宋。則甚遠也。一船山詳論之。故不贅。一乃首潰夷夏之防。大紊天下之紀。過江名士之罪。投之濁流。束之高閣。詎足以蔽之乎。夫蔡謨之流。清談竟夕。諱言國事。仇之不審。何以言報。且宰相風流。將軍儒雅。當時之士。互結職爲名。高國事之來。輒以情之所贅。沮敗天下之大局。將相相訐。而奸雄啓釁。乃小朝廷之天子。祗顧青衣行酒。而決不欲臣下之稍議。之桓溫之篡。誠不足尙。然國恥彌天。只談風月。以之應付寇已深矣。是

區區者亦何足保。夫桓溫之才諒非東晉羣帝所敢望。充其野心之所至。江淮以北亦不足以限其馬足。儼東晉而得桓溫為之帝。醜夷未必如是之猖獗也。何哉。豎儒之簧鼓竟執小以遺大。身私鬪而忘國仇。以至於亡。宏光之時其寔安一如東晉而內訌而致敗也。亦似之。史可法督師淮上無王導之倚重。黃得功與史異趣。恃功而驕。左良玉屯兵襄楚。就勢南下。可以規復中原。而侯恂阻其就食江南之簡。與蔡謨駁止。庾亮經畧中原之議。又何以異。就如所憂。何物宏光寧足當良玉之一指跡。夫豎儒拘牽名義而貽誤後世。雖無懷姦誤國之志。而究不得逃於汪黃秦湯名教之誅也。嗚呼。醜夷之為中國主。自船山出之。吾知其若何之沈痛也耶。

冉閔盡滅羯胡。而曰吾屬固晉人。請各稱牧守。奉迎天子。有胡陸者。稱閔功德。謂晉人遠竄江左而不足戴。然後閔無所復忌。而僭以成。嗚呼。陸固晉之遺民也。而其逆如此。夫亦有其故矣。自劉淵起。『中國』人士迫于勢而事之。始亦有不得已之心焉。已而貪其餘以有富貴。假其威福以陵孤寡而蓄齷之。改易禮法以狎其俗。口甘

味身便其服者數十年矣。故心盡亡而習之也。安藉使歸故版而奉正朔。則江東人士羞與爲伍。而無以自容。於是聞「魏胡氏羌」之名。而惡然阻矣。

按故總督而今仍總督。故尙書而今仍尙書。認敵作父。反顏瞻人。新訂會典。頂禮入朝。其所謂心亡而習安者。是船山之所見者也。嗚呼。吾猶喜胡陸之廉恥。道存而所處之時與勢去。今日且優異也。胡陸之爲此逆。知自絕於河東人士。無以自容。則其心固未味大晉民族之本來。而江左一隅。猶有遠竄之一祖國。樣於吾目也。雖然。國未全亡。故有如斯之比較。可以激其義。而勵其恥。彼國亡已數百年者。欲歸故版。而無可歸。欲奉正朔。而無可奉。渾然莫知其所自來。子以傳子。孫以傳孫。其聞魏胡氏羌之名。而惡然阻者。則必詆之曰。大逆不道。則其心亡而習安也。至於如是。是又何以獨無冉閔也耶。

於崔浩以史被殺而重有感焉。浩以不周身之智。爲索虜用。乃欲伸直筆於狼子野心之廷。以速其死。其愚固矣。然能存拓拔氏之所由來。詳著其不可爲君師之實。與其乘間以入中國之禍。始俾後之王者鑒而知懼。以制之於早。後世之士民知媿。而

黃

帝

魏

不脣戴之爲君。則浩之爲功於人極者。亦偉矣。前乎此而劉石慕容符姚赫連之所自來佚矣。後乎此而契丹女真蒙古之所自出泯矣。劉石慕容符姚赫連之佚也。無史也。契丹女真之泯也。蒙古氏諱其類。脫脫隱之也。然猶千百而存一也。宋濂中華之士。與聞君子之教。佐興王以復「中國」者也。非有崔浩族誅之恐。而修蒙古之史。隱其惡。揚其美。浩以赤族而不恤。濂以曲徇虞集危。素而爲蒙古掩其「醜迹」。使後王無所「鑒」。以「去」其「種」。後人無所「激」。以「創」其身。人之度量相越。有如此哉。

按索虜之史。未有不穢者也。然吾服崔浩之直。吾尤服拓拔氏之能容崔浩之直。蓋浩雖赤族。而其書流傳於後世。則固不得謂吾直之不伸也。夫崔浩之史。今所稱大部之史。是必當時開史局以編之。設史館以藏之者也。崔浩直書其穢迹。而拓拔祗殺其人。而不敢燬其書。此種文明。豈近時之所有。卽官家示禁。而民間能藏此大部。以永其傳。近時尤覺無此古道之人心也。至由契丹而女真。由女真而蒙古。皆銜接微分。而來自爲一類。脫脫之諱。其類關乎種性。自無足怪。後之爲脫

黃

帝

魏

脫諱者吾知必有屬也何物宋濂忘其本來於光天化日之下寫狼子野心之眞而乃曲爲之庇至於如是此直心死已矣豈祇愧於崔浩其視姚樞許衡標榜自鬻於蒙古之廷者一生其時一立其後則揚醜虜之餘波重後世之種禍其罪且復浮於千萬也若萬季野之訂史薰朱竹垞之辨史例則與宋濂適得其反吾又不知所云者也

張駿傷中原之不復而曰先老消謝後生不識慕戀之心日遠日忘嗚呼豈徒士民之生長於邊遠之地者不知有中國之君哉江左君臣自忘之自習而自安之固不知中原爲誰氏之土而畫山河以不相及之量矣以洛陽爲拓拔氏固有之洛陽唯其子孫應受之而我不能有也嗚呼梁之喪心失志一至此哉君忘其爲「中國」之君臣忘其爲「中國」之臣割棄山河恬奉「異」類又何怪乎士民之視「中國」之主如寇賊而戴「他」族爲君父乎

按從來之立國未有如南朝之謬者天之置南朝正天之所以驕夷狄也充南朝君臣之所志只圖階前盈尺之地可以三五對坐美人醇酒日夜消磨其餘皆非

我。有。畫。明。圈。限。不。得。出。此。盈。尺。之。地。而。亦。對。於。此。約。而。必。署。名。者。也。今。且。畫。江。而。守。何。得。急。急。以。河。南。為。意。嗚。呼。中。原。之。不。復。也。殆。非。偶。然。先。老。儘。有。及。身。而。事。敵。者。何。消。謝。之。足。云。後。生。之。不。知。慕。戀。關。於。謬。種。之。流。傳。也。種。之。既。謬。不。復。能。辨。其。同。異。僅。視。洛。陽。為。其。子。孫。應。受。之。地。及。今。思。之。則。固。為。唐。虞。三。代。之。盛。也。何。也。中。國。有。自。君。中。國。自。有。臣。山。河。之。割。棄。與。山。河。之。淪。沒。則。割。棄。者。猶。出。於。我。之。手。拋。其。土。地。陷。其。士。民。則。猶。得。以。招。寇。賊。之。徽。號。最。後。則。不。復。知。有。他。族。而。併。為。一。談。並。寇。賊。亦。不。可。得。見。也。已。

拓拔氏有中原數世矣。而其挾持天下者。唯秀容之裔。夷六鎮之殘胡。此外更無一人焉。而其主舍此而更將何依。一時元修畏高歡之逼。將奔長安。就宇文泰。爾朱榮河陰之殺。魏之人殫矣。雖然。彼駢死於河陰者。皆依違於淫后女主之側。趨赴逆臣戎馬之間。羶以迷心。柔若無骨。上不知有君者。內不惜其身名者也。即令幸免而瓦全。亦惡有人焉。可倚為社稷之衛哉。夫拓拔氏之無人也。非但胡后之虐。鄭儼徐紘之姦。耗士氣於淫昏也。由來漸矣。自遷洛以來。塗飾虛偽。始於儒。濫於釋。皆所謂

黃

帶

魂

沐猴而冠者也。糜天下於無實之文。自詫昇平之象。於春而精悍之氣銷矣。樸固之風。斷矣。內無可用之禁兵。外無可依之州鎮。部落心離。浮華氣長。一旦羣雄揭竿而起。出入於無人之境。唯其所欲爲。拓拔氏何復有尺土一民哉。此亦一寇讐也。彼亦一寇讐也。舍此而又奚之也。詩書禮樂之化。所以造士而養其忠孝。爲國之棟梁者也。拓拔氏自以爲能用此矣。乃不數十年之間。而君浮寄於無人之國。明堂辟雍。養老興學。所謂德成人造小子者。安在哉。故讐詩書禮樂於「異」類之庭者。其國之妖也。其跡似其理逆。其文詭。其說淫。相帥以嬉。不亡也何待。虞集危素。祇益蒙古之亡。而爲儒者之恥。姚樞許衡實行之矣。

按拓拔氏之亡。其原因甚複雜。求其總因。則「糜天下於無實之文。自詫昇平之象。精悍之氣銷。樸固之風斷」之數語者。其定案也。蓋凡立國。必有其天然之國粹。不與人同。雖所遭之時世逼之。不得不然而其所席之舊治之胚胎。究不可失。失之。吾未見其能自立國者也。彼拓拔氏。以游牧打牲之族。率其驍悍獷野之衆。相與逐水草而居。殺人野戰。以爲樂。角弓勁羽。疾走羊腸。黑月黃沙。冥行絕塞。是

其所長也。蓋不如是。不足以成爲部落。各種部落。皆賴此以成立。則於此又生出最烈之競爭。以最烈之競爭。而逼出最奇之淘汰。故其能集大部爲可汗。雄長於諸番。日牧馬於陰山之下。遺矢於長城以南者。必其種性絕特。爲諸酋所羅拜者也。則以數千年文敝無氣之中國。開關以與之敵。幾何不盡喪其地於該種之手。然其種也賤。其性也驕。一旦晉中國而淪亡之。驟易其草木鹿豕。而宮廷陛殿。跳舞跟蹤。而禮樂威儀。文身披髮。而袞冕冠裳。牝牡之聚。強弱之曠。而典禮法律。祭乎備具。彬彬郁郁。彼視之。其氣頓阻。其性抑。又爲之潛移也。益以一輩不二心之臣。善頌善禱之士。又復爲之揄揚。貢其忠孝。而所謂明堂辟雍。詩書禮樂種種者。隱焉與三代同風。是固可謂鳴一時之盛也。中原人士。既相習而相忘。而彼之族乃由野而之文。由勞而之逸。當年短刀匹馬之雄。久消磨於腦後。數傳而降。風習益滯。血液亦有時而混。所有中原積弱之病。無不被其所同化。况拓拔氏當南朝風靡之秋。其塗飾虛僞之道。更有特甚者乎。種之既弱。則雖多置禁兵。隨處駐守。所生之人生。而有當兵之義務。而終不能收涓滴之效。區區殘胡。寧足當羣雄之

黃

帝

魏

一注船山謂拓拔氏何復有尺土一民者以今思之當非虛語也彼其裔夷尙不能○有○豈○復○有○認○賊○爲○父○自○貨○其○祖○宗○且○爲○之○詞○以○欺○天○下○也○者○此○船○山○所○以○歎○息○痛○恨○於○虞○集○危○素○之○徒○也○雖○然○虞○集○危○素○者○所○以○益○蒙○古○之○亡○者○也○天○下○果○何○患○虞○集○危○素○之○多○不○過○虞○集○危○素○之○風○盛○舉○世○而○趨○之○則○利○蒙○古○之○亡○者○亦○將○失○其○所○以○立○國○而○與○之○俱○亡○甚○且○羣○殉○其○亡○也○嗚○呼○彼○胡○后○之○虐○鄭○儼○徐○紘○之○姦○何○代○蔑○有○吾○恐○依○違○於○淫○后○女○王○之○側○趨○赴○逆○臣○戎○馬○之○間○而○駢○死○者○非○魏○之○人○也○吾○船○山○其○恫○矣○

陳高非忠於蕭氏而保中國之潰民延數十年以待隋之一統則功亦偉矣哉夫陳高起嶺表之日逮乎入討侯景之初固知其未有妄干天位之志也蕭氏子孫自相戕賊天下莫適爲主而後思攘之其罪既輕雖無赫赫之功而功亦不可泯視隋之居中狐媚以奪宇文氏者遠矣若夫君子之有怨於隋者則以『中國』而代『夷狄』得之不以其道而終不可名爲篡也此陳隋之後天下所以定也

按天下之有君無不以其取君之地爲其私產也人之欲得誰不如我勢不得不

出於竊奪今日逆賊明日高皇自書契以來其歷史大抵如斯也陳隋斤斤之計較亦五十步百步之相去已耳雖然此中亦有一鴻溝焉妄殺致位謂之竊奪順時取國謂之弔伐同種相殘謂之竊奪異種相勝謂之驅除陳之立於南朝為矯矯者以其樹幟於中原無主之時也隋之於周雖紕其臂而奪之而不得謂之不得道以其於驅除之理得之也此固歷史之公例俟諸聖人而不惑者也

陳氏篡梁王琳起兵至淦城以伐陳赫然討賊之義舉也而侯平不受琳之指揮遂奉表於高洋去『順』即『逆』惡已大矣猶曰高氏非吾讎也以妻子陷入於關中復奉表稱臣而西嚮身為盟主二三其德在苻婁子之私愛北面稽顙於殺吾君亡吾國之索虜（元帝死於宇文氏之刃）無恆之小人且夕莫測而許之以討賊之義乎為君也忠而死為父也孝而死非為君父而忠孝也吾臣吾子不忍自廢者也豈忍以忠臣孝子子猶可獵取之浮名乎失身於『異』類則已無身矣無身而君誰之君父誰之父遑及忠孝哉且若琳者則又失身於『異』類而亦無據也條人條而禽妖魅而已矣

按討賊誠義舉乃孤注也非可求全者也有一輩之士或為時勢之所逼或為名義之所動而勉出於此舉有欲圖之功而無必死之志五中惶惑無可把持吾必先保吾身而後求吾目的之所在稍涉危境遂以情急勢迫無論仇讎寇賊而惟可以庇吾身者之是託縈其出處打成數概身敗名戮國亡種滅為祖國痛為後世戒若此類者易姓之交何代蔑有若陳琳者不過吾之適取而論之者也如平西之請兵其亦援高洋之例也當是時無北周與之並立故別無所稱臣源源之陷衝冠立起以視陳琳戀關中之私愛而奉表於人則猶見其風烈雖然二者之所陷皆仇敵之所在也一直接以媚之一間接媚於人以創之其義一也嗚呼已則無身而假於人以為忠孝彼則及身而仍有所謂君父以為對照吾又何忍見數百年無君父之國也耶

亡國篇

亞之大陸有一種焉聚其若奴隸若非奴隸若國民若非國民雜焉糅焉以成一國不揣其本而齊其末蠢蠢然號於衆曰吾保國吾保國其能保也哉已亡之人而

以亡。懼之。奚怪其扞格也。吾不欲保之。惟欲亡之。其亡也勃焉。其興也勃焉。

吾寧使漢種亡。盡死。盡殺。盡而必不願其孳昇。平舞河山。優游于鞞。鞞之下。吾寧使志士殺。盡死。盡亡。盡而必不願其為拿破崙。華盛頓。雄立於亞洲之上。由前之說。故悲漢種。由後之說。故箴志士。

悲夫悲夫。吾漢人之有今日也。雖然則亦幸矣。漢人之衰何兆乎。則戰國時兆之也。春秋之所謂白狄。長狄者。則支那之異種也。而盡亡矣。秦政用其盛。而漢種乃獨優矣。獨優則無競爭於乎。二因出焉。爭不烈。則智不進。而覺然自大之習。於以深。則民智不開之說也。種競愈烈。國民之力愈張。彼君之心。既不必慮外禍之來。於是惟家賊之是慮。則君權日張之說也。秦政以力項羽。以殺而天下之人。稍稽苦。劉乃術之。以緩劑而漢種乃衰亡矣。於是五胡亂之。遼金繼之。雖然則半壁耳。至成吉思汗。而蹂躪遍中原矣。雖然則九十餘年耳。天禍中原。犬狼雜至。一見吾土地之美。物產之豐。遂覩然留之。徘徊不忍去。有俟焉。從而殺人以媚之。嗚呼。揚州十日。嘉家萬家。固各府縣之代表哉。此僅其始事耳。洪承疇。張之於始。曾國藩。張之於中。漢種之為

保彼一姓之位而死者何止億萬至於今吾又見夫僂之者之於終矣彼愚者之僂也吾又何責獨怪彼自命爲智者亦從而僂之則何說也且充其術亦足以保其所謂亡身變法之皇土矣而獨忍於皇皇種族乃使之永永沉淪其非人心也哉洪承疇會國藩則固漢種中之才焉者也惟其才也乃足以濟其愚嗚呼漢種其死矣雖然吾漢種則又何可以輕視之也戰國之盛也則衰之源也今之衰也其將興之機乎然而欲興種必先亡國。

今日之漢種無所謂國也彼白人之視我也則曰支那支那之國何在也而彼之所謂支那國者則清國也夫清國云者一家之私號一族之私名也而以吾漢種冒之乎善怪夫今之所謂保國者也覩然曰「我中國」又曰「中國將亡我將保之」又曰「中國將爲印度爲波蘭」夫中國之爲印度波蘭也二百年於茲矣今試問之曰中國之政府何在矣曰滿洲夫既云中國而政府乃滿洲也豈吾神明之胄乃與彼韃靼渾乎不然則漢種乃遊牧水草者也不然則奴隸也有內奴有外奴俄內奴也印度外奴也內外兼至是惟眞奴漢種是已北省之亂也爲大日本順民者到

貴

帝

魂

處○皆○是○有○志○者○聞○之○莫○不○深○恨○而○恥○之○夫○亦○何○怪○其○然○也○既○可○以○大○金○大○元○大○清○朝○也○夫○孰○不○可○以○大○英○大○法○而○大○日○本○使○奴○隸○之○根○性○種○之○未○深○則○彼○之○臣○妾○億○兆○者○又○何○能○一○日○得○安○其○位○既○爲○張○氏○奴○復○強○之○使○不○爲○李○氏○奴○不○可○得○也○夫○亦○力○之○是○視○耳○則○吾○見○彼○之○倡○言○保○國○者○之○自○盾○其○說○也○

彼○韃○靼○之○入○我○中○國○也○其○始○既○橫○加○殺○戮○慘○毒○不○忍○聞○其○繼○也○分○其○醜○類○遍○我○中○國○名○之○曰○駐○防○夫○駐○防○云○者○則○豈○不○以○防○我○漢○族○哉○不○使○之○自○謀○其○生○而○坐○食○我○膏○腴○婚○姻○有○滿○漢○官○階○有○滿○漢○夫○豈○惟○此○洪○氏○之○起○也○以○漢○攻○漢○疊○尸○山○積○而○所○保○者○滿○洲○也○團○匪○之○起○也○以○漢○攻○夷○血○流○津○京○所○保○者○滿○洲○也○且○二○百○兆○之○償○取○我○漢○民○之○錢○以○保○彼○宴○游○之○地○臺○灣○之○割○夷○我○漢○種○之○人○以○保○彼○根○本○之○地○今○日○又○至○矣○勝○敗○惟○漢○之○是○禍○而○滿○人○坐○享○其○利○無○論○異○種○稱○王○斷○無○委○施○其○前○之○理○卽○以○恩○怨○論○滅○此○朝○食○亦○復○何○言○彼○有○恒○言○曰○「吾○寧○以○家○產○付○之○鄰○友○而○斷○不○與○我○家○僕○也○」○故○吾○曰○吾○寧○使○漢○種○亡○盡○死○盡○而○斷○不○使○之○歌○舞○安○樂○於○韃○靼○之○下○也○幸○而○使○滿○清○將○亡○也○如○其○軍○備○足○財○用○富○電○線○如○絲○鑛○路○如○織○如○彼○俄○也○則○漢○種○乃○

眞永永沉淪永永靡壞而無振興之日矣夫俄之專制猶可言也同類爲之也中國
 之專制不可言也異類爲之也吾嘗有言文明之事文明國得之而愈文明野蠻國
 得之而愈野蠻則若海陸軍若電線若鐵路使中國得之則適以制革命者之死命
 而阻其文明而已是故戊戌之政變中國之福也而保國者乃從而痛惜之曰不變
 則亡夫所謂變者豈僅如彼之所謂學校報章而已哉豈僅如彼之所謂憲法政體
 而已哉韃靼不死盡無所往而非奴隸也夫以言乎文野則彼犛羶之俗其較歐西
 爲何如矣以言乎智愚則彼游牧之習其較歐西爲何如矣同一奴也與其爲野者
 愚者之奴則蓋爲智者文者之奴矣是故本非外奴而後始可以奴懼之既奴之二
 百餘年矣必則蕩滌其邪穢斬絕其性根斬之以刃蕩之以血夫而後可與言治也
 是故不亡則興不興則亡之言斷不能施之於今之中國以言中國則亡之乃興亂
 之乃治也吾知非一大殺戮則奴隸之根永不能除而身家之念終不能忘天下斷
 未有新舊雜糅而可與言國者也彗所以除舊布新也舊之亡也勃焉新之興也勃
 焉中國而欲新其國乎則必自亡舊始

中國滅亡論

嗚呼。拳民。蹶起。聯軍。駢入。瀟。曾。西。走。墳。墓。邱。墟。此。不。過。一。姓。之。存。亡。而。已。於。我。國。民。何。與。哉。余。奔。走。未。遑。奚。暇。論。此。所。痛。者。二。千。萬。里。山。河。已。爲。白。種。殖。民。之。地。四。萬。萬。黃。種。已。爲。歐。人。注。藉。之。奴。而。我。國。民。愚。蒙。如。故。渙。散。如。故。醉。生。夢。死。禽。視。鳥。息。以。爲。中。國。卽。亡。亦。不。過。十。七。朝。之。尋。常。鼎。革。而。已。嘻。今。日。之。事。豈。復。往。古。之。例。所。可。同。日。語。乎。且。卽。如。往。古。之。例。何。求。一。二。姓。之。忠。臣。義。士。如。古。之。力。抗。異。姓。百。折。不。回。者。而。并。不。可。得。乎。然。則。吾。國。之。民。其。心。已。死。其。氣。已。絕。問。唐。宋。元。明。清。之。君。我。國。也。則。我。爲。唐。宋。元。明。清。之。忠。臣。義。士。此。所。以。茫。茫。亞。洲。絕。無。男。兒。之。性。芸。芸。黃。種。無。一。獨。立。之。民。固。無。足。怪。也。

今試執一人而問之曰。國何以亡。則鮮不曰。君易其姓。朝易其名。則國亡。又試執一人而問之曰。今日之中國。亡乎不亡乎。則鮮不曰。西安之朝廷。儼然者如故。政府之號令。赫然者如故。操四萬萬蒼生。生殺之柄。握二十二行省土地財賦之權。今不過戰敗出走。一時失利而已。及和議告成。則儼然大國也。內外大僚之所以歌舞太平。

者依然。宦官宦妾之所以供我奔走者依然。內務府之膏粱錦繡所以養我身體者依然。若是者而謂之國亡。是必喪心病狂者也。嗚呼。斯言也。何足與辯。然吾竊聞今日之亡人國者。有新例焉。向之亡人國者。必占其地。虜其君。戮其臣。而後已。今之亡人國者。則有其地而弗守。卽以其君若臣守之。其所以然者何也。驟占其地。則其民未必服而治之。甚難。故不如以土人守之。吾國向者之處。苗民生番。卽用此道矣。且也。其君若臣。既有亡國之才。則留之無所害。若一旦去其亡國之君。則英明之主出。是其國終不得而亡者。若一旦去其亡國之臣。則愛國之士進。是其國又不得而亡也。故吾國志士。每歎息痛恨於外人處置之不得其宜。而豈知外人之爲已謀者。固有所不得不然者在乎。由此觀之。則今日之中國。亡乎。不亡乎。

吾聞世界所謂完全無缺獨立強盛之國。非徒以其土地之大。人民之衆也。恃其有特立不羈至尊無上之主權者也。世界之國。不論爲君主爲民主。凡有主權者。則其國存。無主權者。則其國亡。故獨裁君主之國。其主權萃於元首。民主之國。其主權萃於國民全體之代表。君民共主之國。其主之萃於君主。與議院。雖逼處

之強鄰不得而脔削之。暴戾之政府不得而操縱之。暗弱之君主不得而放棄之。不軌之人民不得而干犯之。若是者乃謂之主權。若是者乃謂之有主權之國。

然則中國之主權果安在哉。謂其在滿酋耶。則爲權奸所禁制。已視爲贅疣久矣。謂其在政府耶。則偷安苟且。覲棘待斃者久矣。謂其在直省疆吏耶。則以官爲傳舍。唯幸洋人之不來譴訶之。未卒俯仰偷生。因循塞責者久矣。謂其在國民耶。則爲隸爲奴。流離瑣尾。分割未定。國籍無屬也久矣。故兵權者所以保護一國之權力者也。乃中國有兵而已不知練。中國有亂而已不知平。卒由外人越俎代庖。起而爲我練之。勦之。是操我之兵權也。於是中國失兵權。法律者所以保護一國之安寧秩序。生命財產者也。凡其封域之中。人無論貴賤。種無論黃白。法律所立。皆有守之之責。乃中國有訟獄。外人得而會審之。中國有罪犯。外人得而懲罰之。是操我之法權也。於是中國失法權。海灣者爲一國文明野蠻貧富強弱之關鍵。公法離海岸三十里以內。則爲領海。凡船舶入其領海者。惟其國之號令是聽。其慎重海疆爲何如乎。乃中國沿海要隘。莫不爲外人所占據。長江天塹。莫不爲外人所圍定。是操我江海之權也。

於是中國失江海權。鑛山者一國之財源也。凡貨幣器用悉於是乎賴焉。關稅者歲入之大宗也。凡國中度支多於是乎取焉。乃中國有鑛山。外人得而開採之。中國有關稅。外人得而抵押之。是操我財政之權也。於是中國失財政權。鑛路者爲一國交通之樞紐。凡載運師旅。輸送糧械。搬運貨物。利濟商旅。悉賴於是。吾嘗考之列邦鐵路之制矣。有國有者。有民有者。國有者何。歸官辦之謂也。民有者何。歸私辦之謂也。然未聞爲外人有者也。乃中國之鐵路悉爲外人所有。是操我交通之權也。於是中國失交通權。夫地球萬國其興亡強弱之故。雖各有不同。然能操兵權。操法權。操江海權。操財政權。操交通權者。則土地雖割而其國不亡。失兵權。失法權。失江海權。失財政權。失交通權者。則土地雖存而其國實亡。乃中國兼此數者。猶日號於衆曰。不亡。誰其信之。至若宮中之默許。政府之密約。疆吏之暗失。使臣之陰從。怪奇奇。不可思議之約章。雖非草野寡陋不曉朝事者所可根究。然一則曰。『量中華之物力。結友邦之歡心。』非所謂煌煌之聖訓乎。一則曰。『與其與奴隸不如贈朋友。』非謂所長相之嘉謨乎。故戊戌以後宗旨已定。拳民之役其願已償。彼無識之徒猶日。

號於衆曰中國未亡。誰其信之。乃無何而又有變法之諭。無何而又有督辦政務處之設。於是向之高談革命。昌言勤王者。莫不感激歎。且欣欣喜色相告。一若中國有中興之望也。者嗟乎。家中枯骨。豈足有爲亡國大夫難。與圖存而乃以新政望之。是何異印度之百姓。望酋長之自立。滇黔之苗。徭求土司之變法乎。在稍有知識者。應知其必無是事矣。吾同胞。其有以處此矣。

且國之所以立者。賴有一定不移完全無缺之疆域。故國之有疆域。猶室之有界址也。文明之國。雖人煙稠密之區。市井衝繁之地。凡甲屋界址與乙屋界址之距離。必互以三尺爲限。載在民法。其通例也。惟國亦然。故瑞士雖小。屬於衆大國之間。其疆域如故也。葡萄牙雖弱。翹於大西洋之濱。而疆域如故也。中國則不然。不唯旅大膠威臺澳香廣險要之港灣。已爲白人所宰割。且舉所謂滿洲發祥之地。亦拱手讓之於俄。嗚呼。今日之密約。雖拒其如往日之密約。何一時之密約。雖廢其如無窮之密約。何。吾知一轉瞬間。不獨滿州而已。且將率其獯悍淫虐之可薩克兵。以席卷內外蒙古。進克新疆。建旆而下秦晉幽燕之郊。一戰而長城失。其險再戰而黃河斷。其流

黃

帝

魂

當此時也。雖聚中國十八省之精銳將無以禦之。固不待智者而後知也。且也當此之時。德必驅膠州之兵以占山東。英必發香港印度之兵以據大江南北諸省。會法必率安南廣州灣之衆以取兩廣雲貴之地。日必起臺灣澎湖之師以據閩浙而進。圖江西之南部。其外若憲若美若比及一切無名之小國亦將染指於我國焉。嗚呼。捷捷大陸白人縱橫哀哀衆生。螻蟻同命。從此萬國地圖永無支那之稱。斯時吾國人士始駭然知吾國之亡而豈知有形之亡於瓜分。無形之亡於今日。譬之某甲之田。售之某乙。則其田亡。瓜分之謂也。某甲之田押之某乙。而某甲已爲乞丐。萬無可贖之理。則其田亦亡。今日之謂也。

夫常人之情。以敝縕袍一襲爲人所持去。且有不能忍然者。以其愛之所鍾。權之所屬也。今乃以數千年蕃息生存衣食父母之邦。一旦由狗種獠孫之手。轉而販之他人。而我國民竟唯唯聽命不敢一與論。其是非而爭其得失。是視數千年蕃息生存衣食父母之邦。而敝縕袍之不若也。其所以然者。蓋屈於專制之下。譬之產業爲豪奴所奪。久遂以爲豪奴之所固有。而忘其所自來焉。抑吾聞之美法意希日本各國。

先亦失其產業。徒以爲民者不忍聽其放棄。遂萬衆戮力起而奪之。豪奴之手不觀之美乎。其初受國英之壓制。蓋無異於今日之中國。一千七百七十五年。十三州志士。若戎阿丹士。若惹希邇遜。若富蘭克林等。開國會於費拉地費。舉華盛頓爲大都督。起兵以拒英。飛檄四方。法人義之。舉師以助。血戰七年。卒得獨立。爲世界第一等之共和國。不觀之意乎。自維也納會議以來。尙爲奧國所箝制。其諸州君長。惟與命是從。且藉其威力以滋殺戮。志士痛之。仰天號泣。奔走呼救。以倡意大利統一之說。其後當法國之革命。及日耳曼之變動。影響所及。波於半島。意人遂離奧自立。而渙散各州。遂一旦歸於統一。不觀之法乎。法之敗於德也。幾不國矣。其國志士憤政府之無能。慨帝政之腐敗。乃開國民議會於波爾登。於是黨派叢集。定謀決策。割二州以和德國。廢帝政以易民主。未幾而雄長歐洲矣。不觀之希臘乎。隸於土耳其之版圖者。四百有餘年矣。以土人待之殘忍。乃於一千八百二十年。舉國以抗土。卒賴各國之助。而以黑子彈丸。巍然獨立於地中海。又不觀之日本乎。明治維新之初。藩閥之臣。恃其覆慕之功。把持政權。當是時也。學校之所培植者。無非薩長之子。府縣之

所庸登者。無非薩長之士。內閣之所出入者。無非薩長之黨。舉國擾擾。幾蹈幕府之覆轍。板垣退助憂之。乃大倡自由平等之說。奔走遊說。遍於國內。卒成大黨。名曰自由。於是各政黨接踵而起。以要求政權。監督政府。遂得於明治二十二年。布憲法開議院矣。我東方之有憲法議院。自日本始也。

由此觀之。凡國之所以因禍而爲福。轉敗而爲功者。必賴千百志士。不畏艱難。以肩鉅任。殺身以易民權。流血以購自由。前仆後興。死亡相繼。始能掃蕩專制之政治。恢復天賦之權利。此今日民權之世界所由來也。嚮使各國之民。忍受束縛。而無反抗之力。則所謂合衆國者。今猶一印度。所謂意大利者。今猶一波蘭。法已爲德所滅。希卒爲土所制。而日本政治之專制。固無論矣。

然則天生豪傑。去人不遠。固非我國民而獨爲滅亡之國民。亦非彼國民而獨爲強盛之國民也。故有志士則興。無志士則亡。今試問美國何以強。則必曰有華盛頓。富蘭克林等。而強。又試問法之何以強。則必曰有齊威耳。甘畢達等。而強。更試問意。希日三國何以強。則必曰意以加里波的等。而強。希以嘉納利司等。而強。日以板垣退

助。而。等。強。故。中。國。而。有。志。士。如。美。法。意。希。日。者。即。我。中。國。亦。美。法。意。希。日。矣。特。患。其。沉。溺。於。利。祿。之。中。而。不。能。自。脫。耳。

歐美日本之政治家。掉三寸舌。持三寸管。或登演臺。或著報紙。似嘲似諷。似愧似惜。謂中國人視國家若秦越。興亡隆替。渺不相涉。一若鳥獸不可與同羣者。而天然之團結力。遂瓦解冰泮。故中國於世界。有四萬萬國之稱。嗚呼。我國人豈無羣哉。誰爲爾。無羊三百爲羣。誰爲爾。無牛九十其羣。於是亞洲大陸之牧場。已儼成。或降於阿。或飲於池之圖畫矣。無他。惟無政黨之故。

我中國自開關以來。無黨如史家所載。三君八俊。八顧八及。八厨之屬。在一部十七史中。非不黨禍迭見也。然即有數千百人。蒼萃名流。痛詆時政。究之匿跡門巷。伊伊晤晤。其思想無有出於獨裁君主之外。而可以進退政府者。故雖以歐陽永叔持論之平。亦不過曰。黨分君子小人而已。未見其言黨與政府有直接之關係者。張儉何以望門投止。杜根何以忍死須臾。至一頒大赦。黨人之詔。而團結之立解。而欲如法之民主黨。德之社會黨。俄之虛無黨。可以與政府相持不下者。已渺不可復得。其宗。

旨誠不外標榜名稱。表吾高尚之跡。云耳。故曰：我中國自開關以來無黨。

百年以來有所謂白蓮哥老三合大刀小刀安清道友義和拳民等野蠻集會。出沒于沿江沿海各行省。其數之多。無慮數千百萬。其勢力雖充足。至於糜爛六百餘名城。若當時洪楊之事。尙不能組織一政府與地球各大國通帛往來。遑問今日以亡國之將敗軍之師之乞食於敵人者乎。吾嘗縱觀其間。叩其宗旨。莫不曰：吾將反清以復明也。噫。嘻。明之弊政。何可縷指殺人流血。反一獨裁君主之清而復一獨裁君主之明。庸有濟乎。且不止此也。其宗旨亦不過震驚鑠鑠。慷慨譚之。究之所謂反也。復也。亦並不能踐。蓋欲藉此名以聚衆而遂其攻擄劫奪之私願而已。黨且不可。何況於政黨。

中國時士視朝野之趨向。強分守舊維新等名目。既而於守舊維新之下。加一黨字之稱。吾不知守舊者於何年何日。曾於何處布結黨之儀式。維新者亦於何年何日。曾於何處宣言結黨之宗旨。何竟如青天霹靂。平地風波。而中國忽一躍有兩黨之稱乎。但聞浮名未見實際。其爲守舊者自稱歟。維新者自稱歟。抑不新不舊所謂中

黃

帝

魂

立者誤稱歟。吾滋惑焉。然則所謂守舊者。亦不過幾許聲蹟。無知頑固。皆謬之徒。死守幾經劫餘之祖宗成法。朝堂齷齪。鄉里謾罵。作蚊蚋之汙渠。一閔而已。非真有黨也。所謂維新者。亦不過幾許相傾相軌。無能無爲之輩。誤講自由平等之字義。匿跡租界。飄蓬海島。作山海經之所謂山膏而已。非真有黨也。較哥老三合秘密結社之團結力等之此輩之中。反不如彼之能恪遵其十條十款。延其集合於數十百年以至今日。而彼猶膠膠然稱之曰新黨。曰舊黨。不亦恬不知愧耶。

吾居東。又習聞僑寓經商於南洋日本。有所謂革命黨者。有所謂保皇黨者。蟻集蜂屯。紛紛噴噴。而性猶湍水。宗旨無定。朝秦暮楚。反覆無常。究之無教育。無思想。其慕功名者。遂有非后胡戴之思。其不足與功名之人往來者。乃生鋌而走險之志。非真能討論革命勤王之孰是孰非也。且有不知革命勤王之爲何解者。亦昧然而叫囂不絕。如醉如夢。有若病狂。天獨生此星羅綦布南洋羣島之英領土。與一字長蛇。東海三島之日本國。爲中國人談革命勤王之地乎。昔波蘭求救英人之文。引英相馬堅拓之言。曰吾寧以英倫之島爲天下言獨立者之逋逃。藪嗟吾同胞試觀波蘭。

黃

帝

魂

果。獨。立。否。耶。已。固。不。振。而。望。於。人。雖。有。萬。島。以。爲。中。國。人。踰。天。瘠。地。之。場。其。何。補。哉。
其。何。補。哉。且。若。輩。中。之。首。領。非。真。能。如。德。儘。李。拔。之。所。言。也。一。德。儘。李。拔。所。著。政。黨。
首。領。論。連。篇。累。牘。可。檢。閱。之。一。其。所。謂。君。恩。未。報。者。亦。既。讀。書。萬。卷。儼。然。爲。一。代。之。
經。師。而。又。深。鑿。夫。中。國。四。萬。萬。同。胞。之。腦。氣。筋。各。具。一。事。父。事。君。家。奴。走。狗。之。性。質。
於。是。以。對。病。下。藥。之。名。醫。自。居。而。求。便。於。我。功。名。之。想。究。之。所。行。所。爲。不。過。書。生。之。
見。如。梁。山。泊。所。謂。白。衣。秀。士。王。倫。而。已。迨。至。一。經。挫。折。遂。至。舉。平。日。所。視。爲。身。心。性。
命。者。一。擲。而。不。復。顧。曰。君。恩。曰。友。仇。豈。恩。仇。之。已。報。而。責。任。之。果。盡。耶。何。其。前。之。勁。
而。後。之。餒。也。天。姬。待。宴。衆。仙。同。日。詠。霓。裳。稚。子。候。門。同。作。天。涯。淪。落。客。吾。不。知。拿。破。
崙。流。於。愛。爾。巴。海。島。時。其。境。遇。與。彼。若。何。嗚。呼。休。已。至。若。以。顛。覆。政。府。自。命。者。其。宗。
旨。非。不。正。也。非。不。美。也。而。自。吾。觀。之。其。人。蓋。老。於。世。故。者。流。逆。知。世。界。文。明。之。動。機。
或。將。航。太。平。洋。而。達。於。中。國。大。陸。除。非。由。各。強。國。瓜。分。終。古。爲。等。於。印。度。之。奴。隸。萬。
無。有。以。一。人。自。民。間。而。能。爲。昔。日。之。所。謂。漢。高。祖。明。太。祖。者。於。是。開。創。君。主。之。念。遂。
絕。乃。陽。襲。民。權。革。命。之。名。號。以。自。便。其。私。圖。然。吾。何。故。而。得。其。證。據。哉。蓋。見。華。盛。頓。

黃

帝

魂

夫倡美國之獨立不聞以一身而逃至他邦阿圭拿度與美國開兵端不聞以一身而匿跡異國彼豈不曰艱難風雨一人嘗之而他日之萬古隆名吾將以一人當之乎此其心究與專制何異耶及吾細察若輩之舉動亦並非有公理公義之不容已而爲國民奔走者其籠絡人才假仁假義口是心非則梁山泊宋江之替人也天爲中國生黨人天並不爲中國黨人生首領其福我中國哉抑禍我中國哉吾不才不得而論斷之矣借曰政黨則如吾向之所述哥老三合等會誰非政黨

且夫世界文明之邦其民之所以能革獨裁專制之亂政脫壓抑羈絆之巨禍享自由平等之幸福操代議監政之實權者豈有他哉是必先有豪傑之士其威望及於一部之國民率彼以化道一國之輿論公議而日進於文明以結成一公黨爲彼野蠻政府之勁敵卒能組織內閣出入國會以統轄一國之人民而一國驟至昌盛此一定不拔之原因也惟自一千八百十五年有維也納之會議歐洲列國遂變當時之政策而欲復十七紀之舊觀推其意蓋欲改正法國革命猛烈之旨以息人權自由之說其政權仍歸於君主貴族之手然卒不五十年得令專制之政掃地無餘蓋

因革命之旨已播厥種於全歐人之腦質中而其中之傑出者乃得乘此時組合政黨使維也納之議終歸烏有嗚呼何其志之堅也及反觀之於中國如吾向之所述其無志者則劫而已乞而已即稍有志者其始既爲功名而來則非有萬死不顧之志歲寒松柏之操是不過數月一時之成敗縈繞於彼靈臺以爲無端之喜戚而欲遽望彼以爲國民造福是何異牽猫以獵鼠僅足飽猫之一腹已哉嗚呼亡國之一大原因不誠在此不在彼耶

綜而論之中國人有四病焉曰妒曰專曰詐曰怯自南宋時受互相傾軋之感冒至今不衰故苟有兩團體則鬩牆之禍作而禦侮之念銷而其所爭者以小利益成寇讎否則事非成於我手必竭智以傾倒之冤冤相報無有寧已此妒病也以天下之大事作一人之功名若登泰山之巔視行路之人皆成螻蟻舉可以指揮自如者則衆叛親離矣此專病也以詐行誠則合羣之道備焉以誠行詐則勝敵之術粹焉而以待敵者處羣是舉天下而皆爲我敵也此詐病也自有虛無黨而俄王貪息之頓若履春冰覬國者乃許俄民之必興起也中國人則逋客而已此怯病也自有四

病○則○黨○不○成○黨○不○成○則○雖○海○軍○若○英○法○陸○軍○若○俄○德○而○國○亡○終○無○以○救○嗚○呼○此○吾○所○以○長○太○息○痛○哭○於○中○國○之○前○途○也○

吾○聞○夫○一○國○之○驟○興○必○有○無○名○之○英○雄○出○焉○故○雖○以○中○國○今○日○之○情○形○亦○未○可○先○事○而○論○斷○安○知○異○日○東○方○華○拿○其○名○字○尙○未○貫○注○於○亡○人○之○耳○今○乃○屑○屑○焉○以○魚○餒○肉○敗○之○政○府○蜂○屯○蟻○聚○之○黨○人○少○見○多○怪○刺○刺○不○休○腸○一○日○而○九○迴○尙○所○見○之○不○廣○也○然○在○閉○關○自○守○之○初○欲○開○關○一○小○天○地○則○卽○此○小○天○地○中○之○教○育○似○無○不○可○以○潤○色○鴻○業○以○叙○濟○濟○人○才○之○盛○由○是○泗○上○亭○長○乃○至○賁○不○可○言○淮○陰○少○年○亦○可○登○壇○選○將○今○試○問○二○十○世○紀○之○中○國○爲○何○時○乎○美○國○未○革○命○以○前○其○政○治○之○教○育○與○英○人○等○法○國○未○革○命○以○前○其○政○治○之○教○育○亦○與○歐○洲○各○國○等○此○與○國○者○之○往○蹟○而○中○國○之○所○無○也○猶○太○印○度○無○政○治○教○育○此○亡○國○者○之○往○蹟○也○而○中○國○人○乃○獨○有○惟○問○意○大○利○之○統○一○日○耳○曼○之○聯○邦○十○三○州○之○獨○立○以○前○各○國○之○歷○史○當○時○所○以○鼓○動○一○國○國○民○獨○立○不○懼○之○情○神○而○倒○母○國○廢○君○主○殺○貴○族○抗○強○鄰○上○至○議○院○典○型○下○至○地○方○制○度○往○往○於○兵○連○禍○結○之○時○創○體○國○經○野○之○業○於○時○所○謂○人○傑○者○其○道○學○學○問○一○切○具○如○何○景○

象○嗚○呼○此○節○所○謂○無○名○之○英○雄○當○時○其○名○不○彰○而○彪○炳○於○今○日○之○世○界○歷○史○者○也○若○
今○日○之○中○國○既○合○一○國○人○腦○質○融○洩○於○詞○章○八○股○之○中○吾○見○恆○有○披○地○圖○不○知○亞○細○
亞○爲○何○地○覽○歷○史○不○知○畢○士○馬○克○爲○何○人○亦○買○貿○然○侈○談○經○世○偉○業○者○由○是○侈○言○民○
氣○則○曰○殺○人○與○談○行○軍○則○曰○湘○勇○告○以○有○各○大○國○之○承○認○然○後○可○以○獨○立○彼○既○不○知○
承○認○爲○何○解○即○知○之○亦○無○不○曰○安○得○有○是○事○乎○但○知○十○年○以○來○未○有○以○鬧○教○能○逞○其○
志○者○彼○惟○知○鬧○教○之○不○可○此○即○我○中○國○無○名○之○英○雄○近○來○之○進○步○如○是○而○遽○責○彼○以○
經○國○之○偉○略○寧○不○知○中○國○今○日○尙○爲○歐○洲○十○四○五○世○紀○時○之○世○界○與○今○日○歐○洲○之○世○
界○其○文○明○之○程○度○相○隔○尙○五○六○百○載○是○必○於○中○國○未○倡○獨○立○以○前○先○令○地○球○各○大○國○
一○改○所○有○之○國○際○法○一○就○於○中○國○人○腦○質○中○所○有○之○習○慣○或○不○至○徒○襲○獨○立○之○空○
名○而○抱○杜○蘭○斯○哇○非○律○賓○之○餘○痛○然○杜○蘭○斯○哇○非○律○賓○其○舉○動○尙○無○有○一○文○明○之○敵○
非○無○英○雄○非○戰○之○罪○不○過○其○國○之○地○位○遜○於○亞○洲○大○陸○而○已○若○驅○今○日○中○國○之○英○雄○
而○上○二○十○世○紀○之○演○劇○臺○上○未○有○不○以○其○英○雄○而○亡○其○國○者○故○以○中○國○人○對○於○中○國○
無○名○之○英○雄○其○令○人○畏○懼○之○迹○未○有○不○勝○於○莫○俄○德○法○者○也○其○亡○其○亡○無○可○疑○也○

黃

帝

魂

或謂日本三十年以前。其所以破除排外之思想。而成維新之盛業者。直以伊藤博文井上馨之遊學爲之起點。故中國當以留學生爲一線之生機。而從不敢以此阿其所好也。夫以中國留學生之敢於今日專制政體之下。而毅然談革命排滿洲者。決不得謂非昔日派英派美。中銓銓之鐵而又絕不敢謂此卽他日國民中櫛風沐雨。以倒滿樹政者也。何則。伊藤井上之所以能立殊勳者。以迫於國之危急。存亡而後出。既非出而後知其國之已瀕於危險。則與今日口頭革命。以博通達之名。低首而求膏火圖保舉者。其遊學之初心。固自有差別。雖然。吾豈爲是言。以概今日之留學生哉。苟無留學生。則東方之病夫。不必英法俄德之聯軍。吾亦將滅此而朝食。苟無留學生。則如今日腐敗之公使。羅豐祿。伍庭芳。其人者。亦並不可得。慰情聊勝。無彼覬國者。聞之。或亦作此中萬有一人之想。由是觀之。則中國之政府與國民。既於甲午以還。爲外人所盡測。而留學生之一部。尙爲世界上隱秘不可窺之國。然則留學生。苟自振拔。豈非吾輩所尸祝而禱俎之者哉。蚩蚩愚民。既非做買辦。細慮不出國境。有之。則今日數十百人之留學生。是也。合全國國民之膏血。歲納數萬萬金。以

養民賊乃傾歸墟之水。僅得滴此一勺。餘潤以爲國家培植人材之用。是此數十百
 人不啻費國家數萬萬金以爲求學之賞。其責任固如何者。嗚呼。往事已矣。前此英
 美之留學生。所謂東流之水。吾不復論。惟吾甚願其勿援成例。隸籍於泰西。前此
 派美學生中。有入美國籍者。勿作教徒。榮膺其博士。前此學生中。有爲傳教博
 士者。近頃信教者。亦復有之。臨別贈言。今之派美學生。近日始於日本東渡。
 當刮目以相待也。且夫留學生中。人才之盛。直以東京爲首屈一指。卽如倡民權而
 就戮於張之洞。余廉三之手者。亦以十餘人計。不可謂不雄矣。雖然。以俄羅斯近日
 之倡革命。抗政府。戮方同心。以求有濟者。視吾中國之學生。爲何如乎。孔子曰。先
 行其言。而後從之。革命之口頭禪。吾斷不肯頂禮膜拜。抑吾聞之。以文明之形。而
 下者。而濟野蠻。其亡國之速率。不次於光與電。諸君子。非學於法律行政。陸軍警察
 之學者。哉。以之輔滿人。則誠子孫帝王族世之業矣。其如我漢族之萬劫不復。何故
 以政府而亡中國。以列強而亡中國。以義和團而亡中國。則中國將亡。而不至於瀕
 亡。以留學生而亡中國。則誠我之所不忍出諸口者也。嗚呼。羅豐祿。伍庭芳。偷源。源。

不絕於日美之留學生乎則中國不亡又何待倘今日日美之留學生僅優於伍庭芳羅豐祿乎則四萬萬人終泯泯於狗種獠孫專制政體之下而中國不亡又何待而況有三年肄業不曾一入學校之門而欲憑空以求一卒業之證書歸以驕其妻妾者哉語曰「鬼死狐悲物傷其類」使留學生而如死於湘鄂者也吾誠悲之使留學生而果以此名爲贅疣也學云乎哉文明之嚆矢云乎哉革命之種子云乎哉母亦爲伊藤井上等所竊笑乎敢以春秋責備之義附諸中國滅亡之篇非謂中國亡於留學生之手也蓋謂留學生有可以亡國之才是或一說

嗚呼天厭中國如此其酷其政體之得失固已連篇累牘爲婦孺之所共知而所謂志士者又復如嫖母無鹽之姬妾爲主人所唾棄閉以幽室不召幸者已隔歲年而彼猶日施脂粉翼復專幸於六官粉黛之中乃考厥由來其主人蓋殺彼之生父母行劫以得彼者也波蘭之亡也以死戰而亡之烈者也非律賓杜蘭斯哇之亡也於欲獨立時而亡之傑者也印度之亡也亡於文明國之手中國之亡也以四千年神明之皆亡於彼游牧水草之民既爲世界歷史中所僅見而其最可駭者亡

黃

帝

魂

之既已數百年。忽遇可脫羈絆之一日。復生一輩。謬種志士起而爲吾所謂。嫫母無鹽之姬妾。此眞新發明之志士。所可傲地球萬國之所無者也。夫美之志士。脫母國而賴以不亡。法之志士。廢君主而賴以不亡。日本之志士。尊其同胞。同種之王。而賴以不亡。此興國之成例也。惟中國之亡之奇。惟中國所生志士之奇。吾故曰。吾國之民。其心已死。其氣已絕。其無廉恥之態。爲印度猶太人之所不忍出聞。唐宋元明清之君我國也。則我爲唐宋元明清嫫母無鹽之姬妾。聞英法德俄之君我國也。則我爲英法德俄嫫母無鹽之姬妾。此所以茫茫亞洲。絕無男兒之性。芸芸黃種。無一獨立之民志士。尙如此。則志士之外。吾何責哉。吾何責哉。

義和團與中國之關係

世界之大。可驚可惑。而又可憎惡者。非今之所謂文明國乎。堅其船。利其礮。眈眈其視。逐逐其所欲。施屋人社墟。人國之政策。下衆暴寡。強凌弱之方針。不亦可驚矣乎。今日唱瓜分之言。明日唱保全之議。或已割火之要土。得人之重金。而又以告於人。曰。予於此舉。一時之不得已也。而今而後。當講人道。敦玉帛。斷不復蹈前非。婪取強

索以貽不知我不得已之苦笑者之怪。不亦可惑矣乎。內政始修。外侮僅鎮。不至一落千丈。輒謂吾將保泰持盈矣。見人之橫侵強索於他人也。則執干戈以隨之。既見侵索者之不得所欲也。則又爲之太息。爲之嘲笑。或倡言與此聯合。使認爲手足。或倡言與彼保全。使交逾肝胆。試一問其國昔日之狀況如何。將來之狀況如何。則固懵然絕不自量。不亦可憎可惡矣乎。嗚呼。豈真不如是。遂不足以爲文明國乎。當上古文化未開時代。爭城爭地。殺人如草。流血成河。曾無停晷者。所謂春秋無義戰。審其時勢。忖其人心。無足怪也。今則輪船鐵路電線之道通矣。地球面積日形縮小。渺茲萬國。視若比鄰。風教之盛。文化之隆。開亘古未有之新景。誠人羣進化之時期。哉。宜如何講和平之人道。顧萬國之公法。博愛仁義。以達世界文明之極點。使普天率土。彈丸莫非公國。匹夫莫非公民。國民皆公。其享世界公權。自不言而喻矣。孰意計不出此。而至令人可驚可惑。而又可憎惡者。所謂文明固如是耶。此所以圓首方足。苟有國民之責任者。莫不勃然奮發。攘臂興起。思建獨立旗。而擊自由鐘。如美非之役。英杜之戰。其然也。吾國人雖至愚。而數十年來。受外界之激刺者。亦已至矣。尺鱗。

之。屈。尚。知。求。伸。豈。天。之。特。別。產。一。人。種。使。如。涼。血。部。之。動。物。終。日。幽。埋。毫。不。察。覺。甘。受。第。二。猶。太。之。惡。號。印。度。埃。及。之。失。權。哉。不。知。壓。之。愈。力。則。起。之。愈。驟。理。有。固。然。而。況。長。江。黃。河。促。人。激。發。波。濤。之。聲。洋。洋。入。耳。也。故。北。部。山。東。直。隸。之。人。民。每。謂。外。人。之。侮。我。雖。上。天。亦。代。爲。不。平。當。聯。民。氣。以。共。伸。之。順。天。之。心。盡。人。之。責。幸。則。杜。絕。列。強。不。幸。則。亦。振。起。國。民。排。外。之。思。想。此。義。和。團。之。所。由。來。也。

義和團之崛起也。唱滅洋之議。率無學之徒。視死如歸。搖動世界。屠外使。火教堂。毀公署。折鐵道。動天下之兵。寒列強之胆。雖巨礮如雨。堅船如雲。而猶苦戰。經時前仆後起。直至滿酋走。政府傾。北京破。然亦雅不欲罷。出死力以持之。夫義和團豈不知寡不可敵。衆弱不可敵。強哉。然出於愛國之心。忍無可忍。故悍然冒萬死。出萬難。以一敵八。鞏國民之有排外自立之一日耳。而謂二三民賊假神託鬼所能使之履險如夷。置生死於不顧乎。乃今日執成敗論人之輩。動曰團匪蹂躪北部。傾倒政府。啓釁鄰邦。請盟城下。是貽國家百代之羞也。噫嘻。是何言哉。夫使義和團一戰而勝。有志者復乘其機而導之以國民之義務。曉之以天賦之民權。掃專制之頹風。開共和。

之善政則此際之排英排俄排德排法排美排地球各國者爲義和團安知不旋踵而排除滿族大倡改革者非義和團耶不過事機失敗棄甲曳兵引狼入室致貽人口實耳雖然義和團雖一敗塗地不齒於人而其爲中國種無數強根播無數國民獨立之種子吾中國人其亦知之否耶敢述所見以質國人而使義和團得瞑目於九原吾四萬萬同胞國民亦知所自任焉。

吾國人日言爲外人奴隸之恥矣而不知爲滿洲奴隸之恥日言排外種矣而不知排滿洲之外種滿洲人之盜竊我中原也二百餘年於茲矣當明季失德烈皇繼統盜賊繁興凶災疊見之時滿人乘機而入隴斷獨登視吾神明之胄曾胡虜奴隸之不若也而考其種類乃居吾國之東北種原韃靼國號滿洲地極苦寒不利五穀獵鳥獸之皮而衣之肉而食之極其野蠻之俗雖今日非洲之黑奴臺澎之生番或未之逮無教化無禮義如生理學家所謂「原人之起居食息舍衣食男女之外無餘思想」者然而其野蠻又不寧惟是無禦風雨之官室如上古之穴居野處也無通書札之文字如老死而不相往來也聚則如蟻如蜂散則鳥飛獸走髮則薙去其半

墜其腦。分三股而成一束。牽一髮而痛全身。以如此野蠻之人種。而居然踐我之土。食我之毛。主我之民。君我之國。吾國人亦遂主其主。君其君。甘爲臣妾。奴隸。而不辭。卽終歲勞勩之所入。亦盡以享此滿洲野蠻之人種。而滿人且並不恤其艱。辛。民不聊生。瞠若罔覺。甚至旅食異國。亦無勢力爲之護衛。徒派暴官若干人。以殘削之。嗟我同胞。何堪此苦乎。夫爲外人之奴隸。尚不過身羈異域。履外人之土。求外人之財。猶可言也。而至對此一大盜賊。大寇讐。竊我之土。奪我之財。我方鏹心鏹骨。日夜謀所以剪滅之。而不暇者。乃反引爲同族。覩顏而服。事之不亦偵乎。是故彼蒼亦爲不平。凶災壘見。兵刀水火。無日無之。義和團之揭竿而起也。雖未達其滅洋之目的。而亦開歷史之奇觀。傾此二百餘年根深蒂固野蠻無紀之政府。滅此不可枚舉尸位素餐。冥頑不靈之滿族。使非天假義和團之手。藉聯合軍之力。而爲我國民雪二百餘年之深恨。萬固。有民權之萌芽。曷克至此。然則義和團之功。勳豈淺鮮哉。此其有關係於中國者一。

且也。吾中國人不悉外情。輒自尊大。號曰中華。舍一國之外。則爲洋鬼。或以番鬼目

之。蓋自明正德間外人侵入。葡萄牙初據香山。英吉利繼據廣東。吾國人見葡人不知其所自來也。以其來自西洋。遂曰西洋鬼。既見英人之髮紅眼碧。又不知其所自來也。遂由其形色之異。而曰紅毛鬼焉。迨至英得香港。各國商人雲集。見其皆紅髮。皆碧眼矣。使一以紅毛鬼目之。不且無以示區別乎。於是見其國旗之花者。曰花旗鬼。而聲音之與英美雜然不同者。則曰雜港鬼云。噫。亦可笑也已。及夫安南之失。中東之役。澎湖之割。旅大威海之借。膠州之據。廣州灣之贖。九龍新安之奪。然後吾國人稍知外人之可驚可惑。而又可憎惡矣。而猶未敢遽信也。曰以我中國堂堂大地。縱作俠舉。少惠於人。亦猶九牛之一毛耳。庸何傷乎。嗚呼。使無義和團之啓。釁列強。烏有滿洲賤種。堂親王。滿洲奴隸。堂堂傳相。僕僕道途。請盟城下。藉幾層之官。織爲列國之馬牛。忽而任駐外兵。忽而禁進軍械。忽而遣派顧問。忽而停止科舉。哉。於是林林總總之四萬萬人。始惕然知有國恥矣。望議和之速成。而國政之改革矣。此義和團有關係於中國者又一。

中國人之柔筋脆骨。已爲萬國所不齒矣。絕東老大之號。第二猶太之名。已淒聲入

黃

帝

魂

耳矣。甲午一敗。割地求和。俯首帖耳。任外人之取予。而曾不敢稍違。民氣奄奄。人心其死盡矣。然而悍勇之粵人。受九龍新安之奇辱。不顧政令。攘臂一呼。揭竿皆起。雖未能達其拒外之目的。復其自有之土地。而民氣所至。已足震動全球。即平日之鄙我以睡獅病獸者。亦未嘗不謂其言之過甚也。今日義和團之赤拳。鏘刃。又何以一勇至此哉。不過以目擊德據山東之奇慘。不忍聞見。故如擊石鑽木力之愈烈。則木石愈熱。電火從此而生。義和團亦如木石之電火。因擊鑽過力而起者也。不然何以不見於其他之十餘省乎。如是則我中國之民氣。固未嘗盡泯。刃未加頸。酸未沾唇。故如蟄之虫。噤而不發。誠使春雷一振。萬彙皆蘇。吾恐唧唧之聲。又將出而轟人耳。且然則義和團此舉。實爲中國民氣之代表。排外之先聲矣。彼眈眈逐逐。以一鼯睡而目盡我中國人。而狂思妄想。豆剖瓜分。我中國者。觀於此。能無廢然變計耶。此其有關係於中國者。又一。

『能勇於私鬪者。則公戰必勇。』此歐美碩學家之通論也。今日義和團之起。其人不過直隸山東。所恃不過滿洲政府。其思想極下。其戰鬪極私。而能氣象發皇。精神。

活○動○置○生○死○於○度○外○務○欲○滅○盡○外○人○之○跡○火○盡○外○人○之○居○如○是○則○今○日○雖○追○奔○逐○北○
 濺○血○橫○屍○要○其○勇○之○一○字○未○嘗○不○轟○全○球○人○之○耳○電○全○球○人○之○目○也○如○是○則○彼○可○驚○
 可○惑○而○又○可○憎○惡○之○所○謂○文○明○國○人○平○日○唱○兵○力○瓜○分○和○平○瓜○分○之○議○或○塗○紅○圈○綠○
 線○于○中○國○地○圖○謀○某○地○爲○某○國○勢○力○範○圍○之○企○圖○者○或○亦○未○敢○如○前○此○之○猖○獗○乎○且○
 卽○欲○達○其○野○心○之○目○的○又○不○知○當○立○何○種○之○方○針○施○何○種○之○政○策○然○後○敢○向○我○亞○細○
 亞○絕○東○而○一○發○矢○也○此○義○和○團○有○關○係○於○中○國○者○又○一○
 義○和○團○與○中○國○之○關○係○如○此○其○不○可○輒○目○爲○匪○也○矣○而○中○國○國○民○之○精○神○亦○可○從○此○
 振○刷○矣○孟○子○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今○日○乃○吾○國○民○振○刷○精○神○之○好○時○機○也○華○盛○頓○
 拿○破○嵩○猶○將○以○追○踪○許○之○况○今○日○民○權○獨○立○政○體○自○由○之○理○論○已○印○入○人○腦○牢○不○可○
 拔○所○謂○時○勢○造○英○雄○有○如○是○哉○嗚○呼○大○聲○叱○咤○開○甘○紀○之○風○雲○隻○手○提○携○張○自○由○之○
 旗○鼓○席○卷○念○二○省○蘇○盡○億○兆○人○盡○國○民○之○責○任○種○同○胞○之○幸○福○在○此○時○也○不○幸○不○濟○
 亦○將○以○血○繼○之○不○然○則○印○度○埃○及○之○死○水○卽○進○渡○太○平○洋○而○入○我○黃○河○揚○子○江○之○流○
 域○矣○淒○風○颯○颯○苦○雨○瀟○瀟○每○念○及○此○毛○骨○灑○拆○不○知○吾○同○胞○國○民○其○亦○致○意○於○此○否○

黃

帝

魏

耶。抑。勃。然。興。起。而。闢。創。一。新。世。界。耶。日。夕。望。之。矣。

代滿政府籌禦漢人之策

蠢。爾。滿。人。胡。爲。而。馭。我。漢。人。哉。拙。爾。滿。政。府。胡。爲。而。治。我。漢。土。哉。其。種。族。無。漢。人。之。優。其。人。口。無。漢。人。之。衆。其。思。想。無。漢。人。之。高。其。教。化。無。漢。人。之。美。其。土。地。無。漢。土。之。廣。其。物。產。無。漢。土。之。豐。其。形。勢。無。漢。土。之。壯。其。製。作。無。漢。土。之。工。舉。凡。一。事。一。物。以。之。較。我。漢。人。漢。土。直。有。天。壤。之。別。亦。絕。無。一。事。一。物。可。以。爲。滿。洲。人。留。忠。厚。者。而。以。之。馭。漢。人。耶。治。漢。土。耶。其。亦。太。不。知。自。量。也。已。

然。自。甲。申。以。後。滿。洲。人。之。竊。我。漢。土。欺。我。漢。人。者。已。二。百。五。十。餘。年。矣。而。居。然。豐。其。衣。厚。其。食。奴。漢。人。之。子。女。吸。漢。人。之。脂。膏。使。我。優。勝。之。漢。人。轉。敗。於。至。劣。之。滿。族。任。其。暴。戾。任。其。侮。慢。任。其。刻。薄。任。其。刻。削。絕。不。一。思。振。奮。稍。知。冤。抑。甘。心。生。息。於。暴。戾。侮。慢。之。下。俯。仰。於。刻。薄。刻。削。之。中。一。隨。其。意。之。所。之。以。垂。至。今。日。者。則。又。何。耶。豈。滿。人。真。有。馭。漢。人。治。漢。土。之。策。耶。抑。漢。人。漢。土。之。劣。敗。於。滿。人。也。曰。是。皆。不。然。也。

當。滿。清。入。關。之。初。殺。人。如。麻。待。人。如。蟻。又。乘。我。明。季。擾。亂。之。後。民。氣。凋。喪。國。脉。凌。夷。

黃

帝

魂

代補政府籌禦漢人之策

九八

遂得欺我漢人竊我漢土要其所以馭之治之。以至今日者。則亦無他。固不外一強橫政策一恐嚇手段也。有稍不順從者。則慘戮之。稍不如意者。則屠殺之。如雍髮改裝。其然矣。不論順與不順。從與不從。而先以強橫恐嚇壓服之。俾知我軍之惡。不敢側目而視者。如揚州嘉定其然矣。而漢人既遭屠戮之後。各懷畏死之心。不復爲之色然怒力然爭。而滿清遂半得服從之權力矣。然猶恐他日之或起而報復也。於是遇言語之不檢束者。殺之。遇行爲之不服從者。又殺之。甚至以一詩一詞而戮其全族。一題一句而誅其終身。又於各大省中。設旗滿之防兵。立旗滿之將軍。凡漢人一舉一動。無不爲之窺伺。而漢人之心。盡死矣。漢土之地。盡失矣。漢人之婢質奴魂。亦由此而澎漲矣。由順治至今。或以虛名誘之。或以利祿弭之。或以陰險之術愚之。或以殘暴之策制之。而所謂大清之二百六十年。遂居然酣歌恒舞。養尊處優。不復知有報復之患。而漢人之婢質奴魂。益從肝鞏固而不可拔矣。此滿人馭漢人滿政府治漢土之前世紀政策也。

雖然前之卅世紀。豈如今之二十世紀前之漢人。又豈如今之漢人哉。今之世紀。乃文

黃

帝

魂

明發達之世紀。今之漢人乃中國主人之漢人也。夫自太平敗後。散勇之禍甚於洪軍。而漢人始知政府之無理。甲申戰後。今日割地。明日乞和。而始知政府之無爲。甲午戰後。剝民以爲賠款。割地以保安全。而始知政府之昏暴。庚子亂後。攤派鉅款。百物加抽。且移賠款之項以爲園囿之樂。藉攤派之名而爲中飽之私。則舉凡無智識。無腦筋。無學問。無畛域之人。亦莫不曰朝廷無用矣。官吏苛刻矣。蹙額歛歛疾首歎息。無論其爲何等人物。何等思想。而皆有危險之心。此時此際。滿人尙得以強橫政策。恐嚇手段。而馭我漢人。治我漢土耶。

至於今。而中國亂機有滂勃不可壓制之勢矣。廣西之游會。蔓延于兩省。四川之拳黨。猖獗于數郡。漳州則擁於南。馬賊則控於北。環顧其餘各省。殆無一不蠢蠢思動者。雖無楚霸。已有陳餘。即無革命之思。亦有仇官之志。吾思之。吾重思之。不能不爲滿清憂。不能不代滿清危矣。然果操何術以禦之歟。是固滿政府之一最大研究問題也。

今滿政府之所謂籌禦我漢人之政策者。一曰借外力以防內亂。一曰壓民智以消

患而已。此二者。自滿政府視之。固以爲無上之政策也。其由前之說者。結外人之歡。藉外人之力。以爲一旦內地有難。吾可因其援而抵禦之。於是不惜漢土之重資。漢人之權利。一一拱手奉獻。以求買其歡心。而於立約之時。且重言以其聲明之曰。『清國有內亂。則某國當出而剿平之。清國有外患。則某國亦當出而干預之。』此清俄密約。新疆條約之彰明較著者也。此借外力以防內亂之政策也。由後之說者。則名爲學堂。而實則禁錮。名爲實力開辦。而實則因循。所發之上諭。固不日三令五申。則曰諄諄誥誥也。及觀之上而京師。次而各省。下而各府州縣。未設者則搪塞之。已設者則糊塗之。然後知政府之維新。乃爲掩飾外人計。而實則不欲漢人之真有聰明才力也。蓋漢人之有聰明才力。非滿清之福也。此壓民智以消後民愚之政策也。壓民智則杜其未萌。借外力則制其已發。遂以爲四百餘萬之漢種。無復可爲而得長享治安之幸福矣。

雖然欲抑之則愈揚。欲敗之則愈成。欲閉之則愈開。欲阻之則愈進。斷不能以反動力勁而遂挫其原動力也。彼今之所謂防內亂者。是亦欲抑之欲敗之之術。所謂消

賞

帝

魏

後○患○者○是○亦○欲○閉○之○欲○阻○之○之○術○耳○其○欲○抑○之○敗○之○耶○吾○恐○滿○所○以○揚○之○成○之○其○欲○閉○之○阻○之○耶○吾○恐○轉○而○爲○開○之○進○之○以○今○之○時○世○處○今○之○人○羣○彼○滿○政○府○者○尙○得○以○強○橫○之○政○策○恐○嚇○之○手○段○欲○防○其○亂○而○消○其○患○乎○不○至○防○亂○轉○而○生○亂○消○患○轉○而○養○患○不○止○也○

然○則○爲○滿○清○計○者○策○將○何○出○曰○不○過○因○其○勢○而○利○導○之○收○其○心○而○無○二○耳○夫○因○也○收○也○豈○有○他○哉○實○亦○不○過○揚○者○揚○之○成○者○成○之○開○者○開○之○進○者○進○之○而○已○矣○

如○是○則○爲○滿○清○計○之○固○有○二○策○一○爲○因○全○國○之○勢○而○收○其○全○國○之○心○一○爲○因○羣○人○之○勢○而○收○其○羣○人○之○心○

所○謂○因○全○國○之○勢○者○何○也○夫○自○庚○子○而○後○攤○賠○鉅○款○此○繼○彼○贏○有○寬○於○肇○禍○之○省○而○苛○於○各○省○者○而○人○心○之○不○平○者○一○既○經○攤○派○則○多○方○剖○割○極○力○搜○羅○實○則○假○籌○款○以○爲○名○而○所○籌○之○款○又○有○逾○於○所○派○之○額○者○而○人○心○之○不○平○者○二○既○逾○於○額○則○又○乘○此○時○機○借○此○名○目○以○至○無○物○不○抽○無○地○不○括○卽○彼○最○眇○小○最○下○賤○最○污○穢○最○新○奇○種○種○之○捐○項○亦○幾○無○一○幸○免○者○焉○而○人○心○之○不○平○者○三○有○此○三○不○平○而○又○加○以○天○災○之○流○

黃

帝

魏

行。物。價。之。翔。貴。而。亂。機。伏。矣。一。夫。首。難。一。省。應。之。此。省。首。難。彼。省。應。之。亂。勢。一。成。非。爲。滿。清。之。福。也。然。則。今。日。而。爲。之。收。其。心。也。固。莫。如。節。內。費。以。減。派。額。減。派。額。以。省。抽。捐。抽。捐。省。則。物。價。平。物。價。平。則。衣。食。足。亂。機。其。少。熄。矣。亂。機。一。熄。而。所。謂。大。清。之。天。下。者。不。且。可。保。無。事。乎。斯。時。也。吾。恐。無。滿。漢。之。別。無。種。類。之。界。者。猶。將。歌。之。頌。之。祝。之。禱。之。曰。『深。仁。厚。澤。』曰。『神。聖。勇。智。』矣。况。乎。派。額。既。減。之。後。并。不。患。賠。款。之。無。着。也。宮。中。之。費。每。日。一。萬。每。年。且。三。百。六。十。餘。萬。焉。頤。和。園。之。費。修。葺。者。數。百。萬。供。張。者。數。百。萬。合。之。又。千。餘。萬。焉。其。餘。欲。建。行。宮。之。鐵。路。與。西。陵。之。鐵。路。者。稍。一。舉。動。非。數。百。萬。或。數。十。萬。不。能。是。亦。不。可。以。已。乎。且。吾。非。謂。全。節。之。而。全。省。之。也。亦。第。減。其。幾。成。耳。損。內。費。之。有。餘。補。派。額。之。不。足。此。固。欲。保。全。其。盜。賊。劣。種。者。所。不。能。不。賤。勉。曲。從。者。也。既。欲。圖。全。又。思。縱。欲。天。壤。間。寧。有。此。兩。全。之。事。哉。此。就。全。國。之。多。數。而。因。其。勢。以。收。其。心。者。

所謂因羣人之勢者何也。自辛丑號稱維新而後。國內之冀望維新者。無不翹首企足引領而觀之。乃無何而廢入股之論。果下矣。改經策之論。又下矣。開學堂之論。又

黃

帝

魂

下矣。而所廢者如不廢。望維新者一次灰心焉。所改者如不改。望維新者再次灰心焉。所開者如不開。望維新者三次灰心焉。且其所謂維新者。實亦不過數端。又皆有名而無實。而望維新者四次灰心焉。外貌則曰維新。內弊曾無一革。昏潰如故。腐敗如故。賄賂之公行如故。內帑之虛糜如故。望維新者於是盡灰心矣。且決其無維新之日。亦無復振興之時矣。而今之爲收其心者。則又無他。經策之不縛束。勿使影響於新舊之間。學堂之擴充。勿使介於可有可無之數。其欲言自由也。則任之言自由。欲言平等也。則與之言平等。新學問且貢之。新理想且開之。從而每行一事。則誓以實力。每有一利。則令在速行。夫如是。而望維新者且生其熱心。去其灰心矣。去灰心。則無異志。無異志。則所謂大清之天下者。不亦可保無事乎。彼無漢滿之別。無種類之界者。吾恐又將歌之頌之。祝之禱之。曰「深仁厚澤」曰「神聖勇智」矣。至若恐民智開。則非滿人之福。公理行。則爲政府之禍。是固不妨者也。斯時之人。且曰能維新矣。無待於中變下變矣。何暇有他。此枉尺直尋。拋磚引玉之善策也。如欲其盜贖劣種之永存。而又恐漢人之忽智。是猶却行而求前耳。此就羣人之少數。而因其勢

以收其心者。

代滿政府籌禦漢人之策

百四

是二策者。一收其全體根本之人心。一收其羣人注重之人心。滿政府儻能實體而行之乎。則除排滿革命之志士外。而不服從之崇拜之者。吾不信之也。即滿清之私產。滿蒙之種族。而不安然固然而不之信也。

夫今日者。非中國危急存亡之秋。實滿清危急存亡之秋也。奈何滿政府者。不此之爲。而徒以爲借外力則內亂可防。壓民智則後患可消。曰『漢人強。滿人亡。漢人肥。滿人瘠。』又曰『吾寧以利益予外人。而必不可予家賊。』嗚呼。蠢爾滿人。拙爾滿政府。何其不畏滅亡之甚也。爾不與其強。則必起而取其強。爾不分其肥。則必怒而奪其肥。爾不與其利益。則必憤而爭其利益。其起而取。怒而奪。憤而爭者。誰之福而反誰之禍耶。夫滿政府者。其不欲漢人之強之肥之有利益固矣。不欲漢人之強之肥之有利益。而使滿人之亡之瘠之有害患也。亦固矣。然既不欲其亡其瘠其有害患而不思所以禦之。思所以禦之而不思上策以禦之。乃欲死守其強橫之政策。恐嚇之手段。其不致石相擊而火遂生。隄愈高而水益猛者。未之有也。蠢爾滿人。拙

爾滿政府而遠出此下策耶

然吾非謂執前此之二策遂可以馭我漢人治我漢土也不過既笑滿清之悍又悲滿清之愚既憐其有畏亡之心又憫其無扞禦之策周章狼狽且夕不安至使彼無滿清之見無種類之界望維新而言保皇者亦徒扼腕歎無所藉口故不憚越俎而爲此代庖之謀蠢爾滿人拙爾滿政府其亦知之否耶不然吾漢人也吾漢人而最愛借吾漢土者也胡爲而出於此

俄據滿洲後之漢人

哀哉二十世紀之漢人哀哉二十世紀之漢人

泱泱乎枕歐亞之間眈眈而南視者非俄羅斯也耶四體不勤五穀不分之游牧部落以寡制多以小制大而傲然臨於最文明最膨脹之皇漢人種者非滿洲也耶自清俄交涉之問題驟起滿洲人既自知滿人之勢力不足以敵強俄而又慮漢人之日漸開通足以爲滿洲人患於是未嘗不欲犧牲滿洲之權利爲借力以助制漢人之謀故俄患雖在蕭牆而滿洲君臣仍可優游宴樂而不動於中丁此時也美德法

既○惟○利○是○視○作○壁○上○觀○莫○人○又○雖○明○知○俄○入○遼○東○後○患○必○亟○而○自○俄○人○蠶○食○回○疆○鯨○吞○浩○罕○以○還○印○度○領○土○方○且○自○顧○之○不○暇○則○其○必○不○決○裂○而○輕○於○一○戰○也○亦○明○矣○是○無○論○若○何○變○局○滿○洲○固○始○終○必○亡○然○俄○之○欲○據○滿○洲○非○以○滿○洲○為○止○境○也○為○據○中○國○計○也○彼○既○深○知○漢○人○之○奴○隸○性○質○與○印○度○等○差○前○之○葡○萄○牙○西○班○牙○法○蘭○西○荷○蘭○與○今○之○英○國○能○奴○服○印○度○正○猶○前○之○五○胡○於○普○蒙○古○於○宋○後○之○滿○洲○於○明○能○奴○服○漢○人○是○印○度○與○中○國○者○直○具○天○然○之○奴○性○最○易○箝○制○而○愚○弄○之○其○爭○也○必○矣○况○以○最○野○蠻○最○孱○弱○之○五○百○萬○滿○族○奴○役○四○百○兆○最○文○明○最○膨○脹○之○漢○人○恬○然○屈○服○而○不○自○惡○則○是○土○地○之○易○得○人○種○之○易○治○更○未○有○若○漢○人○者○官○俄○之○尤○當○注○意○也○嗚○呼○滿○洲○亡○中○國○亡○中○國○不○足○以○亡○滿○洲○而○滿○洲○乃○有○以○亡○中○國○雖○然○滿○洲○之○亡○自○亡○之○也○中○國○之○亡○則○既○亡○於○滿○洲○又○由○滿○洲○而○轉○亡○於○他○族○吾○不○怪○滿○洲○之○亡○之○獨○怪○漢○人○之○任○滿○洲○以○亡○之○也○

然○而○東○方○問○題○其○有○密○接○之○關○係○者○非○日○本○也○哉○甲○午○之○戰○所○謂○東○三○省○者○已○折○入○日○本○之○版○圖○俄○人○乃○以○強○硬○手○段○趁○其○臂○而○奪○之○當○是○時○也○俄○不○過○自○為○俄○人○計○且

黃

帝

魂

懼日本之有東三省以爲己害而已非眞爲滿洲計也俄之意日人豈不知之特以疲戰之後無可如何固隱忍至今而積仇未雪者夫以昔日之強俄限於蒙滿之界尙能凌日本制東瀛儼然爲遠東之盟主况今日旅順既割鐵路既成兵隊既增軍備亦足東方一帶已爲俄人勢力最盛之時凌之制之夫又誰憚然以人材相較兵力相衡若其一戰俄日之勝負固未可知若其隱忍以終焉則俄之據滿洲必矣以東瀛之三島與虎狼之強俄而相界一水榻旁酣睡俄其能不介懷於日本乎然則滿洲之亡日本方爲支那之續當亦日本人所自知是俄日問題又爲東方強弱興亡之一大關鍵而各國大轉動之機樞胥在是矣雖然無論俄日或和或戰或勝或敗而滿洲則固暫亦亡久亦必亡在滿洲之亡滿人或不甚惜之彼自以爲有漢土可居有漢財可用有漢種可奴甚至棄漢土擲漢財殺漢種皆可以贖我冥遊之地如臺灣之可以易遼東九百兆之可以贖北京漢人固無異言也嗚呼皇皇漢族直如孤客窮軍仰人鼻息耶是可哀矣

俄據滿洲後之漢人

百七

或以爲俄人深知日本之足爲己敵而欲據滿洲之心又不能自己故陽言撤兵陽

黃

帝

魂

允開通口岸。陽立日俄密約。而陰圖軍備。刻意經營。其屯集於東方。與附近滿洲之地者。不下四十萬有奇。而自旅順會議而後。復有設立滿洲總管之說。俄人固視滿洲爲所自有矣。而日人知俄人騎虎之勢。必不能以旦暮了也。故逐漸致廣。而駐兵朝鮮。以爲朝發夕至之計。則其勢力又實足相當矣。是則滿人雖禍至不省。如在夢中。而俄日備戰之內容。不已亟乎。然日本自更調樞臣。而伊藤博文。又以租平爲宗旨。則日本將來之變動。或舍戰而言和。偷目前之小安。甘無窮之大害。亦未可知。有此問題。則無論若何結果。而滿洲之利害。已無待著龜。而漢人之陰受其禍者。更不能指數也。

俄日果免於戰歟。則漢土瓜分之象成矣。夫瓜分之說。倡於甲午以後。庚子以前。自義和團出世。重歎既賠。各國飽欲而去矣。於是忽變瓜分之言。而爲保全之說。夫各國何愛於滿清。何愛於漢土。而顧爲保全之也。毋亦列強相猜。彼欲施恩。此懷市德。玩滿人於股掌之上。以定其智取術馭之方針而已乎。而尸居暮氣之滿員。方以爲庚子和局之成。不過支芻漢人九百兆之脂膏。而於濫廁之官階。竊據之私產。固未

黃

帝

魂

嘗有所喪失。歌舞如故。奔走如故。咸有頌昇平而祝萬年之思。而曾不知滿洲之舊病復發也。然則俄日而免於戰歟。則俄人坐受遼東。無論英美德法。國際如何。既如吾前者云云。必不決裂而輕於一戰且也。與其失睦於俄。何如得利於清。而授利益均沾之說。以羣起而要索之乎。如是則徹特英於揚子江。法於滇粵。日於福建。德於山東。圖界已定。即彼意與西比。亦將并起而謀駐足之地矣。在滿人之祝中國何所吝惜。土自漢土財自漢財。各國可以是以求滿人。可以是以應前此之賠償。分割具有成例。寧有所謂休戚痛癢之相關哉。況乎滿洲既亡。彼固不任中國之獨存。以爲眼前之針刺。而愛他年之報復。其勢有必然者。昔曹操之弑皇后也。獻帝欲以后方有孕留之。操曰。豈留此遺種作報仇地耶。故剛毅亦曰。吾寧贈之鄰友。必不留之家人。一則亦相與俱亡而已。是俄日不戰而滿洲亡。滿洲亡而漢土之瓜分所不能不慮者也。

即日與俄戰。不幸而日敗歟。而漢土之瓜分仍未可免也。波蘭以三昔度分割而亡。自日割臺灣。俄割旅順。由是膠州九龍威海衛廣州灣相繼而起。口岸膏腴四分五

裂議者以爲漢土第一期瓜分之情形矣。假令以東方問題之故日本不幸而見敗於俄。是日方且自顧之不暇。何暇更謀中國。即使有一二國焉。號稱仗義起而干涉之。而俄人乘戰勝之後。勢力方強。何難挾制清廷。使以中國之利權飽各國之欲。而消其猜忌。觀於俄人前此之滅波蘭。司分其利於普奧而知之矣。夫此一二國者亦誠何愛於漢人。何愛於漢土。而必出死力以干涉之。則亦利之所在。不得不然耳。然則漢土雖廣。漢財雖多。而一國挾之。各國索之。無論滿人一息奄奄。不敢違命。而况雖損漢土。雖失漢財。固猶可以媚外作僥倖之計也。要索愈繁。瓜分愈亟。則是日人一敗。關係匪輕。必有激成第二期瓜分之禍者。而不計利害之漢人。或不之知也。

日與俄戰。幸而日勝。歟。則俄人方引兵北還。滿洲亦不復爲俄所據。由是大局或可少安。然漢人恐猶未能免禍也。何則。日人以局外之國。苟無密切之關係。何至發難於俄。毋抑如所謂齊人救韓之故事乎。昔龐涓之圍韓也。韓求救於齊。孫子曰。魏前歲伐趙。今歲伐韓。其志必不忘齊也。固當救之。然魏伐韓。韓未敵而齊代其受兵。是

韓。享。其。逸。而。齊。得。其。勞。韓。收。其。利。而。齊。受。其。害。也。今。日。人。之。意。固。亦。猶。是。耳。以。爲。俄。人。既。圖。滿。洲。其。勢。將。及。日。本。不。得。已。而。出。於。一。戰。戰。而。勝。俄。人。固。已。絕。望。於。遠。東。而。日。人。之。仍。據。滿。洲。與。否。誠。非。可。預。言。而。既。以。局。外。之。國。耗。軍。力。費。資。糧。犧牲。人。命。以。擢。此。萬。乘。虎。狼。之。強。俄。則。以。全。力。而。來。者。恐。必。不。甘。以。空。拳。而。去。也。如。是。則。必。藉。保。全。清。國。以。爲。名。而。條。約。之。議。興。而。交。涉。之。事。起。而。列。強。之。染。指。又。勢。所。必。然。然。則。無。論。滿。洲。三。省。之。菁。華。有。限。不。足。以。飽。各。國。之。要。求。卽。滿。人。亦。得。毋。以。彼。祖。宗。遊。牧。相。傳。之。故。地。而。謀。有。以。保。之。乎。謀。有。以。保。之。則。又。舍。漢。土。漢。財。而。外。無。所。爲。抓。沙。抵。水。之。計。矣。是。則。東。方。問。題。結。局。之。後。漢。人。之。禍。必。有。更。不。可。言。者。吾。恐。所。謂。『民。等。具。有。天。良。勉。圖。報。稱。』與。『民。等。食。毛。踐。土。不。可。自。外。生。成。』之。謬。文。又。將。煌。煌。然。灑。人。眼。簾。印。人。腦。髓。而。恬。然。屈。服。二。百。餘。年。之。馴。靜。漢。人。且。復。賣。妻。孥。捐。田。宅。甘。心。以。奉。之。而。無。異。言。也。來。日。方。長。安。得。起。四。百。兆。人。而。遍。告。之。哉。

然。則。日。俄。不。戰。而。漢。人。之。害。如。斯。卽。日。敗。於。俄。俄。敗。於。日。而。漢。人。之。害。又。如。斯。是。漢。人。無。往。而。非。禍。端。矣。綜。思。其。故。實。以。無。團。體。三。字。爲。漢。人。衰。落。之。一。大。原。因。其。官。也。

但知媚朝廷以圖富貴。其民也。但知守賞財以長子孫。彼自爲彼。我自爲我。而亦曾無休戚痛癢之相關。故卽極之以二百餘年。桎梏之嚴。屠戮之慘。聚斂之工。而恬然屈服。無一謀結團體以爲抵抗之地者。此外人所以謂中國人如灘邊亂石如一盤散沙也。漢人而欲雪斯言乎。則請繼自今日。萬衆一心。可以抗滿人者。卽可以抵外人。若其不然。則滿人可以制之者。烏知外人不可以制之少數之滿人。可以制之者。烏知多數之外人。不可以制之勢不至億萬斯年。奴隸牛馬。萬劫不復不止。其又何堪設想也。耶。要之滿洲之禍。未有不延發於漢人者。然滿人無興亡之觀念。吾無怪其然。以其固野蠻。固孱弱也。獨惜號稱最文明。最膨脹之皇漢人。種顧乃茫然罔覺焉。然後知滅滿洲者。滿洲也。非俄人也。禍漢人者。漢人也。非滿洲也。乃滿人不自哀。而漢人哀之。漢人不自哀。而又誰爲之哀者。凡有血氣者。或亦有感於斯言。夫

滿學生與漢學生

自頃東京留學生。有滿漢衝突之一大風潮。其事蓋起於元旦。學生會館演說。有某生者。主張排滿。滿人之留學者。某某兩生。聞而大懼。三日不食。作書數十通。以遺

人之當路有權勢者。使速備漢。並陳激烈和平二辦法。激烈法主多殺漢人。和平法則殺演說排滿者。而解散其餘。且令此後毋使漢人得學陸軍警察。而悉遣滿人學之。某某兩生。並脅學生監督汪大燮。使不許送主張排滿之某生入成城學校。又有某生者。陸軍初級既卒業矣。以登載其論說於某雜誌。跡近排滿。某某兩生。更脅汪大燮。不許送學聯隊。汪唯唯聽命。於是漢學生全體譁然。各開同鄉會以謀救濟。此衝突歷史之大凡也。吾以是滋惑焉。

夫滿學生自二百六十年前之遠祖。率其游牧種族。佔據禹域。食我之毛踐之我土。不思報德。而顧爲盜憎主人之計。人之忘恩負義。有如是之甚者耶。此在北京。圖禁界之王公大臣。一物不知。耳目閉塞者。吾無怪其然矣。而獨怪滿學生。既留學於外。而無外界激刺之感。與同國同情之念。嗚呼。人之冥頑不靈。何一。至如是乎。豈其六根六塵。別有一世界事物。與之接觸。而忘其所履之危。而欲操戈於同室乎。且彼自入關以後。性質久已渝變。而同化於禹域。故二百年來。漢族亦澹忘之。若不知其爲異類也者。一切專制之政。皆順受其正。所謂『臣罪當誅。天王聖明』之思想。實彌

論於一切在官在民者之腦中。今試閱方望溪文集。即漢人歷來順受之代表也。故有權力有機會。如曾國藩李鴻章輩。皆不敢稍萌異志。此無他。政教之馴習。有以使然也。自戊戌政變。剛榮之徒。竊握大柄。神臬舊壞。生機遏絕。於時漢族知身家性命終不足託於頑固庸妄之手。仁人志士求其所以在我者。乃倡自爲立革命排滿之議。然推其致此之由。則皆滿人之頑固者。有以感召之。今滿學生不知殺漢人之遠事。則請與言近事可乎。近事之主張殺漢人者。無過於剛毅。戊戌八月以後。庚子八月以前。又爲滿洲人才蔚起。珠聯璧合之盛會。顧其殺漢人之成跡。何如乎。被殺之人。不過六烈士一許景澄一袁昶一徐用儀而已。而其結果。遂令滿會出走墳墓。邱墟其妻女。被聯軍之淫辱。財物被聯軍之劫奪者。何可勝道。而當時漢族之督撫。皆擁兵觀望。無一起而謀所謂勤王者。然則平日之「受恩深重」者。消滅於何處耶。母抑平居相綴之空言。不足以易切膚之實禍也。使非有李鴻章其人者。出而排難解紛。剖漢民之膏血。以保滿人之殘喘。則滿人之歷運。正未可知。而今之滿學生。其雄材大略。精能卓絕。較諸剛毅。何如曾不審。已曾不量力。而徒逞褊衷之私憤。吾恐

若敖之鬼。其將餒而滿學生。其亦知之否。

漢學生者。其自命爲中國之主人翁。果能副其名。達其目的與否。吾不敢知。然既以此自命。則必有種種之責任。種種之義務。其對於本國之方面也。又必爲種種之研究。行種種之豫備。籌種種之方法。且必有弘毅之力。貞固不之撼。之操。舍已爲羣之德。縝密嚴栗之態。而後有庶幾之望。而吾眼中。實未見有斯人也。然則取一二革命排滿之言。騰諸口說。遂可以恢復中國乎。吾見其輕薄浮儇。器根淺劣。而斷非可以當大任之人也。傳不云乎。無報人之志。而令人疑者。拙也。有報人之志。而令人知者。危也。事未發而先聞者。殆也。今漢學生坐此三失。而猶嘵嘵然曰。革命排滿。嗚呼。自有此輩口頭禪之革命排滿。而革命排滿之實際。乃無望矣。不特此也。中國之前途。黑闇如膝。革命以興乎。亦以亡乎。立憲乎。專制乎。民政乎。雙立君乎。聯邦乎。分治乎。凡此一一絕大之問題。吾恐東西之大政治家。窮累年之腦力。有不敢輕下一判斷者。今也未嘗審顧。未嘗躊躇。而輒張其赤幟。是欲以神州爲嘗試之一擲也。或謂禍福相倚。利害相待。子所慮爲禍爲害者。庸詎知非利之所存。凡事就一面論之。則易

流於偏頗。或之言誠富矣。然吾所責望於漢學生者。則猶有說焉。慎到有言。不知而言。知而不行者。不可以爲知。故陽明之學。卽知卽行。其意以爲知而不行。與不知等也。今漢學生之治東西學說者。亦有年所。而東西諸國。絕不聞有稱道其知者。毋抑知而不行。而人固以爲一無所知乎。而我漢學生六七百人。顧皆庸庸戢戢。以忍此大辱。亦足以見其無能爲矣。嗚呼。某某兩生。倡其狂言。欲制吾輩之生命。其人非有九重之威嚴。六師之擁護也。我漢學生誠以爲公敵。則一夫之力。可以掉而去之。而必集會以圖乞靈於土偶木相之監督。不亦異乎。

祝北京大學堂學生

由地理上言之。革命有二種。曰中央革命。曰地方革命。何謂中央革命。革命之洪水。以中央政府所在地爲起點。而延及於地方者也。何謂地方革命。革命之洪水。以地方爲起點。而奔赴於中央政府所在地者也。二者之收效。固同。然其成功。則有難易。譬如走馬日暮。下蘭臺。則其勢順。其步速。高屋建瓴。一奔千里。不可遏也。反是。則由平地而登高。山自覺其崎嶇。難行。足疲。身乏。不免有遲滯之憂矣。以走馬下蘭臺爲

黃

帝

璜

中央革命之代表語則平地登高。可爲地方革命之好名辭。由是言之。中央革命也。飯易而地方革命也。殊難不惟此也。觀諸實際。歐洲之革命由地方而起者。亦惟英倫三島而已。全大陸諸國則革命之主動力莫不在京城。

悲夫。悲夫。奄奄待死之中國。數年以來。革命之聲日盛一日。孫文之黨。唐林之徒。屢興革命軍於南方。前仆後起。流血淋漓。非不偉也。非不壯也。然吾頗疑其舉動之近於地方革命。以西人行之。尙有難色者。欲以程度低下之中國人而遽爲之。奚有不并格也。吾望中央革命軍之起久矣。

頃聞北京大學堂學生結秘密會社。與海內外志士聯絡。希圖革命。那拉氏聞之。召滿洲某親王於頤和園。令其察辦。而學生數人被執。殊爲慷慨。毫無卑屈之色。吾聞之不覺頓足大呼曰。中央革命軍將於是起乎。中國者。世界上之黑暗區也。北京者。黑暗區中之黑暗地獄也。北京政府乃黑暗地獄中之尤黑暗者。北京大學堂爲北京政府所建設。則其黑暗之程度更可知矣。舉全國之漢人皆爲滿洲遊牧之奴隸。而直隸人尤爲滿洲遊牧之直接奴隸。北京爲滿洲遊牧之巢穴。則北京漢人之奴

獄性更可察矣。以如此黑暗之地，如此奴隸之民，而發出此種光線，真世界莫大之奇事也。吾安得不以熱血歡迎之。

學生為革命之原動力，而京都之學生尤為中央革命之原動力。是世界所公認者也。巴黎之學生維也納之學生，伯林之學生，彼得堡之學生，撞自由鐘矣。樹獨立旗矣。殺皇帝矣。倒政府矣。世界革命之大風潮，該等學生所造出者也。十八九兩世紀之歷史，該等學生之活劇臺也。北京學生諸君將追其跡而照耀於二十世紀之歷史乎？將為先人雪恥而壯大吾漢人之聲色乎？吾歌之，吾誦之，吾全國之學生將歡迎諸君矣。望諸君自重，諸君胆壯，那拉氏不足畏，滿洲人不足畏，清政府不足畏，母因一時之威嚇而斂其動作，毋惜諸君之自由血而失全國人之希望。則學生之全體幸甚，中國幸甚，燕市之月，易水之風，敢為諸君祝曰：中國萬歲，中央革命萬歲。

孫逸仙與白浪庵滔天之革命談

滔天問於孫逸仙曰：君之志在革命，僕知之矣，而未得其詳，願君將革命之宗王與

其附屬之方法及手段。明以教我。孫逸仙曰。憶余以人羣自治爲政治之極。則故於政治之精神。執共和之主義。夫共和主義。豈平手而可得乎。余以此一事。而直有革命之責任者也。况羈勒於異種之下。而并不止經過君民相爭之一階級者哉。清虜執政於茲。幾三百年矣。以愚弄漢人爲治世第一義。吸漢人之膏血。錮漢人之手足。爲滿奴升遷調補之符。認賊作父之既久。舉世皆忘其本來。又經滿政府多方面之籠絡。摧殘致民間無一毫之反動力。以釀成今日之衰敗。沃野好山。任人割取。靈苗智種。任人踐踏。此所以陷於悲境而無可如何也。方今世界文明日益增進。國皆自主。主人盡獨立。獨我漢種。每況愈下。瀕於死亡。丁斯時也。苟非涼血部之動物。安忍坐圈此三等奴隸之獄。以與終古。是以僕不自量。欲乘變亂。推翻逆胡。力圖自主。徒以時機未至。橫遭蹉跌。以至於斯。悲矣。

人或云共和政體。不適於支那之野蠻國。此不諒情勢之言耳。共和者我國治世之神髓。先哲之遺業也。我國民之論古者。莫不傾慕三代之治。不知三代之治。實能得共和之神髓而行之者也。勿謂我國民無理想之資。勿謂我國民無進取之氣。卽此。

孫逸仙與白浪庵湯天之革命談

百二十

所以慕古之意正爲富有理想之証據亦大有進步之機兆也試觀僻地荒村舉無有浴胡虜之惡德而消滅此觀念者彼等皆自治之民也立尊長所以判曲直置鄉兵所以禦盜賊其他一切共通之利害皆人民自議之而自理之是非現今所謂共和之民者耶苟有豪傑之士起而倒清虜之政府代敷善政約法三章慰其飢渴庶愛國之志可以奮興進取之氣可以振起也

且夫共和政治不僅爲政體之極則且以適合於中國國民之故而又有革命上之利便者也觀中國古來之歷史凡國經一次之擾亂地方豪傑互爭雄長亘數十年不能統一無辜之民爲之受禍者不知幾許其所以然者皆由於舉事者無共和之思想而爲之盟主者亦絕無共和憲法之發布也故各窮逞其一己之兵力非至併吞獨一之勢不止時或幾人稱帝幾人稱王因有此傾向而盜賊胡虜亦遂得極其兵力之所至居然可以爲全國之共主嗚呼吾同胞之受禍豈偶然哉今欲求避禍之道惟有行此迅雷不及掩耳之革命之一法而與革命同行者又必在使英雄各究其野心充其野心之方法唯作聯邦於共和之名之下其夙著聲望者使爲一部

黃

帝

魂

之長。以盡其材。然後建中央政府。以駕馭之。而作聯邦之樞紐。方今公理大明。吾既實行此主義。必不至如前此野蠻割據之紛擾綿延數紀而梟雄有非分之希望。以乘機竊發。殃及無辜。此所謂有便利於行共和之革命上者也。

嗚呼。今舉我國土之大。人民之衆。而爲俎上之肉。餓虎取而食之。以振其鬚力。雄視世界。自熱心家用之。以提挈人道。足以號令宇內。反掌之間。相去天壤。余爲世界之一平民。而人道之擁護者。猶且不可忽然於此。況身生於其國土之中。嘗直接而受其苦者哉。余才短識淺。不足以擔任大事。而當此千鈞一髮不容袖手之秋。不得不自進爲革命之先驅。而以應時勢之要求。若天與吾黨有豪傑之士。出而相援。即願讓渠獨步。而自服犬馬之勞。不然。則唯有自奮。以任大事而已。余固信爲中國蒼生。爲亞洲黃種。爲世界人道。而興起革命軍。天必助之。卽君等之來締交於吾黨。亦其証也。朕兆發於茲矣。夫吾黨所以努力奮發。以期不負諸人之望。諸君又盡力於所以援吾黨之道。欲以救中國四萬萬之蒼生。雪亞東黃種之屈辱。恢復宇內之人道。而擁護之者。惟有成就吾國之革命。斯爲得之。此事成。其餘之問題。卽迎刃而解矣。

實

帝

魂

述者曰吾國人心之死也久矣逆胡之盜竊我土地既二百六十年奉天承運之僞勅以掩吾之目馬蹄鳥尾之胡裝以格吾之體舉世奄奄之陳死人方賣歡獻醜無暇暑豈曾有一人敢溢出其死圈而一萌非常之想者呂留良戴名世曾靜齋周華之徒於網羅密布之朝曾一發其狂矜至今談革命者猶想望其風采闡揚其緒論此風豈不可尙然尋其意例之所出多以去明未遠不能忘情於朱氏而已是則以革命之精神而傾注於既死不可復生之一私姓初不問黨竊屬於誰氏夫一言復明則卽令其繼世者爲吾之本種而或有優於明亦在所當革之列嘻無怪胡虜之掀髯也洪楊起義其建邦策命之宣告曷嘗不以恢復漢種爲職志然掃除清虜未盡其域之半而卒以頽放恣肆未竟其業讀中興之史豈勝遺恨曾左起於湘中大奮其奴隸之力剪滅我同胞之革命軍而舉世傳爲口碑謚爲命世曷嘗有以民權革命之眼孔眇及洪楊者嗟呼吾不料羶虜之惡德沁人肝脾之至於是也邇年以來累經外界之激刺民間之動力亦驟增幾度日清之役舉國若狂號稱維新之領袖者初猶矜矜於保中國不保大清之說一覩其改革之僞詔遂乃一歸於保皇此

黃

帝

魏

可以告無罪矣。而其黨人亦至遭滿奴之侮辱。夫天王明聖。臣罪當誅。侮辱亦何足懼。貪其迷而無所發。遂乃一變其派。爲勤王而勤王。亦卒莫逃。后黨之搜獲。戊戌之蔡市。歟。庚子之漢上。歟。是蚩蚩者。豈不獲已。我以赤心向人。其如人之以爲馬肝。何雖然。勿謂秦無人也。當康有爲僞說之風靡天下。天下之人無不惑之。而有立於反動之點。與之鑿戰。收集一部之人士。與之抗對者。而愛親覺羅之王氣至此。一洩中國一線之血脉。正賴以延伊何人。伊何人。得毋今之所稱孫中山其人者乎。孫君者。其出現之日不久。方之呂戴。爲能實行其主義。且洞見非我族類之不爲汚我一寸土。必不可有絲毫與滅。繼絕之假借。方之洪楊。則成功乃遜之。然方如行星之初平。地平當行之軌道。正不可測。且其宗主其方略。多洪楊之所不能望者。夫由孫而溯之。呂戴之相去。已二百年。洪楊之相去。亦四十年。世界之進步。運會當與之。爲變遷人才者。由運會而生者也。則今日之有孫。與康乾之有呂戴。成同之有洪楊。其難易之比較。第一之孫。起當有無量之孫。以應之。嘻。何以二萬萬方里遼闊之幅員。竟如闕其無人。也是故。二十世紀新中國之人物。吾其懸孫以爲之招。誠以其倡革命於

革命之原因

百二四

舉世不言之中爭此不絕如髮之真氣深足爲吾國民之先導今諦聽其革命之判談言何時與之言何人吾其爲吾民族羞死矣

革命之原因

革命革命我四萬萬同胞今日何爲而革命吾先叫絕曰
不平哉不平哉中國最不平傷心慘目之事莫過於戴狼子野心游牧賤族之賊滿洲人而爲君以貽羞我始祖黃帝於地下而我方且求富希貴搖尾乞憐三跪九叩
酣嬉濃浸於其下而恬然不知自恥不知自悟也哀哉我同胞無主性哀哉我同胞
無國性哀哉我同胞無種性無自立之性

近世革新家熱心家常號於衆曰「中國不急急改革則將蹈印度後塵波蘭後塵埃及後塵而於是印度波蘭之活劇將再演於神州」著者曰噫是何言歟是何言歟何厚顏盲目而爲是言歟何忽染風病而爲是言歟不知吾之爲波蘭印度埃及於滿洲人之膝下者行已三百年來矣而猶曰將爲也何故請爲我同胞一解之將謂吾已爲波蘭印度於賊滿人賊滿人又爲波蘭印度於英法俄美等國乎苟於是

黃

帝

魂

也。則吾寧爲此直接亡國之民。而不願爲此間接亡國之民。何也。彼英法等國之能亡吾國也。實其文明程度之高出於吾也。吾不解吾同胞。何既不願爲文明人之奴隸。而偏愛爲此野蠻奴隸之奴隸乎。嗚呼。明崇禎皇帝。殉國任賊碎戮。朕尸毋傷。我百姓之一日。滿洲人率八旗精銳之兵入山海關。定鼎北京之一日。此固我皇漢人種亡國之記念日也。

世界之大。有少數人。服從多數人之理。愚頑人。服從聰明人之理。使賊滿人而多數也。則僅五百萬人。尙不及一州縣之衆。使賊滿人而聰明也。則有目不識丁之親王。大臣。唱京調二簧之將軍。都統。三百年中。雖或有一二稍知政體之人乎。則皆爲吾教化之所陶鎔。

一國之政治機關。一國之人。共司之。有不能司政治機關。參預行政權者。不得謂之國。不得謂之國民。此世界之公理。萬國所同然也。今試游於華盛頓。巴黎。倫敦之市。執途人而問之曰。汝國中執政者。爲同胞歟。抑異種歟。必答曰。同胞。同胞。豈有異種。執吾國政權之理。又問之曰。汝國人有參預行政權者。否。必答曰。國者。積人而成者。

也。吾亦國人之分子。故國事爲己事。吾應得而參預焉。乃轉詰我同胞。何一。一與之。大相反對也耶。今就賊滿人待我同胞之政策。一爲同胞揭破之。

滿洲人之在中國。不過十八行省中之一最小部分耳。而其官於朝者。則以一最小部分。敵十八行省而有餘。今試以京官漢滿缺額觀之。自大學士尙書侍郎漢滿二缺平列外。如內閣衙門。則滿學士六。漢學士四。滿蒙侍讀學士六。漢軍侍讀學士二。滿侍讀十二。漢侍讀二。滿蒙中書九十四。漢中書三十。又如六部衙門。則滿郎中員外主事缺額約四百名。吏部三十餘。戶部百餘。禮部三十餘。兵部四十。刑部七十餘。工部八十餘。其餘各部堂主事。皆滿人無一漢人。而漢郎中員外主事缺額。不過一百六十二名。其每季縉紳錄中。則於職官總目下。僅標出漢郎中員外主事若干人。而渾滿缺於不言。殆有不能示天下以隱衷者矣。是六部滿缺司員。幾視漢缺司員而三倍。筆帖式尙不在此數。而各省府道實缺。又多由大部司員外放。何怪滿人之爲道府者。布滿國中。也。若理藩院衙門。則自尙書侍郎以迄主事司庫。皆滿人在。之。無一漢人錯雜其間。理藩之事。惟滿人能爲之。咄咄怪事。其餘掌院學士宗

黃

帝

疏

人府、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太常寺、太僕寺、光祿寺、鴻臚寺、國子監、鑾儀衛、諸衙門缺額未暇細數。要之皆滿缺多於漢缺。無一得附平等之義者。是其出仕之途。以漢視滿。不啻霄壤雲泥之別焉。故常有滿漢人同官同年同署。漢人積滯數十載而不得遷轉。滿人則俄而侍郎。俄而尚書。俄而大學士者。縱曰滿洲王氣所鍾。如漢之沛明之濠。然未有綿延數百年定爲成例。竟以王者一隅。抹煞天下之人材。至於斯極者也。向使嘉道咸同以來。其手奏中興之績者。非出自漢人之手。則各省督撫道府實缺。其不爲滿人攫盡也幾希矣。又使非軍興以來。雜以保舉軍功捐納。以爭各部滿司員之權利。則漢人幾絕跡於仕途矣。至於科舉清要之選。雖漢人亦居十之七八。然主事則多額外。翰林則益清貧。補缺難於登天。開坊難乎超海。不過設法虛糜之。以戢其異心。又多設各省主考學政及州縣教官等職。俾以無用之人。治無用之事。而已。卽幸而億萬人中。有竟登至大學士尚書侍郎之位者。又皆白頭齒落垂老氣盡分餘。瀝於滿人之手。然定例漢人必由翰林出身。始堪大拜。而滿人則無論出身如何。均能資兼文武。位兼將相。其中蓋有深意存焉。嗚呼。我漢人最不平之事。孰

有過於此者哉。雖然同種待異種。是亦天演之公例也。

然此僅就官職一端而言也。乃至於各行省中。擇其人物之駢雜。土產之豐阜。山川之險要者。命將軍都統治之。而漢人不得居其職。又令八旗子弟駐防各省。另爲內城以處之。若江寧。若成都。若西安。若福州。若杭州。若鎮江等處。雖閱年二百有奇。而滿自爲滿。漢自爲漢。不相錯雜。蓋顯然有賤族不得等倫於貴族之心。且試釋其駐防二字之義。猶有大可驚駭者。得母時時恐漢人之叛我而羈束之。如盜賊乎。不然何爲而防。又何爲而駐也。又何爲駐而防之也。

滿人中有建立功名者。取王公如拾芥。而漢人則大奴隸。如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之倫。殘弑同胞數百萬。掣東南半壁奉之滿洲。亦不過過封侯而止。又試讀其所謂歷朝聖訓。遇稍著賢聲之一二滿大臣。獎藉逾恒。真有一德一心之契。而漢人中。雖賢於揚名時。李、緩、湯、斌等之馴靜奴隸。亦常招譴責。控辱不可嚮邇。其餘抑揚高下。播弄我漢人之處。尤難枚舉。

我同胞不見夫彼所謂八旗子弟。宗室人員。紅帶子。黃帶子。貝子。貝勒者乎。甫經成

黃

帝

魏

人。卽有自然之祿俸。不必別營生計。以贍其身家。不必讀書嚮道。以充其識力。由少
翁而老翁。而大老翁。而大人。而中堂。紅頂花翎。貫搖頭上。尙書侍郎。殆若天職。反漢
人而觀之。夫亦可思矣。

中國人羣。向分爲士農工商。士爲四民之首。曰士子。曰讀書人。吾見夫歐美人。無人
不讀書。卽無人不爲士子。中國人乃特而別之曰士子。曰讀書人。故吾今亦特言士
子。特言讀書人。

中國士子者。實奄奄無生氣之人也。何也。民之愚不學而已。士之愚則學非所學。而
益愚。而賊滿人。又多方困之。辱之。泊之。鬻之。且從而擯賊之。待其垂老。氣盡奄然。軀
殼而後。指揮鞭策。焉困之者。何困之。以入股。試帖。楷。摺。俾之窮年。斲斲。不復暇。爲經
世之學也。辱之者。何辱之。以童試。鄉試。會試。殿試。殿試時。無坐位。待人如牛馬。
俾之行。同乞丐。不復知人間尙有羞恥之事也。泊之者。何泊之。以科名利祿。俾之愚
得患失。不復有仗義敢死之風。鬻之者。何鬻之。以庠序。臥碑。俾之柔靜。愚魯。不敢有
議政著書之舉。擯賊之者。何擯賊之。以威權勢力。俾之畏首畏尾。不敢爲鄉曲豪舉。

游俠之雄株連之獄開創於順治（朱國治巡撫江蘇以加錢糧株連諸生百餘人）文字之禍濫觴於乾隆（十全老人以一字一語徵誅天下羣臣震恐）以故海內之士莘莘濟濟魚魚雅雅衣冠俎豆充牣儒林而抗議發憤之徒絕迹慷慨悲咤之聲不聞名爲士人實則死人之不若佩文韻府也淵鑑類函也康熙字典也此文人學士所視爲拱壁運城之大類書也而不知康熙之時代我漢人猶有仇視滿洲人之心思彼乃集天下名人以成此三書借是消磨我漢人革命復仇之銳志焉（康熙開千叟宴數次命羣臣飲酒賦詩均爲籠絡人起見）噫吁嘻吾言至此吾不禁投筆廢書而歎曰「朔方健兒好身手天下英雄入彀中」吾不禁五體投地頓首稽顙恭維拜服滿洲人壓制漢人籠絡漢人驅策漢人抹煞漢人之好手段好手段。

中國士人又有所謂一種岸然道貌根器特異別樹一幟以號於衆者曰漢學曰宋學曰詞章曰名士漢學者流尋章摘句箋注訓詁爲六經之奴婢而不敢出其範圍宋學者流日守其五子近思錄等書高談太極無極性根之理以求身死名立一瞰

黃

帝

魂

其東西兩廡之特豚。詞章者流。立其桐城陽湖之門戶流派。大唱其嫣紅姹紫之排腔濫調。以紛飾其太平。名士者流。則用其「一團和氣二等才情。三斤酒量。四季衣服。五聲音律。六品官階。七言詩句。八面張羅。九流通透。十分應酬。」之大本領。鑽營奔競。無所不至。此四種人。日演其種種之活劇。奔走不遑。而滿洲人又恐其頓起異心也。乃特設博學鴻詞一科。以一網打盡焉。至近世。又有所謂通達時務者。拾廢敗報紙之一二語。襲皮毛西政之二三事。求附驥尾於經濟特科中。以進爲滿洲人之奴隸。欲求不得。又有所謂激昂慷慨之士。日言民爲主義。言破壞目的。其言非不痛哭流涕也。然奈痛哭流涕何。悲夫。悲夫。吾揭吾同胞腐敗之現象。至此而究其所。以至此之原因。吾敢曰。半自爲之。半滿洲人造之。嗚呼。嗚呼。刀加吾頸。鎗指吾胸。吾敢曰。半自爲之。半滿洲人造之。

某之言可以盡吾國士人之醜態者曰。「覆試而几案不具。待國士如囚徒。賜宴而麀飯塗羹。視文人如犬馬。簪花之袍。僅存腰幅。棘圍之膳。卵作鴨烹。一入官場。卽成兒戲。是其於士也。名我恩榮。而實羞辱者。其法不行也。由是士也。鬢齡入學。皓首窮

黃

帝

魏

經。誇。命。運。祖。宗。風。水。之。靈。僥。房。師。主。司。知。音。之。倖。百。拆。不。磨。而。得。一。第。其。時。大。都。在。強。仕。之。年。矣。而。自。顧。餘。生。吃。着。猶。不。沾。天。位。天。祿。毫。末。忽。釐。之。施。於。此。而。不。魚。肉。鄉。愚。威。福。梓。里。或。恤。含。冤。而。不。包。詞。訟。或。顧。廉。恥。而。不。打。抽。豐。其。何。能。贍。養。室。家。撐。持。門。戶。哉。』。痛。哉。斯。言。善。哉。斯。言。爲。中。國。士。人。之。透。物。鏡。爲。中。國。士。人。之。活。動。大。寫。真。〔。即。影。戲。〕。然。吾。以。爲。生。今。之。日。處。今。之。時。此。等。醜。態。當。絕。於。天。壤。矣。既。而。又。聞。人。羣。之。言。曰。某。某。入。學。矣。某。某。中。舉。矣。某。某。報。捐。矣。發。財。做。官。之。一。片。喊。聲。猶。是。贊。豎。然。於。社。會。之。上。如。是。如。是。上。海。之。濫。野。雞。如。是。如。是。北。京。之。滑。鬼。子。如。是。如。是。中。國。之。腐。敗。士。人。嗟。夫。吾。非。好。爲。此。尖。酸。刻。薄。之。言。以。罵。盡。我。同。胞。也。實。吾。國。士。人。屠。毒。社。會。之。罪。有。不。能。爲。之。恕。者。春。秋。責。備。賢。者。我。同。胞。盍。醒。諸。

今。試。游。於。窮。鄉。原。野。之。間。則。見。夫。黧。其。面。目。泥。其。手。足。荷。鋤。壠。畔。終。日。勞。勞。而。無。時。或。息。者。是。非。我。同。胞。之。爲。農。者。乎。受。田。主。土。豪。之。虐。待。不。足。而。彼。滿。洲。人。者。復。派。設。官。吏。多。方。以。刻。剝。之。以。某。官。括。某。地。之。皮。以。某。官。吸。某。民。之。血。若。招。信。票。若。攤。賠。款。其。猶。奢。者。也。是。故。一。納。賦。也。加。以。火。耗。加。以。錢。價。加。以。庫。平。一。兩。之。稅。非。五。六。兩。不。

黃

帝

魏

能完務使之鬻妻典子而後已而猶美其名曰薄賦曰輕稅曰皇仁吾不解薄賦之謂何輕稅之謂何若皇仁之謂則是盜賊之用心殺人而曰救人者也嘻一國之農爲奴隸於賊滿人下而不敢動是非賊滿人壓制漢人之好手段乎嗚呼嗚呼刀加吾頸鎗指吾胸吾敢曰賊滿人壓制我漢人之好手段

不見乎古巴誘販之猪仔海外被虐之華工是又非吾同胞之所謂工者乎初則見拒於美繼又見拒於檀香山新金山等處飢寒交逼葬身無所以堂堂中國之民竟欲以此茸髮重唇之族而不可得誰實爲之至此極哉然吾聞之外國工人有干涉國政倡言自由之說以設立民志爲宗旨者有合全國工人立一大會定法律以保護下業者有立會演說開報館倡社會之說者今一一轉詢中國有之乎無有也又不見乎殺一教士而割地償款罵一外人而動勞上諭慰問者乎至我同胞置身海外受外人不忍施之禽獸者之奇辱而被滿洲政府乃一若盲於目而聾於耳漠然無所動於其心夫頭同是圓也足同是方也而一則尊貴如彼一則卑賤如此嗚呼嗚呼刀加吾頸鎗指吾胸吾敢曰滿洲人之虐待我

抑吾又聞之。各國之富商大賈。皆得爲議員。執政權而中國則貶之曰末務。卑之曰市井賤之曰市儈。不得與士大夫伍。及一旦償兵費。賠教案。甚至供玩好。養國蠹者。則又莫不取之於商。若有捐若者。有稅若者。加以洋關。而又抽以釐金。若者抽以釐金。而又加以洋關。震之以報效。國家之名。誘之以虛銜。封典之利。公其詞。則曰派美其名。則曰勸其則。剝吾同胞之膚。吸吾同胞之髓。以供其養家奴之費。修頤和園之用而已。吾見夫同胞之小與之計較也。自若嗚呼。嗚呼。刀加吾頸。鎗指吾胸。吾敢曰。滿洲人之剝吾膚。吸吾髓。

以言夫中國之兵。則又有不可忍言者矣。每月三金之糧。餉加以九錢。七之扣折。與以朽腐之兵器。位置其一人之身。命驅而用之。使戰其不聚。殲其兵。而饋餉於敵者。夫將焉往。及其死。綏也。則又委而去之。視爲罪所應爾。旌恤之典。盡屬虛文。妻子哀望。莫之或問。即或幸而不死。則遣以歸。農扶傷。裹創。生計乏紀。流落數千里。外淪爲乞丐。欲歸不得。而殺游勇之令。又特嚴酷。似此殘酷之事。從未聞有施之於八旗駐防者。嗟夫。嗟夫。吾民何辜。受此慘毒。始也欲殺之。終也欲殺之。上薄蒼天。下撤黃泉。

黃

帝

魂

不殺不盡不盡不快不快不止嗚呼嗚呼刀加吾頸鎗指吾胸吾敢曰滿洲人之殘殺我漢人

文明國中有一人橫死者必登新聞數次甚至數十次不止司法官審問案件即得有實憑實據非犯罪人親供不能定罪（於審問時無用刑審問理）何也重生命也吾見夫吾同胞每歲中死於賊滿人借刀殺人濫酷刑法之下者不知凡幾賊滿人之用苛刑於中國言之可醜可痛天下積怨內外咨嗟華人入籍外邦如避水火租界必思會審如禦虎狼乃猶或援引故事虛文而頓忘眼前實事不知今無滅族何以移親及疏今無肉刑何以立斃杖下今無拷訊何以苦打成招今無濫苛何以百毒備至至若監牢之刻獄吏之慘猶非筆墨所能形容即比以九幽十八獄恐亦有過之無不及者而賊滿人方行其農忙停訟執審減刑之假仁假義以自飾嗚呼嗚呼刀加吾頸鎗指吾胸吾敢曰賊滿人之屠戮我若夫官吏之貪酷又非今世界文字語言所得而寫擬言論者也悲夫

乾隆之園明圓已成灰燼不可憑藉而如近日之崇樓傑閣巍巍高大之頤和園

黃

帝

魂

其問一五一際。何一非刻括吾漢人之膏脂以供一賣淫婦那拉氏之笑。傲乎夫暴秦無道作阿皇宮。天下後世尙稱其不仁於圓明園。何如於頤和園。何如而我同胞無一敢道其惡者。是可知滿洲政府專制之極點。

開學堂則曰無錢矣。派學生則曰無錢矣。凡有絲毫利益於漢人者莫不曰無錢無錢。乃無端而謂陵修陵則有錢若干。無端而修宮園則有錢若干。無端而慶萬壽則有錢若干。同胞乎。盍思之。

「量中華之物力。結友邦之歡心。」是豈非所謂煌煌上諭之言乎。中國者中國人之中國也。割我同胞之土地。劫我同胞之財產。以買其一家一姓五百萬家奴一日之安逸。此割臺灣膠州之本心。所以感發五中矣。咄咄怪事。我同胞看者我同胞聽者。

吾讀揚州十日記。嘉定屠城錄。吾未盡吾幾不知其涕之所自出也。吾爲言以告我同胞。曰揚州十日嘉定三屠。是豈非當日賊滿人殘戮漢人一州一縣之代表哉。夫二書之所紀不過略舉一二耳。而當日既縱焚掠之軍。又嚴薙髮之令。則賊滿人鐵

黃

帝

魂

踰所至其屠殺擄掠必有十倍於二地無可疑者有一有名之揚州嘉定有千百無名之揚州嘉定吾憶之吾惻痛於心吾不忍而又不能不爲吾同胞告也

揚州十日記有云初二日傳府道州縣已置官吏執安民牌遍諭百姓毋得驚懼又諭各寺院僧人焚化積尸而寺院中藏匿婦女亦復不少亦有驚餓死者查焚尸載籍不過八日共八十餘萬其落井投河閉門焚縊者不與焉

吾又爲言以告我同胞曰賊滿人入關之時被賊滿人屠殺者是非吾高曾祖之高曾祖乎是非吾高曾祖之高曾祖之伯叔甥舅乎被賊滿人姦淫者是非吾高曾祖之高曾祖之妻之女之姊妹乎（揚州十日記云卒常謂人曰我輩征高麗擄婦女數萬人無一失節者何堂堂中國無恥至此讀此言可知當日姦淫之至極）記曰「父兄之仇不共戴天」此三尺童子所知之義也故子不能爲父兄報仇以托諸其子子以托諸孫孫又以托諸玄來祚是高曾祖之仇即吾今父兄之仇也父兄之仇不報而猶厚顏以事仇人日日言孝弟吾不知孝弟之果何在也高曾祖有靈必當不瞑目於九原

賁

帝

魂

中國之有孔子。無人。不尊。崇爲大聖人者也。曲阜孔子廟。又人人知爲禮樂之邦。教化之地。拜擬不置。如耶穌之耶路撒冷者也。乃賊滿人割膠州於德。而聽德人毀我堯舜禹湯文武周公遺教之地。生民未有神聖。不可侵犯之孔子之鄉。使神州四萬萬衆無復教化。而等倫於野蠻。是誰之罪歟。夫耶穌教新舊相爭。猶不惜流血數百萬。人我中國人何如。

一般服從之奴隸。有上尊號。崇謚法。尊謚爲聖祖仁皇帝。高祖純皇帝者。固在黑暗時代所號爲令主賢君者也。及觀南巡錄所載。實則淫掠無賴。鳥獸洪水汎濫。中國（乾隆欲貪黃角峰。由張家口遞至揚州。三日而至。於此可見其奢侈。）嗟夫。竭數省之民力。以供覓羅玄暉。（卽康熙）覺羅弘曆（卽乾隆）一民賊之行。止方之隋煬。明武爲比例。差吾不知其相去幾何。吾嘗讀隋煬豔史。吾安得其人再著一康熙乾隆南游史。揭其禽獸之行。暴著天下乎。某氏以法王路易十四比乾隆。吾又不禁拍手叫絕。喜得其酷肖也。

主人之轉賣其奴也。猶且必問其奴之願否。今慨然以我之土地與人。並不一問及

之。而私相授受。我同胞亦絕不與之計。較之反從而聽任之。若臺灣、若香港、若大連灣、若旅順、若膠州、若廣州灣。於未割讓之先。於既割讓之後。從未聞有一紙公文。布告天下者。我同胞其自認爲奴乎。吾不得而知之。此滿洲人大忠臣剛毅所以有「與其授家奴不如贈鄰友」之言也。

牧人之畜牛馬也。牛馬何以受治於人。必曰人爲萬物之靈耳。今以我同胞日受治於賊滿人鞭箠之下。而不自知是牛馬之受治於牧人也。我同胞雖欲不自認爲牛馬。其如彼之實以牛馬畜之。何何以言之。彼於各州府縣。苟有催租勸捐之事。必有「受朝廷數百年豢養深恩。力圖報効」之文。煌煌然榜之通衢。此識字者之所知也。夫曰豢養即畜牧之謂也。吾同胞自食其力。彼滿洲人乃劫吾之財。攘吾之士。以食吾之力者。不自認爲賊。而顧以牛馬畜吾同胞乎。抑自居乎。抑不自居乎。滿洲人又有言曰：「二百年食毛踐土。深仁厚澤。浹髓淪肌。」夫中國者中國人之中國。非賊滿人所得而固有也。誰食誰之毛。誰踐誰之土。此不待辯而自知。彼賊滿人之爲此言也。其反言歟。抑實謂歟。尙請吾同胞一自道之。賊滿人入關二百六十

黃

帝

魂

年食吾同胞之毛踐吾同胞之土吾同胞之深仁厚澤淪其髓浹其肌此固滿洲人所粉骨碎身吮雍舐痔猶不足以報我象養深恩於萬一者也乃此言也不出諸我同胞之口而反出諸於滿洲人之口喪心病狂至於此極耶

山海關外之一片地曰滿洲曰黑龍江曰吉林曰盛京是非賊滿人所謂發祥之地游牧之鄉固賊滿人所當竭力保守者乎今乃再拜稽首以之奉獻於俄羅斯有人焉已不自保而猶望其能保人焉其可得乎有人焉不愛惜已物而猶望其能愛惜人物焉其又可得乎

拖辮髮着胡服躑躅而行於倫敦之市行人莫不曰 Dis-hill (譯言猪尾) Sir Vase

(譯言野蠻)者何爲哉又躑躅而行於東京之市行人莫不曰 ナヤン ナヤン ボツ (譯意拖尾奴才)者何爲哉嗟夫漢官威儀掃地已盡唐制衣冠蕩然無存吾撫吾所衣之衣所頂之髮吾惻痛於心吾見迎春時之春官衣飾吾惻痛於心於見出殯時之孝子衣飾吾惻痛於心吾見官吏出行時荷刀之紅綠衣喝道之皂隸吾惻痛於心辮髮乎胡服乎開氣袍乎花翎乎紅頂乎朝珠乎爲我中國文物之冠裳乎抑

黃

帝

魏

打○牲○遊○牧○賊○滿○人○之○悲○衣○服○乎○我○同○胞○自○認○賊○滿○人○入○關○所○下○薙○髮○之○令○其○略○曰○

向○來○薙○髮○之○制○不○急○姑○聽○自○便○者○欲○俟○天○下○大○定○始○行○此○事○朕○已○籌○之○熟○矣○君○猶○

父○也○民○猶○子○也○父○子○一○體○豈○可○違○異○若○不○歸○一○不○幾○爲○異○國○人○乎○自○今○布○告○之○後○

京○城○限○旬○日○直○隸○各○省○地○方○自○部○文○到○日○亦○限○旬○日○盡○行○薙○髮○若○惜○髮○爭○辯○決○不○

輕○貸○

嗚○呼○此○固○我○皇○漢○人○種○爲○牛○爲○馬○爲○奴○爲○隸○棄○漢○唐○之○衣○冠○去○父○母○之○髮○膚○以○服○從○

滿○洲○人○之○一○大○紀○念○碑○也○同○胞○同○胞○吾○願○我○同○胞○日○日○一○讀○之○

娼○妓○之○於○人○也○人○盡○可○以○夫○謂○其○爲○纏○頭○計○也○至○我○之○爲○賊○滿○人○之○順○民○賊○滿○人○之○

臣○妾○則○從○未○見○益○我○以○多○金○者○卽○有○一○二○入○其○祿○利○誘○導○之○中○登○至○尙○書○總○督○之○位○

者○要○皆○以○同○胞○括○蝕○同○胞○而○賊○滿○人○仍○一○毛○不○拔○自○若○也○嗚○呼○我○同○胞○何○娼○妓○之○不○

若○

吾○同○胞○今○日○之○所○謂○朝○廷○所○謂○政○府○所○謂○皇○帝○者○非○卽○吾○嚙○昔○之○所○謂○曰○夷○曰○蠻○曰○

戎○曰○狄○曰○匈奴○曰○韃○靼○其○部○落○居○於○山○海○關○之○外○本○與○我○黃○帝○神○明○之○子○孫○不○同○種○

族者乎。其土則穢壤。其人則羶種。其心則獸心。其俗則彘俗。其文字不與我同。其語言不與我同。其衣服不與我同。逞其凶殘淫殺之威。乘我中國流寇之亂。盤踞上國。驅策漢人二百餘年。坐食其祿。故禍至則漢人受之。福至則漢人享之。太平天國之立也。以漢攻漢。山尸海血。所保者滿人。甲午戰爭之起也。以漢攻倭。償款二百兆。割地一行。省所保者滿人。拳民之亂也。以漢攻洋。血流津京。所保者滿人。故今日強也。亦滿人強耳。於我漢人無與焉。故今日富也。亦滿人富耳。於我漢人無與焉。同胞同胞。其姦母引以爲己類。已賊滿人剛毅之言曰：『漢人強滿人亡。』彼族之明此理久矣。願我同胞當蹈其言。毋食其言。

以言夫滿洲人之對吾待者。固如此。以言夫我同胞之受害也。又如彼。同胞同胞。知所感乎。知所擇乎。夫犬羊鬻骨。猶嫌鯁喉。我同胞之受此種種不平之感。殆有若銅駝石馬者焉。然而賊滿人之奴隸。我者尙不止此。吾心之所欲言者。而口不能達之口之所能言者。而筆又不能宣之。吾今發一大誓。以告人曰。有舉滿人對待我同胞之問題。以難於吾者。吾能雜搜博引。細說詳辨。揭其隱衷。微意以著於天下。吾願我

身。化。爲。恒。河。沙。數。一。身。中。出。一。舌。一。舌。中。發。一。音。以。演。說。賊。滿。人。驅。策。我。屠。殺。我。姦。淫。我。籠。絡。我。虐。待。我。之。慘。狀。於。我。同。胞。前。吾。願。我。身。化。爲。無。量。恒。河。沙。數。名。優。巨。伶。以。演。出。賊。滿。人。驅。策。我。屠。殺。我。姦。淫。我。籠。絡。我。虐。待。我。之。活。劇。於。我。同。胞。前。

且。夫。我。中。國。固。具。有。靈。括。宇。內。震。耀。全。球。撫。視。萬。國。凌。轢。五。洲。之。資。格。者。也。有。二。萬。方。里。之。土。地。有。四。百。兆。靈。明。之。國。民。有。五。千。餘。年。之。歷。史。有。二。帝。三。王。之。政。治。而。又。地。處。溫。帶。人。性。聰。明。物。產。豐。饒。江。河。源。富。舉。地。球。各。國。所。無。者。我。中。國。獨。擅。之。倫。使。不。受。奴。爾。哈。齊。皇。太。極。福。臨。諸。盜。賊。之。蹂。躪。而。脫。離。滿。洲。人。之。羈。縛。吾。恐。英。吉。利。也。俄。羅。斯。也。德。意。志。也。法。蘭。西。也。今。日。之。張。牙。舞。爪。以。蠶。食。瓜。分。於。我。者。亦。將。屏。氣。歛。息。以。憚。我。之。威。權。休。我。之。勢。力。吾。恐。印。度。也。波。蘭。也。埃。及。也。土。耳。其。也。亡。之。滅。之。者。不。在。英。俄。諸。國。而。在。我。中。國。亦。題。中。應。有。之。目。耳。今。乃。不。出。於。此。而。爲。地。球。上。數。重。之。奴。隸。使。不。得。等。倫。於。印。度。之。紅。巾。非。洲。之。黑。奴。吁。可。慘。也。嘻。可。悲。也。夫。亦。大。可。醜。也。夫。亦。大。可。恥。也。嗚。呼。滅。六。者。六。國。也。非。秦。也。族。秦。者。秦。

也。非天下也。滿洲人亡我乎。抑我之自亡乎。語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昨日之中國，譬猶昨日死。今日之中國，譬猶今日生。過此以往，其光復中國乎。其爲數重奴隸乎。天下事不興則亡，不進則退，不自立則自殺。徘徊中立，萬無能存於世界之理。願我同胞速擇焉。我同胞處今之世，生今之日，內受滿洲之壓制，外受列國之驅迫。內患外侮，兩相刺激，十年滅國，百年滅種，其信然乎。然吾聞達人有言曰：欲禦外侮，先清內患。如是如是，則賊滿人爲我同胞之公敵，爲我同胞之公讎。二百五十餘年之奴隸，猶能脫數十年之奴隸，勿論已。吾今與同胞約曰：張九世復仇之義，作十年血戰之期，磨吾刃，建吾旗，各出其九死一生之魄力，以驅逐凌辱我之賊滿人，壓制我之賊滿人，屠殺我之賊滿人，姦淫我之賊滿人，以恢復我聲明文物之祖國。以收回我天賦之權利，以挽回我有生以來之自由，以購取人人平等之幸福。

噫！吁！嘻！我中國其革命，我中國其革命，法人三次美洲七年是故，中國革命亦革命，不革命亦革命。吾願日日執鞭以從我同胞革命，吾祝我同胞革命。

『忍令上國衣冠淪於夷，狄相率中原豪傑還我山河。』我同胞其有是志也夫。

革命必剖清人種

地球之有黃白二種。乃天予之以聰明才武。兩不相下之本質。使之發揚蹈厲交戰。於天演界中。爲亘古角力較智之大市場。卽爲終古物競進化之大舞臺也。夫人之愛其種也。必其內有所結。而後外有所排。故始焉自結其家族。以排他家族。繼焉自結其鄉族。以排他鄉族。既焉自結其部族。以排他部族。終焉自結其國族。以排他國族。此世界人種之公理。抑亦人種產歷史之一大原因也。吾黃種。吾黃種之中國之皇漢人種。吾就東洋歷史。上能相結相排之人種。爲我同胞述之。使有所觀感焉。亞細亞黃色人種。約別爲二種。曰中國人種。曰西伯利亞人種。

中國人種。蔓延於中國本部、西藏及後印度一帶地方。更詳別爲三族。第一、漢族。漢族者。東洋史上最特色之人種。卽吾同胞是也。據中國本部。棲息黃河沿岸。而次第蕃殖於四方。自古可亞東文化之木鐸者。實惟我皇漢民族焉。彼朝鮮、日本亦我漢族之所蕃殖者也。

第二、西藏族。自西藏蔓延克什米爾、泥八刺及緬甸一帶地方。殷周之氏羌。秦漢時

之月氏唐之吐蕃南宋之西夏皆屬此族。

第三交趾支那族。自支那西南部（即雲南貴州諸省）而蔓延於安南暹羅等國。此族在古代時似占據中國本部而爲漢族所漸次驅逐者。周以前之苗民荊蠻唐之南詔蓋屬此族。

西伯利亞人種。自東方亞細亞北部。蕃殖北方亞細亞一帶。今更詳別之。凡四族。第四蒙古族。原蕃殖於西伯利亞之貝加爾湖東邊一帶。其後次第南下。至今日乃自內外蒙古蔓延於天山北路一帶地方。胡元卽由此族而起。印度之莫臥爾帝國亦由此而起。

第五通古斯族。自朝鮮北部。經滿洲而蔓延於黑龍江附近。秦漢時之東胡。漢以後之鮮卑。隋唐時之靺鞨。唐末之契丹。宋之女真等。皆屬此族。卽今日僭竊我中國之滿洲人亦由此族而興焉。

第六土耳其族。原蕃殖於內外蒙古地方。後漸西移。今日則自天山南路。凡中央亞西亞一帶。多爲此族所佔據。周以前之獯鬻獯狁。漢之匈奴。南北朝之柔然。隋之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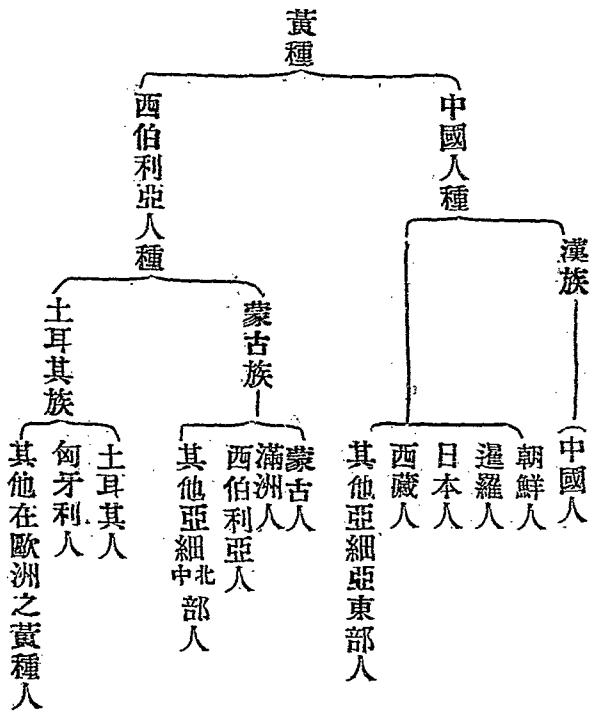
魂

帝

寶

黃 帝 魂

歐唐之回紇等皆屬此族。而今東歐之土耳其亦此族所建。今就今日人種之能成立者列表如左。



革命必剖清人種

由是以觀我皇漢民族起自黃河東北一帶之地。經歷星霜繁衍四方。秦漢之時。已布滿中國之全面。以中國本部爲生息之鄉。降至今日。人口充溢。四萬萬。爲地球絕大蕃多。無有倫比之民族。其流出萬里長城以外。青海西藏之地者。達一千餘萬之多。更進而越日本之境。或侵入北方黑龍江之左岸。俄界或達南方。進入安南交趾。東藩塞暹羅緬甸。馬來半島。更入太平洋。侵入布哇。美洲合衆國。加拿大。秘魯。伯拉。踰南洋。侵入呂宋。瓜哇。渤泥。及澳洲。歐洲者。亦不下三四百萬。其無資力者。孜孜勵精。以勞力壓倒凌駕他國之人民。有資力者。擁數十百萬之資本。與歐美之富商大賈。爭勝敗於商場中。而不相下。我漢族之能富於擴張種族之勢力。如此吁。是即以二十世紀世界之主人翁。推尊我漢族。殆非河漢之言也。

嗚呼。我漢種。是豈非飛揚祖國之漢種。是豈非獨立亞細亞大陸上之漢種。是豈非爲偉大國民之漢種。嗚呼。漢種。漢種。雖衆。適足爲他種人之奴隸。漢地。雖廣。適供足他種人之棲息。嗚呼。漢種。不過爲滿洲人。恭順忠義之臣民。嗚呼。漢種。又將由滿洲人介紹。而爲歐美國人之奴隸。吾寧使漢種亡盡。殺盡。死盡。而不願其享昇平盛

賞

帝

魂

世歌舞河山優游於滿洲人之胯下吾寧使漢種亡盡殺盡死盡而不願其爲洪承
疇爲細崽爲通事爲買辦爲繙譯於地球各國人之下吾悲漢種吾先以種族之念
覺漢種

執一人而謂之曰汝之父非眞汝父也爲汝父者某某也其人莫不起立而怒以詰
得其直而後已又一家人父子夫婦兄弟相居無事也忽焉來一強暴入其室據其
財產而又奴其全家人則其家人莫不奮力死鬪以爭回原產而後已夫語人有二
父而不怒奪人之家產而不爭是其人非行尸走肉卽僵尸殘骸耳吾特怪吾同胞
以一人所不能忍受之事舉國人忍受之以一家所不忍受之事舉族忍受之悲夫
悲夫滿洲人入關則稱大清順民聯軍破北京則又稱某某國隕民香港人立維多
利亞紀念碑曰德配天地臺灣人頌明治天皇功德曰德廣皇仁前之爲大金大元
大遼大清之順民既去矣而今之爲大英大法大俄大美之順民者又來此無他不
明於同類異種之觀念而男盜女娼羞祖辱宗之事遂至無不可爲也
吾正告我同胞曰昔之禹貢九州今日之十八省是非我皇漢民族嫡親同胞生於

斯長於斯聚國族於斯之地乎。黃帝之子孫神明之胃。裔是非我皇漢民族。嫡親同胞。區分人種之大經乎。胞之名譽乎中國。華夏蠻夷。戎狄是非我皇漢民族。嫡親同胞。區分人種之大經乎。幸而滿洲人與我不通婚姻。我猶是清清白白黃帝之子孫也。夫人之於家庭。莫不相親相愛。而對異姓。則不然者。有感情故耳。我同胞。豈忍見此莫大之奇辱。而無一毫感情動於其中耶。愛爾蘭隸於英也。以人種稍異。故數與英人爭。卒得其自治而後已。我同胞。寧不彼若乎。傳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又曰：『狼子野心。是乃狼也。』我同胞。其三復斯言。我同胞。其有志跳身大海洋中。濯大海洋之水。以洗潔我同胞。羞祖辱宗。男盜女娼之大恥大辱乎。

駁革命駁議

有著革命駁議者。自謂主張維新。而不主張革命。大致以今日革命之難。一在外界干涉。一在內容腐敗。故不如降心壹志。研究實學。以爲異日輔佐君國興起宗邦之用。語多鶻突。未能分析。明了。不知異日獲用。將以立憲政體。輔佐君國興起宗邦乎。抑將小小變法。補苴罅漏。而遂可以輔佐君國興起宗邦乎。若僅變法而已。康有爲

戎。戎。之。事。成。鑿。未。遠。誠。使。胡。牝。就。戮。明。辟。當。陽。百。日。新。政。延。至。百。歲。而。外。人。之。侵。犯。國。權。要。求。割。地。果。能。禦。之。與。否。若。言。立。憲。彼。既。知。人。心。腐。敗。以。鑿。井。耕。田。爲。本。分。輸。租。納。稅。爲。常。職。初。不。知。何。者。爲。自。由。何。者。爲。不。自。由。矣。而。欲。其。決。議。稅。則。規。復。權。利。此。又。必。不。可。得。之。數。也。夫。小。小。變。法。不。過。欺。飾。觀。聽。而。無。救。於。中。國。之。亡。立。憲。足。以。救。中。國。之。亡。又。非。不。知。自。由。者。所。能。就。然。則。研。究。實。學。果。安。所。用。耶。然。而。維。新。之。極。點。則。必。以。立。憲。爲。歸。矣。彼。所。以。侈。陳。維。新。諱。言。革。命。者。非。謂。革。命。之。舉。必。伏。尸。百。萬。流。血。千。里。大。蹂。小。搏。以。與。凶。頑。爭。命。而。維。新。可。從。容。晏。坐。以。得。之。耶。夫。各。國。新。政。無。不。從。革。命。而。成。如。意。大。利。匈。牙。利。之。轟。轟。烈。烈。百。折。不。迴。放。萬。丈。光。芒。於。歷。史。者。無。論。矣。英。倫。三。島。非。以。不。成。文。憲。章。與。憲。政。祖。國。之。名。自。豪。於。大。地。者。乎。然。一。千。二。百。十。五。年。之。革。命。何。如。一。千。四。百。八。十。五。年。之。革。命。何。如。一。千。八。百。三。十。二。年。之。革。命。又。何。如。使。英。人。而。不。革。命。則。一。土。耳。其。耳。東。睨。日。本。非。以。皇。統。綿。綿。萬。世。一。系。貢。媚。言。於。其。君。主。者。乎。然。薩。長。二。藩。尊。王。覆。慕。之。革。命。何。如。西。鄉。南。洲。鹿。兒。島。之。革。命。又。何。如。使。日。本。而。不。革。命。則。一。朝。鮮。耳。然。則。革。命。與。維。新。又。何。擇。焉。且。彼。之。言。論。洋。酒。

萬千而秀言。焚聽最足。破衆庶之胆。而短英雄之氣者。則曰外人干涉而已。夫干涉亦何足懼。使革命思想能普及全國人人。挾一不自由毋寧死之主義。以自立於搏搏大地之上。與文明公敵相周旋。則炎黃之胄。冠帶之倫。遺裔猶多。雖舉揚州十日。嘉定萬家之慘劇。重演於二十世紀之舞臺。未必能盡殲我種族。不然逆天演物競之風潮。處不適宜之位。置奴隸唯命牛馬。唯命亦終蹈紅夷樓變之覆轍而已。非律賓前事。尤吾黨所捶胸泣血飲恨終夕者也。雖然以阿圭拿度之英傑。非國民之義憤。今雖茹辛含苦。暫爲強敵所屈伏。而仰視天俯視地。咄咄書空之情態。殆不可以一日已。黃河伏流一瀉千里。大地風雲朝不謀夕。吾敢昌言曰。十年以後。太平洋中無復美利堅人之殖民政略矣。即不然。而當日義旗一指千里。從風西班牙九世之仇。亦既掃蕩無餘。不猶愈於心心侃侃長爲奴隸者乎。彼謂鄉村富戶。值羣盜在門之時。其主人與僕從。唯有齊心協力。抵禦外侮。若兩造同室操戈。先已筋疲力盡。迨至羣盜破門而入。即更不復抵禦。此固一定之理矣。吾不知彼之所謂主人與奴隸者。將何所指乎。夫中國國民爲全國之主人。翁若今之政府不能盡公僕之天責。

而反。擢。夷。辱。戮。我。民。以。爲。快。直。羣。盜。之。尤。無。賴。者。耳。內。盜。不。去。盤。踞。與。而。蠶。蠶。然。日。拒。外。盜。拒。外。盜。縛。手。足。而。與。人。鬪。烏。可。勝。乎。且。彼。既。排。革。命。而。主。張。維。新。矣。而。維。新。終。未。可。從。容。晏。坐。以。得。之。則。仍。不。得。不。望。諸。民。黨。之。崛。起。彼。政。府。之。仇。視。我。民。也。見。我。民。之。稍。有。氣。節。稍。有。舉。動。者。莫。不。欲。得。而。甘。心。又。豈。知。革。命。與。維。新。之。有。別。哉。唐。才。常。昌。言。勤。王。而。伏。尸。鄂。市。日。本。留。學。生。以。服。從。政。府。爲。主。義。而。下。詔。大。索。海。內。況。維。新。革。命。相。去。之。不。能。以。寸。乎。吾。知。一。旦。憲。政。黨。出。現。於。中。國。而。政。府。之。追。討。外。人。之。干。涉。猶。如。故。也。

夫。低。首。下。心。以。求。所。謂。維。新。者。而。終。不。成。何。如。昌。言。革。命。反。有。萬。一。之。希。冀。哉。彼。謂。中。國。之。民。未。有。怨。政。府。之。心。不。可。以。言。革。命。夫。我。國。民。豈。生。而。有。奴。隸。之。性。質。牛。馬。之。資。格。任。政。府。之。食。吾。毛。踐。吾。土。而。不。動。於。心。哉。母。亦。智。識。未。開。浸。淫。於。四。千。年。來。之。邪。說。上。天。下。澤。名。分。等。嚴。雖。有。怨。尤。未。如。之。何。耳。使。有。人。決。此。藩。籬。昌。明。大。義。二。十。世。紀。之。中。國。何。詎。不。如。十。九。世。紀。之。歐。洲。乎。然。則。彼。所。謂。明。且。張。胆。於。稠。人。廣。衆。之。中。公。言。不。諱。并。登。諸。報。章。以。期。千。人。之。共。見。者。正。以。中。國。國。民。未。知。革。命。而。求。所。

黃

帝

魂

以知之之道耳。彼所謂聯絡會黨，殊不足恃。而引拳民爲鑒。夫拳民之事，豈可與革命黨同日語哉。彼挾一『扶清滅洋』之宗旨，既可以皇漢之貴種，而覲然自稱大清之順民，帖耳俯首，受治異族，無復廉恥矣。又何不得以爲大英大法大日本之順民乎。能爲張氏奴，亦必能爲李氏奴。性質如此，無足怪者。而遽以區區少數，并多數之未必如是者，而同類並譏之，亦響言之而已。抑今日之主張革命者，雖詞嚴義正，必不如彼所謂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而陽和之韻，不入里耳。逞臆爲談，猶多歧路。無已，請比較革命立憲之難，易還以商摧之義，與海內外人士質之，可乎。革命之舉，雖事體重大，然誠得數千百錚錚之民，黨遍置中外，而有一聰明睿智之大，人率而用之，攘臂一呼，四海響應，推倒政府，驅除異族，及大功告成，天下已定，而後實行其共和主義之政策，恢復我完全無缺之金甌，則所革者，政治之命耳。而社會之命，未始不隨之而革也。若夫維新，則必以立憲爲始基。立憲則必人人能守自治之法，律。人人能有擔任憲政之資格。然後得以公布憲法，爲舉國所同認。今以數千年遺下，齟弱疲玩之社會，性質俯首屏息於專制政體之下，一旦欲其勃焉而興，晉人。

而○革○之○以○進○於○光○明○偉○大○立○憲○國○之○國○民○吾○恐○遲○之○十○年○數○十○年○後○仍○不○得○觀○効○於○萬○一○而○中○國○之○亡○已○亟○不○能○待○况○滿○清○政○府○之○初○無○立○憲○思○想○乎○天○對○此○扞○格○不○讓○之○敵○體○出○此○迂○遠○無○補○之○希○望○如○醉○如○痴○如○夢○如○寐○外○人○乃○朝○換○一○約○暮○索○一○款○伺○我○內○情○之○懈○弛○徐○行○其○擴○張○權○利○之○計○使○我○膏○涸○血○竭○財○窮○智○絀○徧○國○人○無○能○為○抵○禦○之○策○而○後○印○度○我○波○蘭○我○支○那○大○陸○永○永○陸○沉○吾○不○知○行○立○憲○王○義○者○尙○足○以○救○波○蘭○印○度○之○亡○耶○無○奮○雷○之○猛○迅○則○萬○蟻○不○蘇○無○藩○牢○之○怒○吼○則○晨○夢○不○醒○無○掀○天○揭○地○之○革○命○軍○則○民○族○主○義○不○伸○民○族○主○義○不○伸○而○欲○吾○四○萬○萬○同○胞○一○其○耳○目○齊○其○手○足○羣○其○心○力○以○與○眈○眈○列○強○競○爭○於○二○十○世○紀○之○大○舞○臺○而○未○聞○舉○國○以○從○也○彼○又○謂○中○國○一○隅○之○地○往○往○彼○焉○怨○咨○此○焉○謳○歌○至○證○以○科○舉○之○醜○態○釐○金○賑○捐○之○弊○政○是○真○大○惑○不○解○者○矣○科○舉○者○愚○民○之○術○有○志○之○士○不○入○其○彀○中○卽○以○常○人○言○之○獲○者○不○過○少○數○而○不○獲○者○仍○是○多○數○是○固○謳○歌○少○而○怨○咨○多○也○釐○金○賑○捐○鑿○損○元○氣○舉○國○皆○蒙○其○害○况○於○生○物○成○物○運○物○之○農○工○商○隨○在○有○密○接○之○關○係○吾○未○聞○工○商○受○釐○金○之○酷○虐○而○農○者○謳○歌○於○野○農○者○受○賑○捐○之○勒○派○而○工○商○謳○歌○於○市○者○雖○有○謳○歌○

亦如哭泣痛苦之中暫而飲酒以慰無聊而已及其既醒則怨咨如故也此何足爲獨倡寡利不能革命之證哉總之國民與政府立於對待之地者也革命之權國民操之欲革命則竟革命維新之權非國民操之不操其權而強聒於政府亦終難躡此革命之一大階級也悲夫放棄國民之天職而率其四萬萬神明之同胞以仰一異種胡兒之鼻息是又豈昌言維新者所挾以自豪乎無量頭顱無量血即造成我新中國前途之資料畏聞革命者請先飲汝以一扈血酒以壯君之胆毋再饒舌徒亂乃公意

論復仇主義

頃者金山各新聞載有自英屬域多利之轉來電言去歲廣東黨人舉事該出首害事之人得賞金千圓不數日即爲黨人刺殺割去兩耳肢體糜爛所得之千金尙存之而未用所保之生命即去矣而莫留害人自害殺人自殺死而有知應亦自悔生前之下愚而莫能補救也然而天下最痛快最得意之事亦無過於此彼會黨人能演此大活劇又何其壯耶

賞

帝

魂

襄公復九世之仇。春秋稱之。禮曰。父之仇不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交遊之仇不
同國。蓋復仇者。天下之公理。古今之通義也。夫今日黨人之運動。汲汲然以謀自強。
者。爲外人之侵權。奪利。由我。國。而對於人。國。仇。當。復。也。個。人。之。自。由。不。伸。於。是。振。國。
民。之。精。神。絞。國。民。之。腦。髓。皇。皇。然。爭。之。前。仆。後。起。殺。頭。流。血。而。不。顧。以。個。人。而。對。於。
政。府。仇。當。復。也。優。勝。劣。敗。而。始。於。競。爭。惡。莠。害。苗。而。鋤。其。非。種。我。國。與。他。國。之。交。涉。
如。是。個。人。與。政。府。之。交。涉。如。是。然。則。我。所。曾。存。之。主。義。有。反。對。我。者。有。陷。害。我。者。其。
報。復。又。當。奚。若。耶。且。不。寧。唯。是。而。已。彼。外。人。之。刑。律。固。有。自。衛。殺。人。雖。殺。勿。論。之。說。
矣。況。乎。此。等。出。首。害。事。之。人。媚。官。場。之。一。走。狗。耳。其。於。人。格。固。已。久。缺。而。不。得。謂。之。
人。殺。一。物。而。天。下。安。者。物。物。皆。安。焉。而。寧。得。謂。之。非。耶。夫。會。黨。之。進。步。黨。人。之。所。企。
祝。者。也。人。以。橫。逆。來。吾。以。順。受。往。則。非。會。員。者。裹。足。而。爲。黨。人。者。寒。心。運。動。之。襄。脅。
之。以。發。揮。其。主。義。以。光。大。其。目。的。又。何。爲。也。哉。然。則。不。能。復。仇。者。非。會。黨。也。碧。血。無。
光。痛。長。宏。之。已。死。白。虹。貫。日。祝。荆。卿。之。復。生。蓋。自。有。此。舉。而。彼。之。因。以。爲。利。者。當。知。
所。警。矣。我。敬。復。仇。我。愛。復。仇。我。信。仰。復。仇。

庚子之歲。偽政府用神權以攘外人。又大捕黨人。劉學詢奔走於粵。先以別案電報總辦。經某黨人憤之。於粵之沙基。發兩槍以擊。劉傷重而不死。然而前日之兇。餘甚張者。至是而沉埋。隱匿不敢復現。人形作人語矣。則復仇之功也。

漢陽事起。有富有山堂大領袖朱楚香者。湘人也。避難至粵。武員楊某。渾號大霸道者。購線獲之。卒就戮。過數日。楊過粵城華寧里。遇四人手槍而環之。楊遂死。肢體解焉。而粵之領袖捕黨人諸姦。悉皆為寒心。則復仇之功也。

泰西有古神像。左手持衡。右手執劍。彼其意。蓋以衛此權者。勢力而已。然則今日。不講復仇之義。彼所謂權力者。安在耶。瞰枳深之井。窺豫讓之橋。撫劍光芒。雄心猶在。凡我國之黨人。凡我黨之有心人。盍亦自勉而自省之。不然者。受大辱以生。毋寧死。且何黨之足云。

黃河

挾七千八百餘里之迅流。貫入秦隴。晉豫。齊魯諸州域。浩浩巨浸。淤為泥沙。曾不足以開駛航路。運輸文明之潮。惟是土質粗鬆。水勢漂忽。炎夏雨行。隄防屢傾。蓋不知

其耗損幾千萬經費埋葬幾百萬人類也地理學家莫不道黃河爲中國之憂然則今之黃河胡爲作也

曰世界人口凡十五億餘吾族占其四分之一漲力之發達如此其大者實以黃河爲奠定之基礎則種族上之黃河不可不作主權者司國家之鎖鑰者也吾族歷來之主權大半寄於黃河流域之間則國家上之黃河不可不作

種族上之黃河黃河之歷史吾族最名譽之歷史也從洪荒未奠之世播殖文明於大陸日張日進侵入異族境內獨遂其物競天擇之能其人文固蔚然可觀矣然地理上之人文恒緣地文爲影響則欲考吾族依黃河所建之事跡不可不知黃河關於吾族之情勢中亞細亞之高原曰帕米爾者爲世界人類發生地黃河與揚子江皆導源中亞細亞之東部吾族初祖之東漸勢力何以必循黃河而下洪荒之初舟楫未興一水之隔一谷之限輒礙進步揚子江之上源若鴉江若瀾滄江若怒江諸流平行其間豁谷交錯隔絕行道黃河則自出伏流以來無巨浸之滙入迤河岸而南所注者皆涓涓小水不足阻文明過渡之路川無夫小必有興廢兩河之間

不無餘壤。揚子江之源。峻嶺插天。若大雪山。若雲嶺。山若素龍。山脈絡連。屬橫亘。諸大河間。黃河則循中崑崙山脈之東麓。曲折以入本部。賀蘭陰山二山皆讓入。黃河之北境。崑崙山脈之支嶺。又不能遮斷於東南。當昔游牧時代。人民逐水草爲轉移。故結隊而進者。得以循序蕃衍於河濱。今試歷數中原之文化。何一非自黃河流域發生者乎。人類第一級之進化。必由游牧進於土著農業者。土著之根原也。黃河一帶平原。彌漫蒼蒼。無極支流。細川之貫輸皆足。資灌溉之利。其適於農業者。一。地土以泥沙湊合而成。又時受沈澱之浸潤。所在肥沃。最宜耕作。其適於農業者。二。黃土積於兩岸。多至千八百尺。可爲糞田之料。其適於農業者。三。農業既興。居必定。所作必合力。於是社會之團結以固。是以神農製耒耜。藝五穀。使人民經營。生計脫游牧而進於土著時代。黃帝遂承之而併部落。四征八討。驅除異族。遷其溫和者於鄒屠其兇猛者。逐之北方。迺畫野分州。置左右大監。監於萬國。以奠定吾族之基礎。熱帶之地。生物繁殖。人民易於謀生。不復事事。遂養成蠢惰之習慣。黃河雖適於農業之區。而廣漠荒寒。氣候懷烈。兩岸沙磧數里。偶有漲溢。千里腹壤。悉成澤國。廬居。

受其漂沒財產蕩為子虛上古之民知識未具方慶目前衣食之幸福忽遇意外可驚可愕之事於是不得不勞力作冀得免於流離以震怖於地理上現象孕育此勤儉耐勞之特質傳遺而無替雖以無智無識處今日文明世界中猶足與白晰人種戰爭於優存劣敗之場其蔽也專其恐怖畏懼之念束縛心思閉塞理想人人有幸免之智慮而無獨立之精神吾族後世之滯於進化安於屈服何嘗非此現象之所感召則夫唐虞之以洪水氾濫組織部落為國家者誠吾族之一大紀念時代也凡物之憑藉也小則膨脹之力必微黃河流城遠接揚子江幅員數萬里實握本部之第一平原中無大山大河為之隔障聽人民以自在之力次第發育於其間其占地廣其取物博直若造物之故設此一絕大平原以胎養龐然無二的民族其性質被其影響遂成一種自尊自信不崇拜外人之人格故雖以數千年之獨夫民賊所壓抑箝制不得自由之身當今日之內界如斯擢殘外界如斯驅迫尙不能定其前途之何如地地之關于人事顧不偉哉

國家上之黃河 檢二十四朝之史凡夫詞臣理筆諛媚皇室頌曰美哉山河海帝

黃

帝

魂

黃河

百六二

王之所居者。會有幾。何不在此。黃河流域之內也。夫黃河土不甚豐。水不能航。何足爲吾國重。然今昔時勢不同。編敝時代之黃河。不可以槩開化時代之黃河。交通時代之黃河。不可以概鎖國時代之黃河。

自皇古以訖。有周爲吾族開化時代。其時自中亞細亞移住而來者。以黃河爲根據地。王者奠都必宅中以握形勝。故伏羲都陳。帝嚳都亳。殷都亳。周都洛。皆在今河南地。神農都曲阜。少昊都穹桑。皆在今山東地。唐都平陽。虞都蒲坂。夏都安邑。皆在今山西地。自周季以訖。今朝中葉。爲吾族鎖國時代。其時根據已固。人民安於逸豫。易進取。爲保守國家之勢力。雖日益發達。而民族之思想。反日束縛。而不自由。朝廷以防民爲主義。都會所在。必擇山川形勝之所。以易於憑險而守。或沿前朝舊都。就其馴制。民族之術。交通之利。便與否。所弗籌慮也。綜計大都會之地。有三。曰洛陽。東漢西晉所都也。曰長安。西漢隋唐所都也。曰汴。五代宋所都也。此外不依黃河建都者。惟明祖驅逐胡元。定鼎金陵。餘皆偏據一隅。無有握我本部之全權者。則雖謂中國一部。歷史全由黃河流域上組織而成。可也。

其在黃河系所延之平原上建都者更有燕京一所。負嶠北方。得居高馭。之勢。梟雄異類。實竊據其地。以臨中原。若安祿山。史思明。皆以崛起幽燕。用范陽盧龍之衆。蹂踐中國。以無道行之。其關係於全局之輕重。已若此矣。自有宋以來。胡元都以迄於今。豈非其地勢使然耶。天禍中國。強俄密邇。驅可薩克之兵。而南下。屢屢乎以黃河北域爲其勢力圈。蓋此尤撫念時勢而憤不自勝者也。

結論。嗟乎黃河所貫之諸洲。域曰甘肅。陝西。山西。河南。山東。孰非我黃帝子孫所移殖之地乎。甘肅僻在荒遠。無與交通之太勢者。無論矣。此四省者。就今日已成之現象觀之。其在鑛山。則陝西河南爲英意二國所承攬。山西北部爲俄公司所採掘。英意亦掘有開採之權。其在鐵道。則在黃河以北者。有自正定至太原之線。俄所經營也。有自館陶至澤州之線。英意所經營也。其貫黃河而南者。有比承修之蘆漢鐵路。英意敷設之鑛山鐵路。英德合辦之津鎮鐵路。而山東一省。且全轄於德。戰諸不准讓與他國之條約。內茫茫北部。不數年間。將舉不便交通之地。悉進於文明。第不知所經營而建設之者。其有一爲我黃帝之子孫否也。回憶吾族初祖開墾洪荒時。

與禽獸戰與土蠻戰不知絞若干之腦流若干之血始購得此安全之士爲吾輩今日衣食之所後人坐而安之習於文弱自漢受匈奴降衆以來胡虜雜居於中原人民無種族之觀念北望蒼茫忍令白種人次第闖入演其亡國新法之慘劇擴領土拓殖民地山河依舊而國家無存焉奴隸自甘而種族尋滅焉哀我四萬萬同胞豈意長暝而不悟也

揚子江

緒言 展一幅赤綠線文萬國輿圖有所謂屬地有所謂租界有所謂條約港有所謂勢力圈有所謂某省開礦利歸某國人承辦某省築路權歸某國掌握使人目昏心悸寢食具廢者非我中國之全部輿地乎盜賊充斥於室內健者已飽橐而去我方津津焉計算我財產鋪張我土地其抱歎何如菁華盡獻於他人大局且難支持我猶舉形式屬我精神屬人之一部分以自雄其抱慙又何如今日之揚子江實無面目出現於地理界中也然讀日人國府犀東所著揚子江航路記與藤戶計太所著支那富源揚子江嘆彼外人之經營揚子江且能編輯成書餉其國民我國之地

黃

帝

魂

理家叙揚子江者。文徒知以測量流域方向考求道里遠近爲義務未能發揮揚子江一切關係俾讀者油然而生愛國心此我國地理家之一大缺點也於是揚子江問題忽從三萬萬個細胞腦界直躍入於二十世紀之舞臺之學界。外人民族帝國主義漸及於揚子江。歐洲自十六世紀以來其政治之變遷演出無限新世界愈演愈新愈演愈新。有不可遏抑之勢。全球因之愛其影響。於其間者由弱而強由強而弱而亡令人歡迎悲送發種種之思想生種種之希望。具冒險之精神奮進取之能力欲使其名占歷史之特色其國居世界之優等。其民族爲世界主人之翁以從事於政界學界軍事界商業界絞腦筋勞心系而爭趨若鶩者不外民權民族與民族帝國數主義所運動而已。民權主義爲受虐之平民與專制之君主戰脫壓力享自由之時代。法蘭西所以革命英吉利所以立憲也。民族主義爲同種之民族與異種之民族戰脫羈縻成獨立之時代。希臘所以復立意大利所以建國也。民族帝國主義爲優等之民族與劣等之民族戰優等日益膨脹劣等日益消滅之時代。澳大利亞所以見闢阿非利加所以見分也。茲數主義有互相

胎○孕○互○相○過○渡○各○有○原○因○各○有○結○果○至○近○世○紀○而○民○族○主○義○之○發○達○已○由○澳○非○兩○大
 陸○直○撲○於○太○平○洋○中○電○擊○風○馳○海○倒○山○崩○忽○抵○我○中○國○東○南○二○面○之○海○岸○線○一○躍○登
 陸○乘○我○睡○獅○之○未○醒○病○夫○之○未○廖○舒○其○慘○淡○經○營○之○手○段○若○廣○州○臺○灣○九○龍○膠○州○威
 海○旅○順○大○連○諸○要○地○相○繼○割○讓○均○受○此○主○義○之○影○響○然○其○精○神○所○萃○幹○綫○所○趨○則○又
 排○崇○明○島○入○吳○淞○口○以○上○溯○揚○子○江○之○源○而○行○此○主○義○者○遽○飾○其○名○曰○通○商○我○國○政
 府○亦○沿○其○詞○曰○通○商○英○法○德○日○猶○屬○舞○臺○之○名○優○婉○蜓○一○條○水○移○殖○民○政○策○爲○通○商
 政○策○嗚○呼○外○人○所○謂○通○商○者○乃○愚○我○政○府○之○美○詞○而○亡○我○國○家○之○新○法○也○政○府○所○謂
 通○商○者○乃○乞○憐○外○人○之○慣○技○求○免○我○國○民○干○涉○之○實○禍○也○我○是○以○不○憚○大○聲○疾○呼○奔
 走○相○告○曰○揚○子○江○者○非○外○人○通○商○之○航○路○乃○外○人○實○行○民○族○帝○國○主○義○之○中○心○點○也
 揚○子○江○沿○岸○之○民○族○其○知○之○乎○中○國○四○萬○萬○之○民○族○其○知○之○乎○行○尸○走○肉○醉○死○夢○生
 之○政○府○其○亦○有○感○悟○乎○虎○視○鷹○瞞○詭○波○譎○雲○之○外○人○其○亦○知○顧○忌○乎
 歷○史○上○之○揚○子○江○舉○漢○族○之○關○係○黃○帝○發○軛○帕○米○爾○高○原○造○崑○崙○牽○子○孫○南○下○備
 根○據○地○於○黃○河○沿○岸○進○取○中○原○是○爲○吾○漢○族○發○達○之○第○一○原○因○大○禹○奠○山○鑿○川○太○治

黃 帝 魂

水患出河渡江大會諸侯於塗山權力及於江南是爲吾漢族發達之第二原因不然亞洲東大陸洪水氾濫猶是禽獸苗蠻交集之一塊荒土吾漢族尙守老死不相往來主義不知人間有滅國亡種之慘狀與夫天擇物競優勝劣敗之公例則彼白哲人種開闢此土吾漢族不知畫勢力範圍圍於此土吾漢族不知不待今日攘奪於野蠻酋長主人翁之手已成非洲之宰割吾漢族更不知何必揮漢族之鐵流漢族之血與彼異族野種爭生存於天演界中乎東亞新天地與漢族關係如何試問吾輩一飲一食一起一居非吾漢族曠古崛起造時勢之祖宗灑滿腔熱血組織之經營之以留其子孫乎橫互直走東大陸中央之揚子江與吾漢族之關係又何如終春秋之世吳都江南楚都江北皆恃此富庶流域挾江淮之新漢族與吾中原之舊漢族互爭雄長朝聘盟會雖漸染中朝之習慣戎狄之號未脫也迨漢族文化漸移而南劣等民族不能不爲優等民族所吸取所化合而日趨統一之勢（今日外人之行民族帝國主義與此適成正比例）秦復開通巴蜀布勢力於上流自是揚子江上下南北皆爲漢族有人物發達遂以揚子江爲中心點迄今檢歷朝戶口之

數賦稅之冊。生齒之繁。殖物產之殷。富歷史。上占特色焉。悲哉。堅子談兵。創長江天
 塹之說。啓吾漢族殘殺同種之心。長吾漢族苟且偷安之習。當中國割據時代。則用
 上游而控制下游。當外夷侵略斯代。則由江北而遷都。江左周瑜戰赤壁。王濬下江
 南。用揚子江以殘殺同種之代表者也。典午東遷。靖康南渡。福王建國。實借長江以
 苟且偷安之代表者也。此皆我中國歷史最著之污點。雖洗盡揚子江之水。不能乾
 淨者。嗟呼。周瑜之徒。素無種族思想。印於腦筋中。我黃帝孫子。若其人者。殆難悉數。
 曾不若有如白水之揚子江。猶存吾漢族於外夷雜沓異種蹂躪之際。使吾漢族得
 藉以苟延殘喘。待英雄再生。徐圖恢復。一晉之東遷以後。能以數萬之師。破符堅。投
 鞭斷流之衆者。非吾漢族之謝玄乎。宋之南渡以後。能以一介書生。禪金兀朮之魂
 者。非吾漢之虞允文乎。今過淝水流域。與采石磯。訪其父老。談當年軼事。未嘗不嘆
 吾漢族之熱於種族思想者。前代尙有人也。又未嘗不感淝水揚子江之靈。能默助
 吾漢種也。所惜者。當年君臣皆以偷安江左爲得計。其光復革命之英雄。或遲至
 數十年而生。或遲至百餘年而生。或遲至數百年而不生。揚子江支持吾漢族之力。

稍歇。故晉亡而漢族之天下仍歸於漢族之手。宋亡以來而漢族之天下竟爲異族所竊取。幾至百年而後還而不還。此皆吾漢族有負於揚子江於揚子江乎。何尤。揚子江開港通商之原因。今日之揚子江與昔日之揚子江異。昔日之揚子江爲漢族之功臣。今日之揚子江爲異種之奴隸。昔日之揚子江爲吾漢族與漢族或漢市族與異種兵戰之要地。今日之揚子江爲彼異種與漢族或異種與異種商戰之市場。昔日之揚子江爲中國南北競爭之樞紐。今日之揚子江爲地球東西奔走之舞臺。自故吳淞以上至重慶。通商之港凡八。上海在黃浦江流域。吳淞岳州兩埠。我國近年自行開放。故均不在內。曰鎮江。曰南京。曰蕪湖。曰九江。曰漢口。曰沙市。曰宜昌。曰重慶是也。汽船往來停泊江心。絡繹不絕。洋屋櫛比。租界連雲。其握我利源。奪我主權。種種現象。書聲南山之竹。嗟嗟同胞。應下亡國淚矣。

揚子江通商以南京爲最早。道光二十二年（西歷千八百四十二年）與英訂南京條約（鴉片戰爭之結果爲商港條約之始）而南京遂爲揚子江通商港八分之一。（同時開廣東廈門福州寧波上海諸港）咸豐十一年（西歷千八百六十

一年。與英法訂天津條約。英法連合軍之結果。而九江漢口遂爲揚子江通商港八分之二。同時開牛莊天津芝罘鎮口汕頭瓊州諸港。光緒二年。西歷千八百七十六年。與英復訂芝罘條約。而鎮江蕪湖宜昌遂爲揚子江通商港八分之三。同時開溫州北海諸港。光緒二十一年。西歷千八百七十六年。與日本訂馬關條約。清日戰爭之結果。而沙市重慶遂爲揚子江通商港八分之二。同時開蘇州杭州諸港。以上所開諸港。皆係戰敗之後。聽其要求莫敢誰何。更不知擲吾民族若干之頭顱。耗吾民族若干之脂膏。以購此最腥穢最慘淡之數十年歷史也。尤可駭者。英人於光緒二十四年。西歷千八百九十八年。要以揚子江流域不許讓與他人之約。得政府之承認。法日。法人要以雲南兩廣不得讓與他人。日人要以福建全省不得讓與他人。援以爲例。接踵要求。而勢力範圍問題遂喧騰於有勢力者之口。環球各國。其資格稍優於我者。莫不以得一染指。蓋外人之瓜分中國。始終未嘗變其目的。勢力範圍云者。不過瓜分之代名詞也。故開港通商時代之揚子江。瓜分主義尙在理想。勢力範圍時代之揚子江。瓜分主義

將徵事。實揚子江者。實亡中國之介紹也。傳有云。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吾則曰。中國無罪。揚子江其罪大禹。九原有知。亦必弔其子孫之將盡。而有痛於福兮禍伏之一語。

揚子江之資格。優於黃河西江。雖然揚子江關係漢族之責任。雖已放棄。揚子江固有之主權。雖已見奪。揚子江之資格。實於中國本部占獨一無二之地位。中國稱大水者三。曰黃河。一發源於青海之札靈湖。東流入中國本部。經甘肅陝西河南直隸山東諸省入海。其支流最著者。爲發源甘肅之渭水。與發源陝西之洛水。一位於中國之北部者也。曰揚子江。一發源於西藏之巴薩通拉木山。東流入中國本部。經雲南四川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蘇諸省入海。其支流灌域最著者。於甘肅四川有嘉陵江。貴州有涪陵江。陝西湖北有漢水。湖南有洞庭湖。及其湖內所匯之澧沅資湖等江。江西有鄱陽湖。及其湖內所匯之贛。吁。修。鄱等江。安徽有魯明水。陽等江。及巢湖等之支津。江蘇可由北運河以達發源河南之淮河。由南運河以達浙江之太湖。其流域灌域共經十二省。一位於中國之中部者也。曰西江。一有三源。曰東。江。北。江。西。

江。西江最大發源於雲南，東流經廣西，廣東入海，三源於廣東合流之後，又名珠江。其支流最著者，爲柳江、通貴州，爲桂江。其上流連湘江，出洞庭湖達揚子江，爲滇江。下流由三水來會，上流經廣東之北境，出鄱陽湖達揚子江。位中國之南部者也。而揚子江之資格優於黃河西江者，有二：一曰經濟上之資格，黃河之水勢如建瓴（昔人作詩云：黃河之水天上來，潰決之患，史不絕書，兼之氾濫所經，化爲沙礫，農業日有退步之象，河身甚淺，輪舟不通，商業永無起色之期，職此之故，黃河流域之人民轉徙於他省者，道路相望，中部生活之品料，運輸於北部者，舟車不絕也。西水流灌（兼本流支流而言），雖巨五省而土地豐饒，惟珠江之一帶，輪舟航行，以梧州爲終點，是農業商業之發達，不過廣東一省，廣西雲南，瞠乎其後。然查近年輸入之項（指廣東一省言），食品最夥，自滿洲輸入者爲大豆及豆油，自美國輸入者爲小麥及麥粉，則廣東之農業不待問，自鴉片戰爭以後，商港日多，則廣東之商業不可知，而揚子江航路能達千里之遙（重慶爲極點），其影響於商業爲何如？四川之絲，兩廣之絲，江西湖廣之米，均爲出口大宗，其天然之農利爲何如？故以江

黃

帝

魂

子江之農業。輔以揚子江之商業。雖與南北兩部不相往來。東西各部不相聞問。尙可以自給自養自立自強。無需一毫外助之力。此揚子江經濟上之資格。優於黃河。西江者也。一曰改革上之資格。大河以外。頑黨淵藪。其專制之熱度。河水爲沸。其奴隸之種子。逐流皆布。故庚子之亂。特順民旗。執歌功傘。挺立街巷之際。以俟洋兵之至。而稽首投降於馬前者。黃河流域所經之地。人爲多。是非燕趙之故土。耶。而慷慨悲歌之士。吾不知自何世而絕迹於茲土也。西江流域。雖不乏奮起之豪傑。自洪楊大事不成。英雄短氣。庚子機謀。賴敗志士灰心。近來不受壓制。具有愛國熱誠者。大半匿迹於海外。其不去者。則排外之心。或消滅於習慣。獨立之性。又見妬於外人。西江洗兵雨。恐終無撥雲霧見青天之一日。而揚子江之開化。兩湖以下。在幼穉時代。兩湖以上。在萌芽時代。開化幼穉時代之揚子江。尙武之精神。雖未完全。而熟於政治思想。民族主義者。已有如水就下。如蟻慕氈之概。故其昌言時。局痛哭流涕。亦可以爲喚醒國魂之助。開化萌芽時代之揚子江。其人最富於勇力。將來借文明潮於下游者。必付尙武精神之利息於下游。上下互輸。知識交換。爲揚子江必盡之義。

務。即。爲。揚。子。江。獨。立。之。基。礎。此。揚。子。江。改。格。上。之。資。格。優。於。黃。河。西。江。者。也。
 揚。子。江。之。將。來。過。去。者。揚。子。江。原。因。未。來。者。揚。子。江。之。結。果。也。今。對。揚。子。江。而。叩。
 以。將。來。之。命。運。則。茫。茫。前。途。彼。亦。不。能。自。決。要。其。結。果。惟。視。揚。子。江。今。日。之。民。族。能。
 自。立。與。不。能。自。立。爲。斷。揚。子。江。之。民。族。不。能。自。立。則。政。府。之。割。地。賠。款。於。外。人。也。聽。
 之。外。人。之。敲。膏。吸。髓。於。我。國。也。聽。之。鬼。氣。陰。陰。幽。囚。長。夜。酣。寢。臥。於。揚。子。江。之。旁。恐。
 不。數。年。揚。子。江。必。與。印。度。之。恒。河。埃。及。之。尼。羅。河。同。爲。亡。國。之。一。分。子。吾。四。萬。萬。民。
 族。揚。子。江。必。以。爲。葬。尸。之。穴。也。可。豫。爲。將。來。之。揚。子。江。弔。揚。子。江。之。民。族。如。能。自。立。
 擊。自。由。之。鼓。江。流。無。聲。揮。獨。立。之。旗。江。水。生。色。脫。家。奴。之。羈。絆。收。外。失。之。主。權。腐。敗。
 破。壞。之。揚。子。江。忽。變。爲。莊。嚴。燦。爛。之。揚。子。江。則。必。與。歐。洲。之。地。中。海。北。美。之。西。斯。比。
 士。河。同。產。文。明。占。歷。史。上。之。名。譽。而。永。爲。漢。族。一。大。紀。念。物。也。又。可。爲。將。來。之。揚。子。
 江。賀。吾。弔。揚。子。江。弔。吾。漢。族。競。隨。揚。子。江。水。以。去。也。吾。賀。揚。子。江。賀。吾。漢。族。能。逐。揚。
 子。江。而。起。也。吾。漢。族。乎。欲。隨。揚。子。江。水。以。去。乎。抑。欲。逐。揚。子。江。流。而。起。乎。敢。爲。漢。族。
 代。表。人。決。此。問。題。曰。揚。子。江。者。我。揚。子。江。民。族。之。揚。子。江。我。中。國。四。萬。萬。人。之。揚。子。

黃

帝

魂

江。我。黃。帝。血。統。孫。子。之。揚。子。江。嗟。嗟。四。面。楚。歌。哀。江。山。其。誰。主。滿。腔。熱。血。對。容。與。於。中。流。凡。我。漢。族。寧。矢。破。釜。沈。舟。之。謀。不。作。楚。囚。對。泣。之。態。佐。漢。族。世。世。子。孫。飲。一。勺。自由。之。水。巨。億。萬。年。居。游。於。揚。子。江。流。域。全。土。澆。滌。大。地。噫。嘻。禹。域。久。沈。漢。族。應。有。同。仇。之。慨。歌。風。不。競。專。制。必。無。立。足。之。區。黍。禾。故。國。之。歌。被。髮。伊。川。之。痛。望。一。萬。一。千里。之。域。誰。得。其。鹿。昨。夢。游。吳。淞。口。門。聞。揚。子。江。之。水。與。東。海。之。水。相。擊。成。聲。宛。如。人。語。東。海。之。水。曰。予。即。太。平。洋。之。特。派。員。要。爾。以。獨。立。民。權。各。條。如。敢。託。病。遲。約。痛。下。哀。的。米。敦。書。大。率。太。平。洋。最。新。式。文。明。潮。流。隊。與。爾。數。千。年。專。制。之。禍。水。激。戰。於。九。團。南。滙。線。內。更。派。支。隊。溯。流。窮。追。洋。溢。膨。脹。連。結。運。河。漢。水。各。大。支。流。氾。濫。全。大。陸。破。異。族。頑。鈍。之。巢。穴。一。洗。而。肅。清。之。揚。子。江。之。水。應。曰。我。亦。獨。立。民。權。主。義。惜。供。異。族。驅。遣。之。死。奴。隸。太。多。洗。之。恐。污。吾。揚。子。江。水。線。以。後。予。擔。任。運。動。員。飲。死。奴。隸。以。文。明。種。族。永。助。爾。製。造。二十。世。紀。初。期。之。新。江。漢。國。予。嘆。曰。水。猶。有。靈。吾。漢。族。庶。有。多。乎。

舊浙江

揚子江

黃

帝

魏

聞治其典。故考見當代得失。林是非。今昔所謂淹雅通人。與吾又聞秦西歷史大家之言曰。『于歷史上所見意志行爲。宜下是非善惡之判定。然勿使徒走於感情失事實之真相。』又曰。『選擇教材。首宜使知國體之大要。取材必限於本國史外。國史事非與本國最有關係者。匪所亟。』嗚呼。吾亦取材於本國史。不失其真相而已。抑吾又謂東西學士。把臂如林。數其精理名言。昭昭在天。入人腦系。然窮鄉僻壤之士。讀書無多。或不能遽爲高論。又若青年秀穎。盲然於母國興廢之原。變更之要。猥拾唾餘。以平等自由逢人樂道。嗚呼。反足以沮其愛國心。而長其浮囂之習矣。我非敢爲過激之談也。不過於陳編斷簡之餘。掇拾一二。引而伸之。爲內地人士告。爲海外青年告。使知今日何日。非吾人快意雄談之世界。至若專門學術政法宏綱。則有諸鄉達先生。在我不敢聞。

溯滿清入關之始。浙東則紹台嚴爲先。下而負嶠死鬪之徒。以寧之鄞城爲尤。烈浙西則杭嘉湖以次。下而方國安馬士英之徒。據杭之西北面。排百死以無懼。矢窮兵潰。妻子鯨鯢。天下仁人多哀之。當史可法死難之日。江淮倒流。順風呼嘯。揚州十日。

黃

帝

魂

橫流渡江長趨江南逐福王而走之豫王多鋒大功告成迺引天下之精兵疾驅杭州招撫全浙時潞王猶在儼然監國猥以人心未去出其螳臂當隆車之隙分兵兩道岸然而抗旌旗迺以潮汐無靈鷗夷屏息沙灘露宿合郡魂驚遂迺君臣涕泣納款開門嗚呼此固熊履謙張煌言諸亡國大夫之所深痛矣然淮王猶在紹也率數千不戰之兵烽火飛傳神魂墮裂遂迺白衣自縛扁舟渡江望門再拜泣於城下此亦亡國諸侯之尤可憐者矣然周王猶在湖州也迺以高屋建瓴之勢命一介以羅之繫其妻女如鞭犬羊囚而置之杭州而浙西迺定矣然且未已也王之仁猶未降方國安誓死不屈相率聚兵於富陽以灰燼裹創之餘捲土重來覬覦故物溯江而上逕偃杭城而王定國以姚樞竇默之雄摩旗一勦殺人乃至四千餘方國安以殘喘餘生折入餘杭一道然且窮追不舍斬其親子未幾王之仁率所部迎降而方氏之勢益孤矣時魯王又據紹矣方氏以大創之後率老弱往依之而馬士英在太湖聲勢相聯絡藉保全什一於千百之餘而浙人姚志卓又復號召亡命結方國安攻陷昌化卒以

黃

帝

魂

力孤援絕。一旦瓦解。馬士英又遭大慘。而博洛之大兵蜂至。方國安以屢敗之餘。人寒其魄。纘舟江上一炬成灰。方氏知勢不可回。乃挾魯王走台郡。終奪其魂。膏於斧鑕。而浙東又大定矣。

嗚呼。此亦浙江之至悲而不能移之他人者矣。撫卷嗚咽。泣不成聲。吾無以名之。名之曰亡國社會。

十世下讀史之徒。據一隅成敗。抵掌而談。每太息流涕於想象萬一之餘。以爲當年人士望風奔潰。舳艫蔽岸。動若拉枯。其間必有遺謀小賊。事機失算者。不然則氣數耳。天命耳。雖然。非至言也。夫自史閣部揚州流血。福王出走。天下大勢固已無可挽回矣。然以旁海之郡。竭數輩書生之力。倉皇歃血。號召義兵。而多王博洛率其掃蕩江南之衆。乘風擊鼓。飄忽如神。嗚呼。此亦漢高帝引天下兵臨魯城之一日。雖百志士亦無能爲力於其間者矣。然且以孤憤摩天之概。不願與洪承疇張存仁諸名流共圖富貴。鋤耒白挺。率市人而死之。乃至身爲俘囚。臨刑引決。猶堅持「薤髮事大」之言。蹈白刃無難色。甚且斫頭墜地。猶大呼「死爲明鬼」。一時驕將悍卒爲之。

贊

帝

魏

色變。嗚呼。此其人。皆挾必死之心。而欲扶持君臣大義於萬一者也。然亦天地之至愚。而為今日讀書名士所鄙夷不道。而不屑以民族主義責之者矣。

浙江人士。自近古以來。久以文弱暴著於天下。而當明之季。以堅銳鳴者。多出南國。衣冠自黃河以北。莫不望風。喁喁身先歸附。雖以山東孔裔。率其子孫。告廟大毀。章甫逢掖之餘。而文譟一疏。幾遭沒身之誅。即以一代春秋論之。北方之民氣。還不若南人之盛矣。雖然。我又思之。

秦齊燕趙之間。經季自成。縱橫蹂躪者十三年。一時氣節之士。奮鄉里與之相撲。輾轉死溝壑者。不知幾人。而此十餘年之中。厲士卒出塞。從事於大凌河小凌河錦州山海關。以還不為二臣。而以馬革葬尸於疆場之間者。必其為當時之死士可知矣。乃一挫再挫。凋傷零落。至烈宗殉國。而士大夫之宛轉就死。從其君於地下者。蓋又冠帶如雲。而士氣益摧殘殆盡矣。至南疆片土。大抵鷄犬不驚。室家如故。畜艾三年。挺而一決。遂使勝國遺聞。獨為南人伸氣。嗚呼。非南人之多悍也。時勢使然耳。

況以睿王攝政。握天下而鞭箠之。攻下江浙。雖以輿觀縛妻子。迎降於馬前者。亦駢

賈

帝

魏

僂而蒞夷之無少吝江浙閩廣之間孤臣孽子人懷必死之心非竄而走海從鄭戒功游則挺而反鬪耳不然則挈妻孥召宗族閉門積薪同爲焦土耳不然則以輕軻自載游於大江流之中心號天一躍葬身魚腹耳不然則割鷄烹羊仰酒自飲沈酣起舞大呼宗社手刃家人還刀自決耳不然則片紙書名藏於衣裏倒首溪橋夷然不顧悶而復蘇絕粒而死耳嗚呼此皆我浙之先世仁人也推其必然之故走死地如鷺會不一返顧者非浙人之獨忍也亦時勢使然耳

況當蕪王未敗之日嘉定廢紳有侯嗣會其人者一使潛通結洪承疇王國寶爲捲土重來之想浙人不自量遽謂三戶可以亡秦而事機洩露終於潰決天怒難回大旆雷斷此又其屠劊之一大原因也浙人何悲焉浙人何悲焉

雖然自朱瑪喇爲杭州駐防（順治二年）張存仁爲浙江總督（順治二年十一月始改爲閩浙總督）以來逾二百數十祀已儼然天高地厚被自周方率土之濱莫非赤子我亦忘之久矣我獨謂事遠年荒無書可讀揭近百年之史乘公牘盈千後先塗附間有一二草野流傳之說則又鸞魚亥豕不盡可徵曰僞曰逆縱橫綱貫

精於去取之流。讀之不能無悶。我自被髮東走。雖獲一二遺傳之書。則又擇焉不精。語焉不詳。遂使一代遺聞。風流雲散。嗚呼。此亦我國修方志者之大罪矣。然亦以文字推移。織而愈密。二百年來。安見無名山萬重。抱經獨往之徒。遞滅其中。不聞人事。而網羅萬狀。參以所聞。精心獨斷。結爲鴻篇。發當年之故實者。然吾知其書未出。而其人曰先夷矣。昔在田氏。以鬱邑之心。無所寄托。論明季諸王之流落。而歎息痛恨於修史之無人。嗚呼。此亦學者之常談耳。然率以清風冷灰之語爲人。訐發誹謗。得罪身首。橫分嗚呼。我何敢遽謂著作之無人矣。

雖然。此浙江之舊事耳。大勢所盪。今昔殊觀。強隣逐逐。以浙閩兩區。等於台灣之續。而彼鄙之新聞。彼人之撰述。於浙閩之間。不惜攷其地理。窮其風俗。長篇短信。耳不絕聞。嗚呼。其心亦大可見矣。詩有之曰。子有庭內。弗洒弗掃。宛其死矣。他人是保。我爲之歎。歎後顧而感不絕於予心矣。

新湖南（節）

嗚呼。我湖南有一大紀念事。諸君今日。抑知吾人之入奴籍。在於何時乎。始於故明。

黃

帝

魏

甲申國破後之二年九月滿政府遣兵入湖廣其後二年三月遂克長沙於時吾湖南父老子弟方秣馬勵兵以隨何騰蛟之後思保全疆土以存中原文獻於西南一角彈丸黑子之地兵氣不揚內訌迭起然而湖南人之扶傷更進如故也何騰蛟既歿繼之以褚允錫之役褚允錫既歿繼之以李定國之役至明祚既斬死灰不然而吳三桂以愚闇之姿盜竊名義猶足以傾我湖南人之觀聽蓋偃強洞庭衡嶽之間冀得仰首伸眉者出入順治康熙垂數十年滿政府乃痛懲而彌夷之哀我子遺自兵事休息以後乃十室而失其九故我湖南戶產至今尙多標業出郭門不十里墓田葬地往往有所謂標業者外府州縣標業之占糧籍十居八九蓋兵鋒所至幾於刮地而一赤之矣當日遺黎所著有下元甲子歌託於青盲彈詞以寫兵禍之慘鬻首尾數萬言讀之令人痛心酸鼻所謂嘔起幾根頭髮氣者村農里嫗至今能謳吟之湖南既富滇黔兩粵兵事之衝草薶禽獮生齒寥落榛莽多而居人少吏役無所得攫噬而邊地苗獠犴所出沒林菁深阻與山鬼爭席遺民逸老乃得展轉棲息於虎豹蛇蟲之窟以審其天傾地塌之悲所至則誅茅數尺地結庵以居樵夫牧豎

雖皆以其胼手胝足所得歡迎而陰餽之。至今吾鄉中數百丁舊族必有一庵。庵不
 必供佛。供不知誰何之神像。或并其祖先爲一庵而供之。其像若披緇爲頭陀狀。若
 黃冠爲道士服。若袒背執肘爲武士裝。凡一姓之庵。子孫必世守之。蓋皆崎嶇烈士
 之餘痛也。試披楚寶及沅湘耆舊集所載遺聞軼事。煮蒿懷愴爲何如哉。王船山氏
 平生所箸書。自經義史論以至稗官小說。於種族之戚家國之痛呻吟嗚咽。舉筆不
 忘如育者之思視也。如痿者之思起也。如瘡者之思言也。如飲食男女之欲。一日不
 能離於其側。朝愁暮思。夢寐以之。雖以黃梨州之剛俠。至其沈酣沒溺。持此爲第一
 義諦。爲畢生歸根立命之所。或尙未之及。其遺集所傳付不在王氏子姓之家。亦不
 在其故舊親戚之家。而往往於破寮廢刹中遇之。故種了之悲劇。流傳於我湖南人
 之腦蒂者。最爲醞深微。至當未與湖北分闈以前。趨風氣者寥寥焉。蓋自洞庭以南
 自爲風氣。而獨以其龐民耆獻之學說。展轉相傳播。自分闈以後。則利祿之途。旣敗
 而種性亦少劣焉。然而微茫滅沒於吾人之心目者。亦無往而不遇之。蓋士庶之家
 非食祿服官者。其喪葬率用前代之衣冠名爲唐巾。詢其故。則有所謂生降死不降

黃

帝

魂

之說。咸同間。號稱中興。湖南悻悻然。以名業自見矣。而巴陵吳敏樹。暮年不樂。應會國藩之招。其卒也。亦以前代冠服殮。其餘名士。尙多有之。纏足惡習也。而湖南人保守之性特強。叩其所以。城市之人。不能言其故。鄉里之叻。又往有所謂男降女不降之說。取其與滿政府爲反對也。悲夫。以如此悖教害禮之薄俗。而託之以爲深痛巨創之一紀念碑。吾湖南人。曷嘗一日忘奴僕之恥哉。諸君諸君。出苦海而上天堂。以洗二百數十年之積恥者。在今日。展轉販賣。鞭驅足踏。自甲家而鬻之乙家者。亦在今日。是在吾人之自爲之種性。不滅則兩戒山河湧起。平地種性。既滅則萬劫不復。沈淪九幽。吾豈敢煽起殺機。以殖醢我父老子弟之性命哉。抑豈忍汨溺世法。以任吾父老子弟之沈眠酣寢。席薪火以待焦灼哉。諸君諸君。謂我何求。或亦未之思耳。孔子之作春秋也。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諸夏之與夷狄。其畛域截然不可紊也。其名稱判然不可假也。所謂稱子稱人。進退之大法。則以彼受吾同化力而進之。非以吾國民俯首帖耳於殘族劣種之下而進之也。民族主義之發達昌矣。自是以後。吾國民益腐敗。五胡之亂淪於左。袵垂數百年。中國之土不恥被劣種之

衣冠中國之民不恥受劣種之鞭策耗矣哀哉神聖之子孫奄然無氣至於此極也。自唐至宋胡族寔寔益猖獗吾國民寔寔益柔懦南宋諸儒雖大聲疾呼以復讎雪恥號召天下顧其學說之界畫國家與世界混茫而不可辨乃至朱學末流若許衡吳澄輩轉側於頑兇淫肆之胡俗不以爲恥自前明之末以迄今世紀滿人盜据天府反藉崇奉朱學以伸其壓制鉗束之大義於天下遂至吾國民忘其所自來聞歐洲人則夷之不知彼賤種者其聲明文物學術政理且遠出歐洲民族之下也見歐洲人則慕之不知彼賤種者鋼塞吾民之進步攘奪吾民之權利鋤蕪吾民之英傑且樂奉歐人之饒吻而自爲其爪牙也今日欲拔出於歐洲之坎窞則不得不拔出於胡族之坎窞歐洲之坎窞藉胡族以爲入穿之隧若不伸明此義而欲親暱和會併爲一家既失獨立之精神而益與人以名義使得挾制政府以行其芟夷蘊崇之毒手雖欲免白人之覆壓不可得也

夫以吾國之學說塵霾若彼則此二百年來所生之現象吾人亦可以自思而得之矣彼胡族歷世相傳之政策何一非防家賊者乎所恃以爲詭謀者不過漢人強滿

人亡。漢人肥滿。人瘠之。秘書秘記。所挾以爲威福者。不過攢折士氣。解散民黨之強權。辣手。至於今日。執名義以正告天下。猶且曰。汝國民者。食我之毛。踐我之土也。汝國民者。二百年來。列祖列宗。深仁厚澤之所覆育也。皇太后宵旰憂勤之所扶植也。自吾黨觀之。是惡可以欺小兒哉。二百年來之歷史。皆愛親覺羅氏之罪狀也。自光緒初政。以迄於今。皆那拉氏西邸賣官之貿易。所梨園歌舞之淫樂圖也。諸君試入學宮門。讀所謂臥碑者。與周厲王之監謗。秦始皇之禁偶語。何異繙所謂大清律。一書無一毫集會自由之權。無一毫出版自由之權。故十一朝之事實。不暇詳言也。觀其對我國民之律。令陰謀毒計。如對照膽鏡矣。那拉氏之淫縱。今亦不屑備舉。試問縱拳民以要大禍。使吾國民負九萬萬之鉅款。賣身鬻子。不得償者。誰之罪歟。青衣蓬首。走出水竇。國門以外。豆粥難求。可以懲矣。及至西安。則酣歌恒舞。連日逮暮。岑春暄以梨園一部。得優擢矣。賣官鬻爵。需索進奉之事。疊見於闕下。劉坤一張之洞之賁使。至以宮門費多少相比較。天下傳爲笑柄。回蹕入河南。百姓走徙。如遭大寇。閭里爲墟。知縣辦差。至被太監勒索而縊死。百姓老幼婦女。走避及懸縊。林中者相。

望也。日進燕窩粥一頓。給官監三百金。乃得達。故李聯英榮祿入京以後。富過於舊。此何從而得之哉。以那拉氏爲之城社也。日日言母子一心。勵精圖治。其所圖者何事。不過以數十萬金。修頤和園。爲飲宴外國婦女地耳。白玉之牀。洋香醋睡。不以爲恥。且以爲殊榮。奇寵而張大之矣。俞正燮記康熙中黑龍江立約事。謂使臣與俄女主訂約於鏡匱之下。今日之事。諸君亦知之乎。中國割地賠款之約。其不訂於那拉氏。鏡匱下者。幾何哉。嗚呼。臺灣之割於日本也。我國民之死於殺掠。死於覆溺者。數萬人。金州旅順大連灣之入於俄。我國民之死於搜殺。死於苦役。死於劫奪者。數萬人。廣州灣之入於法。我國民之死於搜殺。死於炸彈者。數千人。新安之入於英。我國民之死於格鬪者。數千人。東三省之構釁於俄。我國民之擠死於黑龍江。蹴踏於可薩。克馬。足。焚搜。村落。灰燼於煙燄者。數萬人。此其爲同胞之傷痛。何如哉。顧彼那拉氏。則日日樂觀。此戲以爲下酒物也。此何也。滿漢之不相爲苦樂。無怪其然也。華人在臺灣。避日本苛虐。相率航海入閩。滿將軍某命砲沈其舟。無一生活者。是而可忍。孰不可忍。今試問土爲誰氏之土。歟。毛爲誰氏之毛。歟。吾國民之遺產。爲強梁所佔。

踞久矣。我國民之身命為強梁所役使久矣。今日亦當泥首謝罪以見還矣。然而彼之大命不可以倖延。神器不可以久竊也。念為吾奴隸所得不如使吾友得之為愈也。使吾奴隸得之則逆僭而上逼不如使吾友得之豆剖瓜分猶可以洩忿之為愈也。處心積慮如此。嘻其甚矣。遍東南西北諸界線割讓他人無少顧惜。共幾千萬方里。豈不以物非固有。置諸不足輕重之數哉。嗚呼以不同之民族行無限之專制。學說不明事至今日。尙欲求蘇息於恐怖政府之下。諸君諸君吾則安能忍而與此終古歟。

福建之現勢

嗚呼壯勇之夫使戕其命。脈耗其精。血則死亡無日矣。富厚之家或據其堂闔劫其倉庫。則飢寒立至矣。向之中國何其盛。今之中國何其衰。向也吾中國之福建為全部革新之試驗場。為文明進步之起點。地今也吾中國之福建版圖之改隸。將在各行省之先。人民之再奴。不出一二年之後。向也吾中國之福建。實可以有為之資格。而能左右全國。雄立於世界。今也吾福建之漢族。喪其所以圖存之憑藉。從此萬劫。

不復絕跡於地球。吾維吾福建之大勢而不禁愴然失聲也。臺灣失矣。臺民奴矣。昏亡齒寒。鬼死狐悲。古今中外。具有此情。而況吾福建之與臺灣之本一體也。夫以吾福建土滿人彫。民食艱匱者。得臺灣之殊富異饒者。以濟其不足。則可不留缺點。而成完全之雄邦。以吾福建之孤懸海濱。援絕易攻者。得臺灣以成犄角之勢。則進可以戰。退可以守。而不難建非常之偉業。嗚呼。今則藩籬撤矣。臂翼折矣。富源絕矣。形勢迫矣。封豕長蛇。將無厭以及我矣。夫使臺灣不隸於福建。而永沿而漢人所定之年號。以爲吾漢種存一片乾淨土。豈非吾人之所甚願。乃自克塽降附。而臺灣一亡。而取吾臺灣者。又復已不能。有輾轉以贈於日人。而臺灣乃再亡。殷鑒不遠。吾閩人。其能無懼乎。吾聞日人畏吾臺人之圖恢復也。設種種限制之法。財用則取之臺民。權利則歸之彼族。臺民所執之業。農工而已。不許習商學。立公司。防其富也。不許習哲理。政治。經濟。諸學。防其智也。噫嘻。臺民安得有伸頭昂首。復見天日之一日乎。彼今者。慮吾國人有興復之一日。必能爲吾同胞復仇雪恥。而苛抑之也。猶且如此。則使他日吾國而全亡也。又不知當以何等惡毒之暴政。施之。

吾同胞矣。此可懼之現勢一也。

自清政府與日本立福建不得讓與他國之約後。日本已視吾福建爲其囊中之物。而極意經營。不遺餘力矣。蓋彼雖亦慮吾中國之亡。則彼有唇亡齒寒之懼。而不願吾國之瓜分。然彼觀吾中國之內情。覺其殊無足望。又恐各國分我土地而已之益形單弱也。乃思一嚮共賞。而爲匹力鈞勢之計。彼其觀吾國之東三省。則已入俄之範圍矣。山東全省。則已入德之範圍矣。揚子江之流域。則盡入英之範圍矣。兩廣雲南。則已入法之範圍矣。中土雖大。更無容彼插足之區。而獨有福建一隅。與臺灣相隔一水。暗取明攻。勢無不便。於是誘脅清廷。訂立此約。而我福建遂入於其掌中。自是而後。日人之來閩者。踵履相接。愚弄其官吏。籠絡我民人。山川阨塞。則測繪之。風土民情。則調查之。其勢力日以膨脹。其政策日益新奇。乃至以彼之一僕夫一剃匠。動勞大吏之迎送。而紳商之爲所愚弄而爲彼効力者。又復不少其人。嗚呼。有此官吏。有此紳商。我閩人安得不盡入日人之奴籍哉。此可懼之現勢。又其一也。

英俄德法日美之六大強國者。其最利我之瓜分者爲俄。德法其次也。而其不利我

黃

帝

魂

之瓜分者。殆惟英日。若美則我之瓜分與否。於彼之利害。不甚相關。彼嘗以世界之文明國自命。而外爲義俠之態度矣。至於今日。俄國既懷其并吞之大志。欲實收東三省入其版圖。更復潛窺蒙古衛藏。以益擴張其勢力。德法之和。亦皆乘間以圖私利。於是英日聯盟。預爲共抗俄國。席卷南下之地。然俄國東三省之佔據。日英雖嘖有煩言。究不能出實力以與俄爭。且今者俄國雖在東方極力經營。而毛羽猶未豐滋也。而與日利害最切之日本。乃猶徬徨瞻顧。不乘此易能制勝之時。機一決。其勝負。直至俄人極東之布置。既備兵力。既厚。則彼日本者。亦惟有急收我閩。以爲屬土。爲失之東。偶收之桑榆之計耳。彼各國於極東之問題。其利害皆不如日本之關切。則雖亦必執利益均沾之說。而各攬其所圈畫之土地。然富不若日本之迫不及待。必迅起而疾追。吾知俄人朝取滿洲。日人必夕取福建。固勢之所必至矣。是則福建之亡。當緊隨滿洲之後。而首開本部之先。吾觀日人之抵拒俄國。皆托空言。而經營吾閩。不遺餘力。不禁怒然憂傷。而嘆吾閩之命運。將獨短於其他之各省也。此可懼之現勢。又其一也。

天下最可恥最可痛之事莫甚於舉全族所安宅之土地而見轄於異種若甲既得我而又轉移於乙乙欲得我又見妒於丙既受甲之羈絆復虞乙之荼毒而乙與丙劇烈競爭之禍又復自我承之則慘毒之情更當何如矣吾國人知吾閩在日人之勢力範圍中而不知其懷叵測之心欲潛圖而攫奪之者乃更有法在彼以吾閩與彼所圈定之廣東相毗連而便於撫有也甲申之役已有欲取之之心迨至日割臺灣又定福建不讓他人之約忌嫉之心不可復遏於是乃用秘密詭詐之手段攫收其權利截取其命脉使日人猝不及防而福建遂轉落於其手此其用心與俄之於東三省同乎否耶今表其證如左

一運動滿清大吏使之任法人爲船政之監督彼更乘官吏之愚闇出其操縱牢籠之手段而盡收其實權居然反客爲主以我之有名船廠儼爲彼之外府物焉（先是船政乏款法人請代彼造船而受其租費備值爲支持之計及覈賬乃反欠彼七十餘萬於是有以船政押與法國三年之議沈翊清爲會辦大臣與其謀迨今法人猶經營未已法人得我船廠則我東南門戶爲法所扼彼更

急製船隻屯駐海軍於馬江而吾閩亡矣

二探出我福建之礦山而誘脅滿清大吏將我卻武延平建寧之礦山開採權讓與彼國

以上二端乃法人所取我福建之實利足以制我之死命者也而日本於我中國又舍福建之外別無可圖則此入口未嚙之福建豈復甘心而吐棄之乎是彼北既不能與俄爭滿洲南必不得不與法爭福建一旦法日相持至於衝突吾閩人果能收漁人之利否耶亦第見吾福建適成爲腥風血雨之場而坐受徧境糜爛之實禍而已此可懼之現勢又其一也

日人見法國之在福建既有突飛驚天一躍千里之進步而悄然危懼亟思有以保持其權利也於是『要求清政府讓與日本以福建建築鐵道權』之說喧騰於報紙討論於外務部人人熱心必欲得是而後已夫彼諸強之授巨資以築鐵道於吾境內也夫豈第欲收其往來運載之利而已哉凡鐵路所經之地則軍事上商業上交通之便利皆爲其所專擅而更可以籍保護之名而置戍而屯兵藉擴張利益之

名而設埠而科稅如是則即謂為改隸於其國之版圖可也吾福建幸尙未為他國鐵道之所經進退周旋尙可自便不幸日人由閩達浙之鐵道而告成也則豈但民人之脂膏必為所吸盡彼直已踏吾腹背扼我吭喉使我欲轉動而有所不得蓋至是而亡乃真亡矣此可懼之現勢又其一也

然日人雖未遽築鐵道於吾福建而內地之航路權則已為所攫取矣吾閩不幸歷遭貪吏民不聊生餓殍載道今更以航路讓與外人則是財益外流民愈困敝積年而後能免胥為彼之奴隸乎不但爾也航路權既為所挾持則懋遷有無彼得以壟斷而操縱之是又不第失其運載水脚之利而已也今將其航之表列左

航線

船名

噸數

每月行駛次數

福州興化線

海龍丸

一五八

四

福州三都澳線

紀攝丸

二二七

六(聞此船已破近改用舞鶴丸)

廈門石碼線

鶴島丸

三七

一

廈門同安線

海光丸

同

同

福建之現勢

以上乃大販商船株式會社福州出張所之現行則也。後此擴充尙未有已。嗚呼。吾閩人日日憂貧而孰知大利之爲人所剽奪如是乎。且日人之志。又不但在壟斷吾商利而已也。凡考究險阻。調查內情。聯絡聲氣。及種種之密謀。秘計。無不藉是以售其奸。嗚呼。譬之人身。精隨既傷。而臟腑復又崇焉。其能以無斃乎。此可懼之現勢。又其一也。

日人又憤法國以鬼崇之手段。不動聲色。而取我礦利。據我船政也。乃思急收吾閩之要害。入己版圖。於是設法割我廈門迤南之鼓浪嶼。而爲各國之公地。以今年癸卯四月五日。爲實行之期。所有裁判警察賦稅之權。一併讓與。然諸國以福建日本之勢力範圍地也。咸推尊日人。以爲主人翁。故實權皆落於其手。彼又不足。更要索我與鼓浪嶼對峙之大嶼（俗名羊母嶼）爲洋油倉。此嶼高數十丈。長約二里許。（此據報告者所述）南面坂下。可以纜舟。爲鷺江島之門戶。無大嶼。卽無鷺江矣。而日人南閩之大欲。又不在是。而在廈門。彼人之來廈門者。輒不惜重資。使人教以廈門或福州之土語。且有改從清人之服飾者。其領事官名上野者。在厦十餘年。

尤精中文及厦語。厦之紳富多甘爲所籠絡。如是則厦門豈復爲吾福建有乎。厦門一失則福建之形勢愈孤。吾迴思外人頡揚我福建他省同胞。實望我福建之語不自知其涕之何從也。此可懼之現勢又其一也。

自法國得我鑛山開採權後。各國不禁齷齪而咸思覓得我福建之鑛山以自利。於是有英國某公司派其幹員名法拉路者。巡視下游各府以覓鑛地。現雖未有所得。然其極力鑽營固誓必有得而後已也。又聞有某國人者。現亦欲於龍巖永春汀洲等處。覓得鑛利而求予以開採之權。則彼視吾閩爲囊中物之日人。其必躡足而起。更可知矣。如是則吾閩卽徧地皆鑛。亦何難爭取而立盡之乎。鑛利盡失則吾同胞何以爲富強之資。藉益以贏。症益以痛。瘵必無復振起之可望矣。此可懼之現勢又其一也。

夫以吾國之不講教育。民智否塞者。得日人之助而爲我改良。寧不甚幸。然日人非有愛於我。而代荷教育之責任也。日人之言曰。『諸國之在支那。皆各得其所欲之利權以去矣。吾日人固當圖得其教育權。使其人士親我信我而心向之。則更勝於

黃

帝

魂

得其他之所有權萬萬也。』於是喁喁然假同洲同種同文之誼。而大豎其赤幟於我學界之壁壘。而尤注意而併力者。則在吾閩。他省亦有東文學堂。然不若其在福建之勢力日張。而範圍日擴也。其所謂東文學堂。寧以養吾閩獨立革命之英雄。不過以培中日兩國之通事員已耳。不然。彼果欲培我閩士使成爲救亡保國之材者。何以立校五年。不聞有由日本教師之訓導。而有國家之思想。種族之觀念者哉。且彼方經營我福建。而又爲我培救國之人材。是自操矛以伐盾也。有是理乎。吾故曰。日人之潛移我教育權。實欲籠絡吾民。以爲爪牙之用。非真有愛於我也。此可懼之現勢。又其一也。

報紙所以淪民智者也。而日人所刊之閩報。則適以愚民。并以輸內情於彼國耳。閩報之議論。則腐敗之扞言也。閩報之紀事。則瑣屑之謠傳也。彼其主筆政者。豈必不高尙明達。知天下之公理。與報館之責任哉。顧刊登之權。操之館主。日人前島眞凡。稍涉於諷刺官吏。規勸士民者。概屏弗錄。更安得有昌言自由民權之論說。與激勵士氣民心之時事者乎。吾同胞之見聞未廣。而能考求時事者。亦習聞『報紙爲

民之導師』一語。常奉報章之言。以爲圭臬。有此閩報。以腐其腦筋。窒其思想。而益其痼疾。是今日之亡吾閩者。必此報矣。而況又以輸內情於彼國哉。此可懼之現勢。又其一也。

世界上各國之競爭。不在兵戰。而在商戰。盡人而知之矣。我福建富商。埠之初闢。茶業之利。未始不稱盛一時也。乃吾商之目的。不在富國。而在營家。同業同胞。互相傾軋。以致俱傷。兩敗。業以就衰。或更貪一時之利。不顧其後。售其欺罔之術。以僞雜真。致使外人折閱。不復敢與吾人貿易。而焙製之術。又不肯改良。銷流益滯。於是英屬印度。學習種茶。更用新法製造。以奪吾利。遂使吾國茶業。有江河日下之勢。而吾閩則幾於衰息焉。嗚呼。爲全國計。則茶利可以挽漏卮。爲福建計。則茶業可以裕利源。今日吾閩之民生計。日蹙者。茶業之失敗。亦其一分因也。循是而往。則吾閩人之貧困。能無數倍於今日乎。此現勢之可懼者。又其一也。

一國之存亡。視乎民氣之盛衰。即一方亦何莫不然。吾閩人雖具有冒險敢死之特性。然足以當此美稱而無愧者。亦居其少數耳。其但知身家之計。而不知有國家。而

黃

帝

魂

妻。爾。疲。軟。畏。怯。餒。敗。毫。無。生。人。之。氣。者。則。比。比。皆。是。故。每。有。風。鶴。之。警。則。思。載。蓄。積。挈。妻。子。而。逃。其。尤。可。笑。者。馬。江。之。役。居。城。市。者。則。徙。避。鄉。僻。居。田。野。者。又。徙。避。城。邑。毫。無。節。度。毫。無。意。識。即。其。人。自。爲。謀。鼠。頭。亂。竄。亦。適。足。以。顯。其。團。結。力。之。薄。弱。愛。國。心。之。缺。乏。而。又。無。強。力。不。挫。之。精。神。揆。勢。審。機。之。智。慧。矣。豈。無。一。二。遭。官。吏。之。苛。暴。起。而。反。抗。者。然。一。見。勢。緹。立。卽。伏。降。而。每。有。公。憤。或。公。益。之。事。則。其。始。亦。非。不。集。合。大。衆。擦。掌。摩。拳。勃。勃。欲。試。也。乃。一。經。宿。而。已。衰。其。氣。之。大。半。再。經。數。宿。則。直。若。忘。之。矣。其。藉。勢。力。以。欺。壓。平。民。罔。利。營。私。毫。無。人。性。或。甘。爲。外。人。之。鷹。犬。以。助。虐。其。同。胞。者。其。寡。廉。鮮。恥。固。尤。吾。之。所。不。忍。言。者。也。嗚。呼。民。氣。如。此。先。亡。之。禍。可。得。免。乎。此。又。其。可。懼。之。一。也。

地球上文明國與文明國遇。卽有戰爭之事。亦不過因國際上有不得已之處。而相見以兵戎耳。其人不至有橫受芟夷之慘也。卽或勝者入人國都。而凡敵國中之天文臺。儀器館。公園。學舍。及種種文明之建築物與器具。不得燬壞之。惟伐野蠻或半開化之國。則兵不由門而入。而築道跨城以進。殺掠淫暴。皆所不禁。觀吾國歷次之

黃

帝

魂

敗。衄。各國殆無不以此道施之矣。今吾國各省之同胞。幸各能汲汲以播佈交明於其鄉土爲己任。故亦漸覺駸駸日上。城野改觀。而其進步之速者。則已見敎學之校。相望於郊。畿閱報之人。徧及於婦孺。有藏書之樓。有俱樂部。有體操之場。有演說之壇。有議政之會。『死守祖國。誓抗異族。』之言。喧傳於里巷。『自由不死。民權萬歲。』之聲。闐溢於道途。足使西人見之而生其欽敬之心。戢其鴟張之念。蓋皆能求以智力角勝於外人。使之歛手而不敢干犯者也。而回視吾閩人。則非但瞠乎其後。而自二三志士而外。大率懵然罔識。舍衣食男女謀利營家之外。一無所知。其野蠻之狀態。比諸未開化之土人。且有體魄遠遜之愧色焉。其能不遭外人之以待野蠻待之者。亦幾希矣。此尤其可懼之一也。

嗚呼。處此現勢。吾閩人其弗能侈言其歷史地理人物以自豪矣。吾哀吾閩之負此資格。而至於漸亡更哀吾閩人。莫此可以有爲之憑藉。而終於不振。爰洒血淚。以獻芻蕘於我同胞。我同胞尙克思之。

過金陵

過金陵

黃

帝

魂

粵以甲乙之際。天禍中國。人民塗炭。財政籍沒。夫豎王之族。入處王宮。伊川氏之墟。傷心野祭。遂使我廣漠無垠之禹域。神聖相傳之帝系。積骸枕山。岳流血。赤黃河。揚州之暴殘。嘉定之屠戮。其事已矣。中間靜海捕教。剿匪攘夷。何一非以吾人之血肉。供彼人之刀俎乎。至於輓近六十年來之事。又最所驚心動魄者也。吾不知邇來燕晉齊秦一帶。其情形如何。能復有曩日悲歌慷慨之風否。富厚多藏。如曩日。否。子女玉帛。不至散失。否。然吾今年過金陵。蓋距所謂平定粵匪時。已四十餘年矣。人民之貧苦如故也。土地之空曠如故也。房屋之坍塌如故也。市面之蕭條如故也。頽垣破瓦。觸目傷心。豎者一碑。倒者一石。問其人曰。此當地之叢塚也。曰。此某大臣駐兵之所。某軍門鏖戰之場也。嗚呼。金陵而竟若此。蕭梁之事業。今安在哉。陳隋之歌舞。今安在哉。南渡衣冠。風流歎絕。遑問石城之霸業。鍾山之王氣乎。訪桃葉之遺蹤。尋板橋之故址。求如虞初新志中所紀一時之情事。已不可復得。但見清涼一片湖水。含愁而已。等而下之。至於隨園文酒之場。亦已如草如烟。纍纍如饅首者。皆當時紀念也。

黃

帝

魂

嘗與吾友謁孝陵。適有二三日人在焉。因與撥草披榛。徘徊隧道間。忽一髑髏當其衝。一人俛而拾之。狂喜且曰。我日本南州翁。亦曾拾得此物。遂成大業。此吾他日預徵也。富置之博物院。以傳觀我國人。翌日遂作歌張之。有曰。『汝朱元璋之首級耶。汝洪秀全之頭顱耶。汝好男子。胡爲叩之無聲。吾將以汝餉我國人。』吾讀其詞一字一汗流也。死者長已矣。忍令後人見此戚耶。

自吾留金陵。凡數閱月。每好聞當日軼事。聞之又未嘗不悲。嘗因冠帶之招。裙屐之宴。泛舟秦淮。檀板金尊。治容黛色。非不傾耳悅目。極一時之歡娛也。泊乎酒後更闌。執其人而叩以里居。與其家世。大抵少者。愁嬉不知所對。其一二年齒稍增。顏色稍衰者。輒復唏噓。惺惺謂吾某嘗爲達官。吾某嘗爲名士。吾居成灰。燼吾產成標。業吾親戚族屬。有子孫滅絕。全村蕩盡者。吾等失業而農。年荒歲不給。以吾鬻之他人。或自爲生活。以是颺顏向人耳。其言如是。吾聞之以爲聽白頭宮人談天寶遺事也。其他之流。徒各埠者。又寧可勝道哉。

彼其一種也。而不見乎。自髮蒼顏。囚首垢面。無男無女。無老無幼。偃僂。襁褓。相率而

乞食於道者。城南北。逕二十餘里。比比而是。持竹杖。挾藤筐。如斗。見有衣冠。整楚。車馬往來者。追隨呼籲。聲喃喃不休。得一錢。則孜孜以喜。甚至叩頭流血。夜則編蘆為屋。支土作床。環廂而居者。不下數十萬戶。白楊蕭蕭。飢鳥怒號。旱西門外之鬼火。青燐。其隣光也。暮春三月。江南草長。撥寸許之萌芽。土人呼為麥子頭。擔荷而買於市。易升斗之粟。以博一飽。為其死生過渡時代。昔日繁華之都。會有如是耶。

方城七十里。遼闊無邊。試登鍾鼓樓。望之。依約兩行楊柳青青。而着地者。新開之馬路也。以外茫如渺如凹者。為潭坎。凸者為坏。壞大都游牧不到之墟耳。豈無一二依當日壞墻修之葺之。編茅種竹。以蔽風雨者。亦有四辟屹立。當日巍峨壯麗之規模。彷彿可辨。而西歪東倒。瓦蓋不完。僅存三數椽者。則租地而居。灌園鬻蔬之土人也。

（城中隙土。不曰官地。即曰某人標業。土人居此者。轉按月納地租房稅焉。）

西南一隅。人煙少聚。開場列肆。逐什一者往焉。肩挑手挽。謀朝夕者往焉。尋歡賣淫。爭妍鬪靡者往焉。父老為吾言。金陵古帝王都。歷代精華萃於城北。故宮在焉。故也。而又長江千重。舳艫相接。為往來交易之要衝。華族富商聚處於此。自雨花臺一戰。

黃

帝

魂

後諸路王師雲屯雨集搜括剽除了無寧日以吾省十三年之久脅處危巢髮日以長薙無可薙王師亦無從黑白耳今日之殘敗誰曰不宜吾等非不願雨粟產金光彩市面一新舊觀爲國家增半壁之輝也其如財力不及何（所謂王師者其殘暴乃如此固洪氏之所無也）

至於今日西南之場所稍稍完整者蓋亦有說此間荒遠不利舟車爲百工雜肆之所居王師哀矜而恕之留爲軍中柴米薪油之供應不必盡加焚毀後人猶得踵而增之然而錙銖之消失子女之逃亡已無遺子其一二大戶更無論矣（吾戚家嘗傭一女工本金陵世家子爲湘勇所姦掠者鄉人呼爲南京婆與談當日事輒噓不自勝今死矣）試取梨花雪傳奇讀之猶能窺見一斑也而秦淮汚濁之水自南而西達於長江流妓土娼淫風未墜則某大臣當日偏觴諸名將名士於中流酒酣起舞頓足激昂瞥睹二八麗姝荆釵布裙憑窻窺客者不覺掀髯一笑之所招來而留遺也（曾國藩每謂此舉爲生平第一經世學問其功不在管氏之下至今湘人猶豔稱之）

黃

帝

魂

父老又言。吾小經理人也。今年九十有四矣。生長兵戈。蹂躪中身。凡數十死。安得今日復覩太平。然前此十餘年。嚴寒夜雪。尚有短褐單衫。破襟見肘。持不襜之麻鞋。無縫之護膝。強之質庫者。不與則弩目。攘袵詬詈。隨之謂我某年月日某案保奏之某總兵提督銜也。微我等。汝儕焉有今日乎。吾至今聆彼之方言。猶矜矜戰慄也。豈無一二浮薄少年。尾而噬之。號曰騾子。吾見而屢誠之。以爲微彼人。吾儕寧至此。其實騾子云者。非敢以爲奴隸牛馬之代名詞也。但極言其多而已。吾聞老者言。毛髮森張。不自知其泚之過類也。

然而今之殿閣崢嶸。聯扁堂。皇歌功而頌德者。非某大臣之專詞。耶。門楣闕。樓閣參差。鷗金而藻碧者。非某軍門之居室。耶。武夫前呵。從者塞途。四人輿而八人擁者。非大臣某軍門之子若孫。耶。園亭花木。天章世襲。主盟粉黛。綺羅慾界。生成奴隸。而其他提一旅之師。虛五等之爵。猶且一人向隅。滿座不歡。有不憚累牘。聯章斷斷。爭辯者。謂某固江左虎臣。曾經効力之故員也。噫。噓。噓。危乎。盛極。吾聞金陵數閱月。爲日殆不可謂不久。屬以人事叢處。憂端多故。不得周遊村郭。灑

實

帝

魂

弔○邱○墟○與○二○三○田○夫○野○老○間○話○滄○桑○一○驗○當○日○敗○殘○之○餘○跡○而○夕○陽○城○郭○衰○草○寒○烟○
問○帝○子○以○無○靈○哀○王○孫○而○不○見○其○所○見○所○聞○所○傳○聞○者○固○已○若○此○嗚○呼○江○山○半○壁○本○
歷○劫○之○紅○羊○金○粉○六○朝○盡○嘔○心○之○碧○血○庾○子○山○哀○江○南○之○賦○李○暉○弔○古○戰○場○之○文○恐○
無○此○蕭○瑟○淒○涼○傷○心○慘○目○也○易○曰○天○運○循○環○無○往○不○復○吾○湘○人○也○不○復○暇○爲○金○陵○悲○
矣○

燕京遊記

蓋○嘗○沿○黃○河○以○北○登○陸○行○且○行○行○入○一○都○會○雖○野○無○青○草○而○重○樓○傑○閣○類○帝○王○居○公○
子○王○孫○後○塵○相○逐○踞○於○是○者○若○燕○巢○危○慕○恬○不○知○大○廈○之○將○傾○詢○之○土○人○知○爲○古○召○
公○所○封○之○燕○人○舊○地○五○胡○之○後○而○契○丹○而○金○人○而○蒙○古○而○東○胡○每○爲○異○族○結○巢○之○所○
無○論○聲○明○文○物○蕩○然○靡○存○卽○華○冑○堂○前○之○燕○已○淪○落○於○甃○裘○異○種○之○家○而○勝○地○遺○民○
已○無○復○前○朝○之○光○景○矣○一○切○燕○雀○之○徒○肉○食○其○間○既○無○鴻○鵠○之○志○但○爲○啄○飲○之○謀○曾○
不○知○廉○恥○之○爲○何○物○而○近○者○牝○燕○踞○巢○燕○離○失○所○業○有○年○矣○庚○子○之○時○燕○壘○已○傾○幾○
無○完○卵○西○馳○千○里○而○外○流○離○播○越○遂○如○海○燕○無○家○而○數○百○兆○羽○毛○豐○滿○之○種○類○復○竭○

黃

帝

魂

力。啣。泥。爲。老。燕。作。補。梁。之。計。故。今。燕。巢。如。昨。也。自。是。以。後。無。復。憂。患。燕。燕。居。式。驕。淫。
佚。樂。甚。於。曩。時。朝。管。暮。絃。笙。歌。達。旦。張。筵。宴。也。電。燈。龍。舟。奇。技。淫。巧。備。燕。遊。也。夫。吳。
宮。失。火。燕。窳。被。焚。則。今。之。頤。和。園。亦。其。類。乎。乃。巢。於。飛。幕。之。上。而。不。自。知。而。彼。供。張。
奔。走。者。流。方。且。日。如。燕。燕。之。忙。毫。無。國。家。之。思。想。而。鷓。鴒。伺。之。而。鷹。鷂。伺。之。遂。使。天。
府。京。城。如。烏。衣。巷。口。半。壁。斜。陽。吾。因。之。有。感。矣。燕。地。古。稱。多。慷。慨。悲。歌。之。士。而。豪。傑。
輩。出。焉。故。齊。人。滅。燕。燬。其。宗。廟。遷。其。重。器。而。樂。毅。以。微。弱。燕。國。下。齊。七。十。餘。城。自。石。
晉。敬。塘。舉。燕。地。以。奉。契。丹。遂。使。終。宋。之。世。而。燕。雲。十。六。州。不。入。版。圖。及。燕。王。棣。再。復。
經。營。氣。象。一。新。曾。幾。何。時。胡。人。乃。南。下。而。牧。馬。矣。今。則。宮。殿。巍。巍。臨。制。於。上。者。果。誰。
氏。耶。剝。削。摧。殘。以。供。一。人。之。欲。者。果。何。如。耶。乃。庚。子。燕。京。被。陷。而。燕。民。竟。有。甘。爲。大。
英。大。法。大。日。本。之。順。民。者。何。以。同。此。山。川。土。地。而。昔。多。慷。慨。悲。歌。之。士。者。乃。今。多。靦。
顏。俯。首。之。人。也。豈。以。五。胡。契。丹。金。人。蒙。古。東。胡。竊。據。而。後。羶。腥。混。雜。而。民。性。爲。之。大。
改。耶。抑。燕。民。向。受。外。人。壓。抑。最。爲。密。邇。故。習。慣。自。然。以。養。成。奴。隸。之。根。性。耶。若。是。則。
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不。能。不。爲。燕。民。感。也。夫。無。往。不。復。爲。天。運。之。自。然。何。燕。京。淪。

陷二百餘年而燕民顧未有興起者何歟吾聞古有田光義至高以劔頸燕契丹薦
 荆卿以褫秦王之魄其事不成則天也今日遊於其市尚有屠狗之輩擊筑之徒足
 以奮雄心而感壯士者乎爲我弔而謝曰表裏山河烏可世世沉淪而不一圖光復
 也可以奮然興矣

追論張汶祥

嗚呼民之憔悴於虐政如此其甚哉自滿清僭竊二百餘年其間貪官暴吏以卑賤
 貪緣起家擢封圻躋顯秩者比比而是其行爲雖極污穢爲人類之所不齒殘虐人
 民吞噬財帛有如虎狼人民之受其荼毒者至於族破家亡賣妻鬻子銜恨入骨而
 卒無有剗刃於此貪官暴吏之腹以爲萬姓除害者何哉嗚呼此所以二百五十餘
 年之中無一非貪官暴吏之時代一千四百五十餘州縣無一非貪官暴吏之黨徒
 芸芸衆生宛宛赤子但有飲泣吞聲輾轉於壓抑羈絆之下無可如何者也夫如是
 乃有所謂雀荷之莫緣林之傑者白晝行市如入無人打家劫舍慙不畏死殺人如
 草目不轉睛官屢捕之以膏蕭斧兄弟就戮唱歌于于則其視官府如無物等生死

贊

帝

魏

若輕塵也。押何事不可爲。何仇不可報乎。況夫以盜爲仇者。官奉旨爲盜者。又官也。奉旨爲盜。故官明劫而盜暗劫。官日市而盜夜市。名目雖殊。所欲則一。是官與盜固同類也。而捕之傷其同類矣。傷同類仇也。仇則必報。且也盜爲財乎。則宜擇其豐者。厚者而取之。官之刮蝕民財也。至豐且厚。欲爲財莫官如盜爲名乎。則宜擇其苛者。虐者而誅之。官之草菅人命也。肆虐極苛。欲爲名又莫如官。有此三者。誠以其殺人如草。目不轉睛之手。段而施之。貪官暴吏乎。則懸頭於市。裂尸於途。漬血於庭。飛刃於枕。淫妾。殲於牀。弱子。流乞於他鄉。一省之中。每歲有四五起爲貪官暴吏者。有不聞風喪胆。潛伏故鄉。以得保首領爲幸者哉。乃吾讀二百五十餘年之歷史。除川楚粵捻數大倡義以後。各省州縣。歲時月日。非無憤官吏之貪暴。而思集衆以抗拒之者。卒皆不旋踵而滅。固吾民抗拒力之薄弱哉。而所謂萑苻之。莫綠林之傑者。亦日爲彼同類。奉旨爲盜之官吏所屠戮。而毫無報復之志。遂使貪官暴吏。得以廣置田宅。蓄積金資。驕淫佚樂。無所顧忌。以博姬妾牀第之歡。以爲子孫他日淫蕩放縱之費。優游歲月。以至於死。尙得保其首領。以終其天年。噫。是何貪官暴吏之運命之佳。

黃

帝

魂

而無才。民與才盜之。至於斯也。龔璣人曰：「世之衰也。痒序無才。土隴無才。民廛無才。工衢無才。商抑巷無才。偷市無才。僧藪澤無才。盜然則才民與才盜之絕跡於今日者。豈無故哉。有所以鋤其才以就不才者也。吾爲歷歷舉之。一曰康熙。二曰乾隆。三曰曾國藩。」

康熙既平三藩。征漠北。乃開史館。興博學。鴻詞科。網羅明季遺老。與夫慷慨悲歌之士。視天畫地之倫。復開千叢宴。詔天下不論滿漢官民。凡年過八十者。皆得與宴。賦詩以示滿漢一體。故論者謂滿清之命脈全在於康熙六十年間。能以儒術籠絡天下之人。心然當其時。入股三廢。且數年矣。卒因滿大學士鄂爾泰之奏而復之。鄂爾泰有非不知入股爲無用。而用以牢籠志士。驅策英才。其術莫善於此等語。然則漢人之愚蠢。受治以至今日者。非康熙爲之哉。其時又親講朱學。大小臣工相與應之。蓋朱學者。以束身寡過不敢作爲爲至計。所以陰鋤天下之十氣。使之厭緘老洫。不可復陽其道。莫善於此也。其明用之者。則莫如西征而殺犯駕之遺民。莽俠夫。夫以天下之大。而不能容一匹夫。其量亦不及趙襄子遠矣。至於戴名世之南山集。不

過偶撰方孝標一詩。頗有怨懟之旨。此亦但據東華錄言之。至南山全集。劍氣珠光。不久又當出現矣。遂并被其集中所選之人。而株連之親族。誅夷有敢收藏南山集者。輒捕殺不赦。雖以篤守朱學爲李光地所敬信之方苞。亦以族人之故。下獄終年。餘則皆明季名士。一時蓋幾於殲盡。嗚呼。昔秦政熾書之罪。尚不過城旦而止。今刑法之酷烈。乃遠過之。可謂虐已。

及夫乾隆之世。鋤才之術。又益工焉。於利用朱學之外。更益以說文爾雅聲音訓詁之末學。以服官從政之年。而使之俯事於髻齡之小學。愈穿鑿支離。愈繫戀不舍。不獨於經世國家之故。不知講求。即求如向者之篤守朱學。以束身寡過爲至計者。亦不可復得。蓋至是而天下之士。皆以承順人主意。指取富貴爲事。不復知廉恥爲何物矣。而既顯之以文。又濯之以武。一年之中。殺大臣五十餘人。叱辱羣臣如役奴婢。一朝之久而。如劉統勳之不受侮弄者。一人而已。嘗叱協辦大學士紀昀。謂「朕以汝文學尙優。故使領四庫書。實不過以倡優蓄之。汝何敢妄談國事。」夫協辦大學士位亦尊矣。而曰倡優蓄之。則其視羣臣如草芥。摧折士類爲何如者。尹會一視學江

黃

帝

魂

蘇還奏曰：「陛下幾次南巡，民間疾苦，怨聲載道。」乾隆厲聲詰之曰：「汝云民間疾苦，試指出何人疾苦，怨聲載道，試指明何人怨言。」夫此何事也，豈能指出何人乎？尹亦惟有自伏妄奏，免冠叩頭已耳。乃遠謫之於塞外，自是以後，而士民益結舌吞聲，無所告訴。諸臣益阿諛取悅，以保祿位，政治穢亂，官吏貪婪，至乾隆末年而天下大亂矣。雖然，康熙乾隆之所爲，吾無怪也。彼自塞外入主中國，非用顛倒牢籠之術，不足以使漢人醉死夢生，以長享其據有中國帝王之業。且承歷代專制政體，將大結局之際，必有一番之異彩，而乾隆時又正值其回光，故暴行無常，威權過重，特異於前代耳。然吾獨怪會國藩。

會國藩者，非所謂近代之一大偉人乎？彼其挽滿清朝廷於將覆之餘，而使之復起。其魄力之大，願力之宏，顧何如者？乃自歐人論之，則曰：「鋤同種以媚異種，功雖高，不貴也。」而吾國人之稍知國種之義者，亦莫不疾首痛心，謂吾人今日之猶宛轉悲啼於異種虐政之下，皆彼鋤同媚異，甘爲他人之功狗者爲之。言及會國藩、胡林翼、左宗棠、駱秉章、李鴻章、聶緬視爲當日之洪承疇，而唾罵之不遺餘力。雖然，彼其

追論張汶祥

二百十四

鋤同種以媚異種固已鐵案如山萬牛回首吾姑不具論矣而國藩者非以陶鑄天下之才爲已任者哉一原才一篇言之可爲動聽而獨至於不侮鱗寡不畏強禦之義夫俠士則務鋤而去之而懼其萌芽則又何也豈所謂才者必如當時之食其餘蔭高據勢要而爲督撫大官者乎不然何其庇同官而殘削天下之元氣至於如此也同官爲何兩江總督馬新貽是刺殺兩江總督馬新貽者何人則張汶祥是夫張汶祥者非當時之所謂劇盜者哉嘗考之官書有謂馬新貽爲狂人張汶祥所刺而盛稱新貽戰功吏治之懋及兩江總督之顯赫而其悼惜之者夫兩江總督之出也武夫前呵從者後擁必清道而後行其處也則重門疊戶爪牙林立神鬼猙獰汶祥雖狂妄得總督而刺殺之而考他書之所載則有謂張汶祥爲神所使者其說尤荒謬不經然亦有謂馮新貽爲總督路見民女而悅之下屬窺其意威奪以獻其夫憤而行刺者是說也似之然不殺其奪之者而殺其取之者則又何說今以余所聞証之殆皆不然蓋張汶祥與馬新貽吳炳燮三人者微時之同盟弟兄也一人借入營伍馬以有功故秩漸尊吳亦得爲武職吳之妻絕色也馬竊通之礙於吳不得

逞○乃○陽○顯○而○陰○陷○之○調○吳○出○守○吳○卒○以○是○死○馬○遂○取○吳○妻○張○汝○祥○厲○聲○責○之○曰○天○下○婦○人○多○矣○汝○爲○顯○官○何○求○不○得○何○必○此○同○盟○之○妻○爲○不○改○吾○將○殺○汝○馬○不○聽○張○汝○祥○遂○去○

兩○江○總○督○新○任○例○行○香○孔○廟○先○數○日○汝○祥○宣○言○曰○某○日○當○殺○馬○新○貽○馬○新○貽○聞○之○大○懼○是○日○嚴○兵○戒○備○若○臨○敵○然○衙○署○從○官○皆○排○列○以○俟○馬○新○貽○不○卽○出○獨○徘徊○室○中○俄○見○瓦○際○有○憑○空○而○下○者○視○之○則○張○汝○祥○拔○刀○而○來○也○馬○呼○救○不○及○遂○爲○所○刺○時○從○者○伺○之○久○不○見○總○督○出○乃○入○而○請○之○遙○望○庭○中○一○人○在○焉○形○貌○衣○服○殊○非○總○督○及○階○則○有○尸○橫○於○地○血○滿○於○庭○者○審○視○之○乃○眞○兩○江○總○督○馬○新○貽○也○大○驚○呼○曰○吁○爾○何○人○敢○行○刺○庭○中○應○聲○曰○我○張○汝○祥○也○從○者○曰○吁○張○汝○祥○爾○何○人○敢○行○刺○馬○大○人○罪○當○死○遂○執○之○汝○祥○笑○曰○嘻○我○固○不○欲○逃○耳○若○欲○逃○去○之○久○矣○豈○諸○君○所○能○得○哉○所○以○不○去○者○正○以○待○諸○君○故○總○督○爲○方○面○大○官○被○殺○而○不○得○主○名○必○且○嚴○辦○所○屬○子○民○與○封○疆○各○大○吏○是○株○連○無○已○也○吾○不○忍○以○一○人○而○累○萬○姓○是○以○不○去○且○我○之○殺○彼○爲○公○義○非○爲○私○仇○也○吾○甚○欲○自○今○而○後○貪○官○暴○吏○得○引○彼○以○爲○鑑○使○知○民○間○尙○有○抱○不○平○之○人○在○

追論張汝祥

二百十六

而不敢橫行則汝祥雖死何恨因述與馬新貽同盟始未時曾國藩方以誅鋤洪氏
 功爲清廷所倚重特以此案委之及訊汝祥無異詞曾國藩以是爲揚同官之惡欲
 置之死有刑部尙書鄭敦謹者國藩同鄉也將升協辦大學士矣以張汝祥爲友報
 仇不當殺往復力爭之不可於是卒殺張汝祥復加以誣辭成疑案焉敦謹忿然曰
 枉法徇私冤殺義士吾安忍以官爲哉投劾而去噫嘻此所爲數十年來貪官暴吏
 益接跡於天下而無所顧忌也
 論者曰嗚呼曾國藩誅鋤同種之罪至是愈無可逃曾國藩媚事異族之醜至是亦
 愈不可掩矣夫張汝祥之案以文明國之法律觀之不過如日本壯士之刺星亨裁
 判所得定以永遠徒流之罪而不得加誅何則以其爲公民報仇非一己之事也然
 此正民與官爭權之起點蓋既有法律以治其民而無法律以治其官官乃得陽借
 其法以陰售其惡而賊害其民試問所謂中興以來冒軍功通賄賂儼然而官者何
 一非爲民盜賊如馬新貽一流者乎縱盜賊以殃民民不能堪不得不憤而訴之於
 其官之上級而權勢仍在官也官與官相徇無不官直而民曲官是而民非不平等

之。既。極。人。民。無。所。告。訴。如。是。乃。不。得。不。相。牽。而。訴。之。於。刀。兵。而。民。殺。官。之。事。以。起。矣。
 夫。官。殺。民。以。其。爲。害。於。全。體。之。治。平。也。民。殺。官。亦。以。其。爲。害。於。全。體。之。治。平。也。然。民。
 不。法。而。爲。盜。其。爲。全。體。害。者。不。過。十。之。三。盜。不。法。而。爲。官。則。其。爲。全。體。之。害。者。且。十。
 之。九。矣。故。平。心。論。之。非。嚴。其。法。以。治。其。官。而。寬。其。法。以。治。其。民。不。得。謂。之。公。理。雖。然。
 中。興。者。君。權。之。再。盛。而。民。權。之。再。屈。也。暗。殺。者。民。權。之。復。萌。而。官。權。所。不。利。也。曾。國。
 藩。既。自。以。爲。中。興。之。功。狗。塌。其。誅。鋤。同。種。媚。事。異。族。之。術。唯。恐。不。工。而。其。所。引。進。以。
 散。布。於。天。下。者。又。皆。冒。軍。功。通。賄。賂。爲。民。盜。賊。如。馬。新。貽。者。之。一。流。故。宜。其。一。聞。此。
 事。而。激。腦。刺。心。以。爲。張。汝。祥。一。細。民。耳。而。殺。我。同。官。是。民。權。復。伸。之。漸。也。民。權。復。伸。
 則。彼。胡。虜。主。東。姦。淫。擄。掠。所。盜。竊。之。天。下。終。不。可。以。復。保。而。所。謂。中。興。之。事。業。亦。行。
 且。自。危。於。是。不。憚。喪。心。病。狂。假。張。文。祥。一。案。以。復。恣。其。餘。毒。而。張。汝。祥。竟。以。是。死。矣。
 雖。然。滿。清。竊。國。二。百。餘。年。而。前。有。秦。俠。夫。敢。於。犯。駕。後。有。張。文。祥。敢。於。殺。官。其。氣。魄。
 比。於。泰。山。之。高。其。心。跡。比。於。霜。雪。之。亮。蓋。不。知。幾。經。山。川。誕。孕。之。靈。而。始。得。斯。義。夫。
 俠。士。爲。吾。禹。域。一。握。國。民。之。精。神。而。新。國。家。之。面。目。也。而。皆。論。族。鯨。兒。幽。光。不。發。惜。

追論張汶祥

二百十八

哉○昔○歐○美○日○本○以○有○俠○士○而○國○日○強○吾○今○亦○以○有○俠○士○而○國○愈○蹙○此○無○他○一○培○養○之○
以○壯○國○家○之○元○氣○一○鋤○滅○之○以○快○一○人○之○私○憤○其○途○徑○大○有○異○也○唯○其○途○徑○異○故○興○
亡○効○驗○亦○因○之○而○異○焉○是○不○可○以○不○論○

殺張汶祥爲曾國藩誅鋤洪氏後一大罪案。著者藉題發揮。旁搜博證。故泛引滿洲大長康熙乾隆兩代之惡跡。以逼効國藩之罪狀。而於張汶祥一面。反徒簡畧焉。編者識。

黃帝紀元四千六百零八年十一月一日初版
中華民國元年四月六日再版

定價壹圓



撰述者 黃帝子孫之多數人

編輯者 黃帝子孫之一個人

發行者 黃帝子孫之爲發行者

印刷者 黃帝子孫之爲印刷者

1001

1002

1003

